

鐵樹記

唐鍾馗全傳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鐵樹
唐鍾馗全傳記

〔明〕鄧志謨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
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

顧問

周林 鮑正鵠 顧廷龍

編委

安平秋 李田意 李致忠 柳存仁

侯忠義 馬幼垣 袁世碩 徐朔方

章培恒 楊牧之 魏同賢

鐵

樹

記

前言

錢伯城

《鐵樹記》二卷十五回，明萬曆癸卯（萬曆三十一年，一六〇三）萃慶堂余泗泉刻本。扉頁題《許仙鐵樹記》，上下卷卷首書名各題《新鐫晉代許旌陽得道擒蛟鐵樹記》。明鄧志謨著。志謨字景南，一字鼎所，號竹溪散人，又號竹溪風月主人，亦號百拙生，齋名養拙齋。江西安仁縣人。據所著《風月爭奇》張大佐序云「鄧君景南年六十□□矣，生平富於著述」，序末未注年月；但另有《蔬果爭奇》署名醉中張叟序（此「張叟」或即前引張大佐），序末注明天啟甲子（天啟四年，一六二四）。二書刊刻時間可能相近，若然，則志謨當生於嘉靖年間，天啟時年六十餘歲。卒年則無從考知。

鄧志謨是一位方面甚廣的通俗文學作家。他的友人魏邦達為他編撰的《重刻增補故事白眉》作序，稱他「胸藏二酉，目破五車。著述富而博採多，森森武庫；聲名重而聞見廣，鬱鬱龍宮」。所著書現存十多種：三種為神仙小說（本書與《飛劍記》、《咒癩記》）；其他為雜著，皆輯編各類遊戲文章、成語典故、詩詞書札等。他與明末另一位通俗文學作家馮夢龍時代相接，其好尚志趣也都有近似之處。馮夢龍編著《警世通言》，其卷四十《旌陽宮鐵樹鎮妖》即全收志謨此書（見兼善堂本，僅文字略有刪節）。《警世通言》刻於天啟四年，亦即《蔬果爭奇》刻印時間，二人同時在世，未知是否相識。

關於許遜、吳猛等人得道斬蛟的故事，散見於唐宋以來各種筆記，大概口頭流傳也頗廣泛。2
在本書之前，至少已有一種通俗小說行世。明人董穀《碧里雜存》卷下「斬蛟」條云：「嘉靖八年春，金華舉人范信字成之謂余言：寧王初反時，飛報到金華，知府某不勝憂懼，延士大夫至府議之，范時也在座。有趙推官者，常州人也，言於知府曰：『公不須憂慮，陽明先生決擒之矣。』袖中舊書一小編，乃《許真君斬蛟記》也。卷末有一行云：『蛟有遺腹子貽於世，落於江右，後被陽明子斬之。』既而不數日，果聞捷音。」這裏說的這部《許真君斬蛟記》，今已不傳。
本書尚有六秋亭覆明本，四卷，題「書林龍溪振文堂刊」。半葉十行，行二十六字。有許真君像，魏邦達題識。現在影印的是萬曆癸卯初刻本。

許仙鐵樹記

羣慶堂梓

豫章鐵樹記引

許都仙江南人也厥祖累立陰德
都仙以西晉初誕邈其自蓋玉洞
仙降世豈夢熊夢鳥者說哉都仙
幼穎異長舉孝廉擢旌陽縣令赫
有政聲惟以五胡併亂遂解簪紳

皦然不染既歸適蛟螭肆害將舉
豫章而滙之若然則民而魚也都
仙乃遠授謔母傳以漢蘭公玄譜
殲滅殆盡鎮以鐵樹俾洪州地脉
真安若磐石然厥功懋矣康寧間
合宅上界則許氏之陰功有報而

玉洞之仙譜為無失者我
明距晉世雖多歷而都仙屢出護
國是當代之鐵樹奕葉且重光矣
予為之作記匪佞匪佞

皆

皇明萬曆癸卯春

穀旦

竹溪散人題



鐵樹記目錄

第一回

總叙儒釋道源流

群仙慶賀老君壽

第二回

孝師王傳授秘訣

漢闕公三生解化

第三回

孝明王變化小兒

誼母傳孝明王道

第四回

許琰許蘭修陰德

許遜應泰運降生

第五回

吳猛遇真仙得道

吳君投吳猛指引

第六回

真君訪郭璞尋居

朝廷舉真君孝廉

第七回

真君辭父母赴任

真君任所施德政

第八回

許旌陽棄職歸田

真君為男女完娶

第九回

王帝差女童獻劍

許旌陽一次斬蛟

第十回

許旌陽二次斬蛟

衆士徒雲集投師

第十一回

許旌陽三次斬蛟

許旌陽追殺蛟黨

第十二回

許旌陽四次斬蛟

龍王太子輔旌陽

第十三回

許旌陽求觀音講和

真君五次收孽龍

第十四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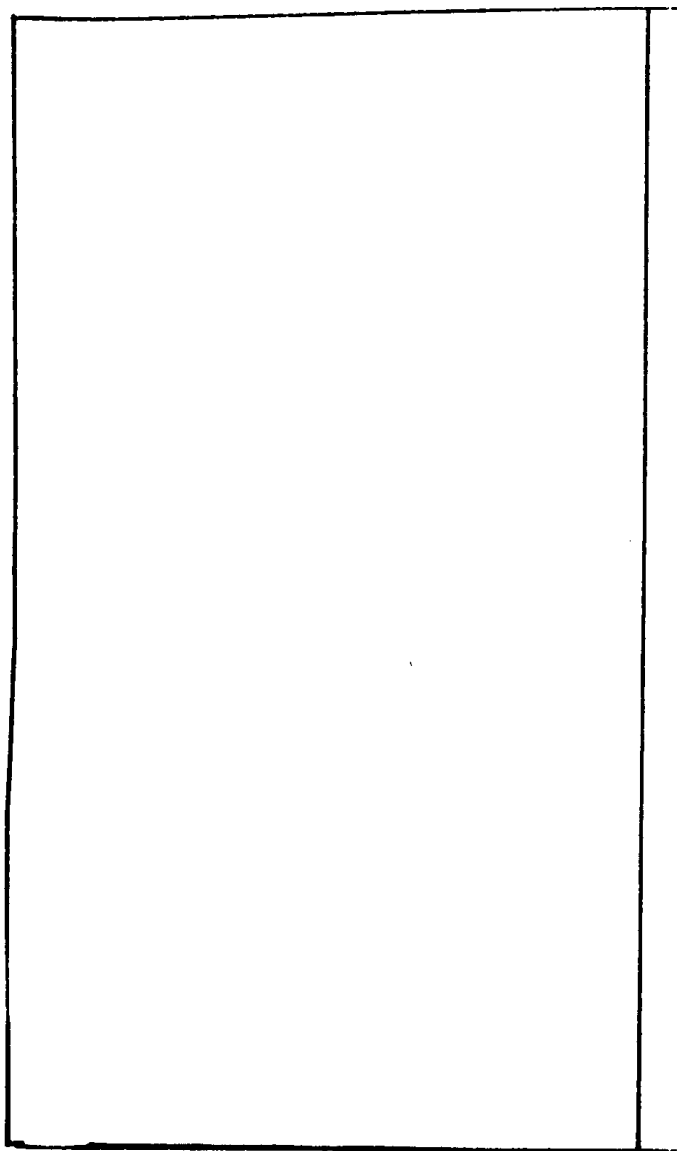
許旌陽精入贅長沙

許旌陽六次擒蛟

第十五回

武昌府郭璞脫凡

許真君拔宅昇天



新欽晉代許旌陽得道擒蛟織樹記卷之上

雲錦 竹溪散人鄧氏編

書林 萃慶堂余泗泉梓

第一回

總叙儒釋道源流 群仙慶賀老君壽

詞曰

春到人間景色情 桃紅李白柳條青 香車寶馬閑來往
引却東風入禁城 醞刺酒 豁吟情 頓教忘却利和名
豪來試說當年事 猶記得許旌陽收伏孽龍精

粵自混沌初開民物始生中間有三個大聖人為三教之祖三
教是甚麼教一是儒家乃孔夫聖人則述六經垂憲萬世為歷

教演于三皇云天地分彛術

三教源流



道原于一若剖藩籬即大家



代帝王之師為萬世文章之祖這是一教唐睿宗有御製贊
倚歟夫子 實有聖德 其道可學 其儀不忒 則詩定
樂 百王取則 吾豈匏瓜 東南西北

一教是西方釋迦牟尼佛祖當時生在舍衛國刹利王家放大
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湧金蓮華丈六金身能變化無大無
不大無通無不通普度衆生號作天人師這便叫做釋家又是
一教有詩為証

國開兜率在西方 號作中天淨梵王 妙相端居金色界
神通大放玉毫光 闍浮檀水心無染 優鉢曇花體自香
率土蒼生皈仰久 茫茫苦海渡慈航

一教是太上老君乃元氣之祖生天生地生佛生仙號鐵師元

賜上帝他化身周歷塵沙也不可計數至商湯王四十八年他又來出世果太陽之精化為彈丸流入王女口中王女吞之遂覺有孕懷胎八十一年直到武丁九年破胎而生生下地時鬚髮純白人呼為老子老子生在李樹下因指李為姓名耳字伯陽後騎着青牛出函谷關把關吏尹喜望見紫氣知是真人求得道德真經共五千言傳留於世老子入流沙甯煉成仙今居太清仙境稱為道德天尊這又是一教有詩為記

王女度塵譚

和九咽紫霞

時憑白頭老

去問赤松家

瑤砌交芝草

星壇遶香花

青牛函谷外

玄髮幾生華

話說三教之中惟老君為道祖居於太清仙境和雲繞繞瑞氣氤氲一日是壽誕之辰群三十三天天宮并終南山蓬萊山閼風

苑山等處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列位神仙千千萬萬上萬上
千千或跨着彩鸞的或騎着白鶴的或馭着赤龍的或駕着丹
鳳的皆飄上然乘雲霧以來次第朝賀獻上萬壽無疆詞稽首
作禮

詞曰

紅雲紫蓋葳蕤仙宮渾是陽春候玄鶴來時青牛過處綵雲
依舊壽誕宏開喜道德五千言流傳萬古不朽○况是擺列
仙筵獻珍果人間未有巨棗如瓜與着萬歲水桃千年碧藕
此乾坤未劫無休舉滄海為真仙壽

右調水龍吟

彼時老君見群仙讚賀大展仙顏即設宴相待你看那仙家的
筵席齊整不齊整且听我說來則見

碧澄澄水壺湛王露

光閃閃明宴出紅粧

芳醴醴作脯

的是中山玄鹿 甜蜜蜜為膾的是西苑神羊 赤紫紫作
鮓的是東海巨鯉 活剌剌下湯的是北嶺飛凰 仙果列
着紅艷上的蟠桃千萬顆 仙花開着嬌嫩上的異卉兩三
行 聲啞啞的碧鷄啼唱 影翩翩的綠鳳翱翔 听的是
呖啞啞刮耳的鈞天樂 聞的是氤氲氤氲撲鼻的御爐
香 仙酒醺醺的甜熟熟 仙珮鳴响的叮叮啣上 俊
俏俏的金童擎着玉盞 輕巧巧的王女捧着霞觴 鐵拐
李醉得行無好步 呂洞賓醉得一發風狂 張天師醉得
睜眉露眼 玄帝祖師醉得撒髮飛揚 白玉蟾醉得脫衣
卸膊 薩真人醉得捫訣那罡 真個是神仙齊赴會 別
是好風光

酒半酣忽大白金星越席言曰衆仙長知南贍部州江西省之事乎江西分野舊屬豫章其地四百年後當有蛟蜃音音爲妖無人降伏千百里之地必化成中洋之海也老君曰吾已知之江西四百年後有地名曰西山龍盤虎踞水繞山環當出異人姓許名遜可爲群仙領袖殄滅妖邪今必須一仙下凡擇世人德行渾全者傳以道法使他日許遜降生有傳授淵源耳斗中一仙乃老悌王姓衛名弘康字伯冲出曰其觀下凡有蘭期者素行不疚兼有仙風道骨可傳以妙道更令付此道與女真謀母謀母付此道於許遜口口相承心心相契使他日真仙有所傳授江西不至沉沒諸仙以爲何如老君曰善哉善哉衆仙即送老悌王至娑摩天中遙明殿下奏聞上帝時上帝御殿文武

班固云何臣俯伏仙班奏何文表。一披宣孝悌王奏云
臣聞除災救患上帝仁心投道傳心法流正派竊見南贍部
川豫章之郡星分翼軫地列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
而引甌越民生繁庶土地寬饒誠名都也四百年後當有蛟
蜃為妖害虐衆庶切恐悠悠洪都化作洋洋中海臣不忍之
惟西山勝地萃秀毓靈異人許遜當應運而生叔復蛟精統
領仙派第以法教無傳淵源曷自今兗州有道真蘭期丹陽
有女真謚母德行純全粹然法器臣茲欲臨凡世將此妙道
先授蘭期俾蘭期再傳謚母謚母後傳許遜一則降伏蛟孽
保護生靈一則衍教仙宗法雲流潤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
屏營之至

王帝見奏喜動天顏。即命直殿仙官。將神書玉旨。付與孝悌王。領訖。孝悌王辭別衆仙。蹶起祥雲。頃刻之間。到闕浮世界來了。且看下面分解。

第二回

孝悌王傳授秘訣

漢蘭公三生解化

却說前漢有一人姓蘭名期。字子約。本貫兗州曲阜縣高平鄉九原里人氏。歷年二百。鶴髮童顏。率其家百餘口。精脩孝行。以善化人。與物無忤。時人不取呼其名。盡稱為蘭公。彼時兒童謠云。蘭公蘭公。上與天通。赤龍下迎。名列斗中。人知其必仙也。一日蘭公凭几而坐。忽有一人頭上戴一頂逍遙巾。身上披一領逍遙袍。脚下穿一隻雲履。手中拿一個魚鼓。簡板見瀟瀟洒洒。

移改而轉過台階後使客各舉手而推開竹牖。蘭公一見觀其
仙風道氣必神仙中人也。慌忙下階迎接揖讓而進。禮畢分賓
主坐。定進一盃香茗。此茗非是泛常的。乃武夷洞中之種。蒙山
頂上之苗。帶露摘來。雀舌乍含。三月雨。連雲春處。龍芽先作。一
團春則此一盃之獻。而蘭公敬客意甚厚了。茶畢遂問曰。貧道
山野鄙夫。有勞仙翁過訪。不識仙翁。高姓貴名。幸垂指教。其人
謂曰。吾乃斗中之仙。孝悌王是也。本姓衛名弘。張自上海下降。
遨遊人間。久聞先生精脩孝行。善及天下。身雖落在塵世。名已
錄於天府。故此相訪。特陳孝悌之道。化汝三生。蘭公聞言。即低
頭拜曰。貧老自分凡骨。敢望仙班。况貧老脩身之道。以孝為主。
止可以淑一身。而不能淑萬民。可以率一家。而不能率四海。今

仙翁曰化我三生瑣瑣貧老有何德根功果以感動仙靈乎莊
梯王曰汝視人已不為兩物矣天地本於一心功德大矣遂以
手扶起灝公曰居吾語汝孝梯之旨灝公乃欠身起曰願聽仙
翁指教孝梯王曰始然為大道於日中是為孝仙王元炁為至
道於月中是為孝道明王玄炁為孝道於斗中是為孝梯王夫
孝至於天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為之生孝至於民王道
為之成是故大舜至孝鳳凰鳴於虞廷姬文至孝鳳凰儀於岐
山姜詩至孝鯉魚出之舍傍王祥至孝黃雀入於幕內即此論
之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孝道所至異類皆應孝之義大矣哉先
正脩養三世行滿功成當得元炁於月中而為孝道明王四百
年後晉代有一真仙許遜出世傳吾聲道正宗是為衆仙之長

仙姑死於日中而為孝仙王也遂成絕句一律云

孝乃人之自行原 功成名秩可登仙 咲看今世庸夫輩
要把陰陽顛倒顛

自是孝悌王悉將仙家妙訣及金丹寶鑑銅符鐵券銅符鐵券乃陰陽文
並上清靈寶飛步斬邪之法一一傳授與蘭公又囑蘭公曰
此道不可輕傳惟丹陽黃堂者有一女真諶母德性純全汝可
將此道傳之可令諶母復將此道傳授與晉代學仙童子許遜
使許遜得傳其猛諸徒則淵源有自起凡而入聖者不患其無
門路也孝悌王言罷辭去蘭公遠送孝悌王乃口占一詞贈云

詞曰

孝悌今人之大開心田今誰無孔顏得道今誰破籬藩飛昇

今生彼羽輪音造化為爐今煉金丹天地為室今坐蒲團心
有緣今紫揜意有馬今年開此妙訣今活潑如瞿塘瀾此盟
誓今重大如須彌山丁寧子今非等閑深秘藏今方寸間
却說孝悌王贈詞畢足下起一朵祥雲直冲霄漢而去蘭公拜
而送之及回家中將金符鐵券秘訣逐一參悟遂擇地脩煉仙
丹其法云

黑鉛天之精白金地之髓黑隱水中陽白有火之炁黑白往
來蟻陰陽歸正位二物俱含性丹經號同類黑以白為天白
以黑為地陰陽混沌時朵朵金蓮舉寶月滿丹田霞光照靈
慧休閉通天竅冥洩混元氣精奇口訣功火候文武意九中
養聖孫萬般只此實一日生一男男男各有配

蘭公煉丹已畢遂得仙宗舉家服之老者髮白反黑少者辟穀
無飢遠近聞之皆知其必飛昇上清也時有火龍者係洋子江
心孽畜神通廣大知其法教流傳後來子孫必遭其殲滅乃統
其黨類令若龍帥鰲兵蟹將等身披甲冑手執鋼叉一齊奔出
潮頭將蘭公宅上圍得重重疊疊周周匝匝聲聲叫道要奪金
丹寶鑑銅符鐵券之文蘭公聽得竟不知災從何處來禍從何
處起同家人開門看着只見一片猛火焰騰騰燒將過來好驚
聖那火呵

紅刺刺炎威著林木黑漫漫烟氣蔽乾坤却似紅孩兒
中四十八萬毛孔一齊迸出又似華光將手裡三十六
把金磚一併燒燬此火比火更烈的更加十倍此火

玉帝降丹書即使妖魔憂後患

火龍奪丹書



火龍騰烈焰只因法教衍玄機



比蕭丘燒燬的更烈幾分 咸陽遭之烽烟三月不絕 崑
山遇之玉石一旦俱焚 也不問年少周郎赤壁塵兵也
不問智謀諸葛博望燒屯 也不問江道雞尾長連短絳
也不問田單牛尾直撞橫奔 雖有佛圖澄佛法無邊冥酒
莫能撲滅 雖有張盧靖道法至顯傾茶難以消淪 此不
比葛仙翁吐出的虛烟 此不比閔雲長虛設的烟燄 任
你焦頭爛額 莫救此火燒空燎原

却說那火也不是天火也不是地火也不是人火也不是鬼火
也不是雷公霹靂火却是那洋子江中一個大龍吐出来的那
廟公家人看見了這個勢子大的搖兩下頭小的伸兩下舌男
男婦婦痴痴呆呆半晌不會做聲蘭公知是大龍為害問曰你

這孽畜無故火攻我家却待怎的火龍道我只問你取金丹
鑑銅符鐵券并靈章并事你若獻上與我萬事皆休不然我做
一個火燒新野哩蘭公曰金丹寶鑑銅符鐵券之文乃斗中孝
梯王親授我的我怎肯胡亂與你只見火光中閃出一員龜帥
你看他

四爪稜稜鋒快 背負一面團牌 揚威耀武撞將來 真
個是形容古怪

那龜帥道你若不早早送出仙書我叫你個片瓦無留蘭公睜
仙眼一看原來是個雷龜却不在意下又有蝦兵跳將出來則
見他

頭似龍頭模樣 棕黃一把交加 手持兩個大鋼叉 真

個是得人驚怕

又有蟹將舞將出來你看這蟹將又挺束的別樣些兒則見他
渾身披着甲冑 鋼叉利似青鋒 背駝一鼓响鑼鑼 橫
行十分英勇

却說那蝦兵蟹將兩人大叫曰若不早獻仙書你家有十個我
殺你十個有百個殺你百個却教你死無噍類蘭公又舉仙眼
一看原來一個是蝦子精一個是螃蟹精轉不着意了遂剪下
一個中指甲米約有三寸長呵了一口仙氣念動真言化作個
三尺寶劍有歌為証

非鋼非鐵體質堅化成寶劍光凜然不須鍛鍊烘爐烟稜稜
殺氣欺龍泉光芒顏色如霜雪見者咨嗟嘆所絕琉璃寶匣

此蓮花錯鏤金鏤生明月此劍神仙匪真精干乃莫邪難比
倫閃閃鏖上青蛇子重重片片綠龜鱗騰出寒元逼星斗响
聲一似蒼龍吼今朝揮向烈炎中不識蛟螭敢當否

蘭公既所化寶劍望空擲起那劍沾喇上就似個劍身鷄子光
閃閃就似個趕月流星響鈴鈴就似個鐵馬敲風急騰上就似
個錦鱗躍浪一飛飛入火爐之中左一衝右一擊左一挑右一
剔左一砍右一劈那些孽怪如何當抵得住只見鼉帥遇着縮
頭縮腦負一面團牌走忙忙的他却走在那里直走在岷江口
深深的幾裡躲避至今尚不敢出頭哩那蝦兵遇着拖着兩個
鋼叉連跳連跳連走連走你看他走在那裡直走在洛陽橋下
石縫子裡面藏身至今腰也不敢伸哩那蟹將遇着雖有全身

堅甲不能濟事也。拖着兩個鋼叉橫走直走。他頂有八隻脚兒。更走不動。却被撲鰲鬆寶劍一劈分為兩半。你看他腹中不紅不白不黃不黑。似膿却不是膿。似血却不是血。遍地上滾將出來。真個是但將冷眼觀螃蟹。看你橫行得幾時。那火龍自知蘭公法大難。以當抵嘆曰。兒孫自有兒孫福。莫代兒孫作馬牛。我後來子孫福。采由他去享。禍來由他去當的。我管他則甚。遂奔入泮子江中。萬丈深潭底藏身去了。自是蘭公舉家數十口拔宅升天。天帝封蘭公為孝明王。不在話下。再看謚母顯化之術。何如且看下面分解。

第三回

孝明王變化小兒

謚母傳孝明王仙道

却說金陵丹陽郡地名黃堂有一女字曰嬰潛通至道忘其
甲子不知其幾百年歲鄉人累世見之齒髮不衰容貌帶小背
以謠母乎之謂其可作母像也時孝明王蘭公既傳孝悌王妙
道欽奉仙旨欲討此道復傳與謠母乃變為一小小娃子年可
三四歲世吳郡市上號哭不止你看這個娃子

頭剃得光光乍江兒水泪汪汪紅衫兒遮不住刮地風
駐雲飛望不見香柳娘却好似離母的雛嫩嫩黃鶯兒
又好似失乳的孤單單山坡羊哭皇天一聲上斷人腸
渾不是要孩兒模樣

謠母過在其處見而哀之問曰孤兒因何在此悲啼孩兒曰當
此三國離亂之世吳主新即帝位曹操兵下江南父母攜我難

兵亂重追急。捨我逃散。今不知所在。伏望老母收留。長大時當
御環結草而報。謹母。其孤苦。遂收此兒歸家撫育。漸已長成。
母令其讀書。真個是讀書破萬卷。一目下十行。母令其寫字。真
個是毫端揮霧雨。紙上走龍蛇。母令其賦詩。真個是唾吐成珠
玉。詞成泣鬼神。母令其作文。真個是篇篇成錦綉。字字吐珠璣。
這還不。打緊在上的天文。那些兒不深曉。在下的地理。那些兒
不精通。在三代兩漢的人物。那些兒不周知。這便是聰明之子。
俊秀之兒。謹母不勝之喜。年及弱冠。謹母謂曰。我脩奉正道。其
來已久。不知歲月之幾更矣。一切人情世事置之度外。但怜汝
孤苦撫養。作汝今汝既長大。又無父母。將何以為姓氏。兒曰。深
感老母撫育之恩。豈不敢遵母命。但昔日曾家斗中真人授我

章約為孝道明王請以此名號不知老母尊慈如何
因既是天真付授吾何敢違且誰母東鄰有一耆老生有一
女年可十八你看他標致不標致則見

面扮着白淨淨鍾乳粉 髮髻着黑意悠何首烏 金銀花
簪的的插髮稀疎 甜蜜蜜膏一雙丁香奶乳 嫩米尖良

姜手指 光溜溜滑石皮膚 欲嫁換柳作大夫 試問取

壽高高貝母

耆老見明王天寶明敏容親端然欲以女娶之使人與誰母議
親誰母對明王謂之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汝今年已長大合
婚娶東鄰耆老一女以為配偶明王跪進母前告曰兒非浮世
之人領上中孝梯王仙旨教我傳道與母今此化身為兒度脫

我母何必更議婚姻。但可高建仙壇。傳付此道。使我母飛昇上清也。諸母聞得此言。且驚且喜。遂於黃堂建立瑤瑤大闢。孝弟王之教。明王遂告諸母以傳其之訣。

訣曰

真仙試把道法傳。開揚正教。汞與鉛。鉛飛雪。汞飛液。液飛金花。起紫烟。紫烟飛上。凌霄數迎。迎結結。結水花片。日月拋光明。大千罪風。常使金花。地抽出。天魂奪。日霞水。宮裡是吾家。吾家不是非。凡境。夜來露液。晝日華。汞死為鉛。鉛化土。白雲為氣。丹之祖。懷盡天魂。地魄。中玄元。稱此為丹。母仙機。細細口傳。若巧奪乾坤。日月真。道法千門。及萬戶。千門萬戶。獨此尊。早朝上帝。地金重。現降玉皇丹。日月朝。遊瑤瑤。落塵俗。悟真

走扶桑西閭而求。是元神鉛。是形形神相得合為真神相。
遇真形後。喜果周完觀太清。

於是孝明王仍以孝悌王所授金丹寶鑑銅符鐵券靈章。及正
一斬邪三五飛步之術。悉傳與譙母。將有九鳳齊鳴萬靈羣止。
譙母得傳此道。如撥雲之見皓月。瑞雲之點洪爐。乃謂孝明王
曰。論昔日恩情。我與母若為子。論今日傳授。君為師。我為徒。遂
於低頭下拜。孝明王曰。只論子生。莫論師徒。乃不受譙母之拜。
惟囑之曰。此道老母宜深藏秘隱。不可輕洩。我領孝悌王之言。
後世皆代有二人來學仙者。一人姓許名遜。一人姓吳名猛。二
人皆名登仙籍。惟許遜得傳此道。按王皇玄譜仙籍品秩。吳猛
位居元帥。御史許遜位居都仙大使。燕高。明太史總領仙部。是

為衆仙之長老母。可將此道傳與許遜。又着許遜傳與吳猛。廣品秩不素矣。明王言。嚴拜辭老母。飛騰太空而去。諸母感明王之教。係持此道。兢兢業業。以待後世真仙。親相授受。有詩為証。詩曰。

出入無車馬。駕雲。塵凡自是不同群。明王恐絕仙家。街告戒。叮嚀度後人。

第四回

許瑛許肅佈陰德 許遜應赤運降生

却說漢靈帝時。當侍用事。忠良受其黨。繼統誦過其權用。盡流四海。政壞朝端。天下百姓。那一個不咀咀嚙嚙。那一個不嗟嗟怨怨。這一黨惡。不打緊。却驚動了上界玉帝。玉帝見靈帝這

忽逢降下雨。場大災。世說。看雲帝使。久雨之後。又是久旱。
上說。那又雨如何。終朝不収的雨脚。徹夜不散的雲頭。一連就
了五個整整的月。有詩為証。

上天淫雨久連連。四海居民總可憐。商市盡高柴米價。
民家用盡篋中錢。青山點點雲迷樹。白地茫茫水接天。
到處凄凉厨灶冷。晚來猶未爇朝烟。

淫雨已過。俗語道。久雨必有久晴。豈知普天下之下。又大旱一
年。整整的。甚說。是禾苗稿死。就是草木也乾枯了。又有詩為証。
詩曰

旱魃為殃似火加。炎蒸赫赫實堪嗟。如來到處枯禾黍。
田野何曾執稻麻。稚子悲號皆絕粒。黎民逃散已無家。

紛紛四海皆如此。緩是行軍亦唱沙。

不想靈帝無道。水旱相仍。可怜那一時的百姓。吃早膳。先愁晚膳。縫夏衣。便作冬衣。這里去。聞得有父母的。恹恹惶惶。號寒。那里去。聞得有妻子的。悲悲切切。啼餓。正是朝有奸臣。野有賊地。無荒草樹。無皮壯者。皆散於四方。老者盡死於溝渠。特許都有一人。姓許名瑛。字汝下。乃潁陽許由之後。為人豁達大度。仁民愛物。深明醫道。惟太醫院醫官。你看這個醫官。名播着天門冬。性潑却慈。慈仁。懷厚朴之才。無邪無曲。典從容之政。醫國醫人。當時有好事者。贈以對聯。聯曰。

種董氏杏林。出心工敷春色。濟蘇仙。倘井。流性中恩。

澤沛泉源。

時許感感然流之歲死者莫計其數乃罄其家貲置丸藥數百
斛名曰救饑丹散與四方食之每食一九可飽四十餘日於是
饑餓之人俱得不死而看這等的陰功豈無報應於是張妻張
氏身懷有孕妊娠滿足生下一子名曰許肅字世為自幼聰敏
迥不好弄及長有齒則朝廷屢聘不仕及漢獻帝初平年間許
都又遭大荒這一荒不打緊斗米十千錢那米就貴如玉粒三
日一食飯那飯就勝似胡麻人人菜色個個鵓形民真個好苦
况黃巾賊起又遇大亂這一亂不打緊干戈並起到處烽烟那
室家分離的不是夫哭妻就是妻哭夫那娘兒失散的不是子
尋母就是母尋子那兄弟逃走的不是兄呼弟即是弟呼兄擾
擾攘攘悲悲哭哭有甚好處真個是寧作太平犬莫作亂離

祖德懋陰功許氏從來多善果

施丹藥救饑



孫枝昌祚胤晉朝自此有真仙



彼時許肅家尚豐盈將自己倉中穀粟一槩周給各鄉遂挈家避亂於江南擇居豫章之南昌行不數日因暑酷熱憩於槐陰樹下偶拾得一機櫟即今廟展開觀之見有黃金百餘兩謂家人曰此物不知何人所遺汝等先行吾坐於此處以待失金人到此將此金付還與他及至日暮無有追尋者肅候至次日侵早忽有一客人號泣而至肅問之曰客官因何悲泣客曰吾乃山西平陽人因拋父母妻子出往汴梁遊商三年止趣黃金一百三十兩昨日避暑於此歇息片時不意將金遺落及至宿店始覺行囊一空今日敬尋至此諒此衝要大路往過來續安得此金尚在若此金不見吾亦無面目回見父母妻子不如觸此槐樹而死免得受此嘔氣三鼎望樹而觸肅急止之曰不可

汝母妻子出外經商倘汝輕坐放汝父母妻子所辦誰人
悉昨曰過此此金是我拾得等了一晚方等持汝來吾將還汝
遂出金還之其人曰難得此等好意吾願將金一半以謝厚恩
肅曰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固辭勿受其人叩頭感謝而去後人
有詩嘆曰

少施藥餌救饑荒 子棄黃金德性良 可羨一家皆積善
致生仙胤永流芳

却說太白金星見許氏世代積善與監察神謂曰汝在人間察
察善惡凡人有善不可不賞凡人有惡不可不罰今南昌許府
父子父以濟饑丹藥救百斛救人甚多子以倉粟賑貧拾金
落何下張泰天姓張察神從金星之言商隱具表上奏玉帝

至三天門下奏曰

臣聞作善者天降之百祥作不善者天降之百殃是以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今南昌許肅父許璣曾施藥丹救濟饑荒活命幾百萬人肅有父風佈施貧民衣食拾金不取種種可美今肅尚無子伏乞差下天仙降臨應世以為許肅後嗣補報陰德以勸行善臣金星同鑒奏神不勝瞻仰之至

王帝聞奏展開表章看畢乃曰朕觀卿表乃知許肅父子世代陰功若不厚報無以勸善即仰殿前掌判仙官將玄譜仙籍品秩逐一查驗看晉代當有何物害氏當出何人傳道以除民害即差下界以報行善掌判仙官則將玄譜檢看已畢奏曰晉代

江南一孽龍精擾害良民生養蛟蜃孽盛今輪係玉洞天
仙降世傳授女真誥母飛步斬邪之法斬滅孽龍蛟蜃以除民
害王帝聞奏乃差玉洞天仙身變金鳳口御寶降下降孽世直
至許肅家庭御珠吐與肅妻吞之使肅妻有孕然後投胎出世
身名許遜傳誥母正一飛步之法誅滅孽龍功成完滿拔宅并
天以昭喜報太白金星及鑒察神謝恩而退天使即傳王帝宣
取玉洞天仙直至大廷謹依王帝分付拜謝王帝而行遂變金
鳳御珠降世直至許肅之家有詩為証

詩曰

御珠降世傳王帝言

祥雲聳謁鳳御珠

試看九子生仙種

御珠降世傳王帝言

却說吳赤烏二年孫權三月肅妻何氏是夜忽得一夢夢見有
一金鳳御珠飛降於庭前其珠也不是老蚌腹中生的其珠也
不是驪龍領下懸的其珠也不是隋蛇口裡銜的其珠也不是
魏惠王照乘的其珠也不是呂奉先綏冠的却原來圓圓淨淨
光光明明是玉皇殿前一顆照座的寶珠勅那金鳳御來一墜
墜於何氏掌中何氏喜而玩之遂將其珠含於口中不覺那唾
涎光滿口把那顆滑滑溜溜寶珠一轆轤吞下肚子去了既及睡
醒之時原來是一夢聽樵樓之鼓已打三更被時何氏只說是
夢中吞了那珠那曉得玉洞天仙接胎出世直至對月紅信愆
期却曉得有孕這對夫君許肅說其緣由許肅聽知此事一則
以喜一則以懼其的兆志裏作過二十無嗣今妻子有孕這不

不可喜。何氏自來沒有生育。恐臨產之時。十分的艱難。這又不可懼。遂對其妻謂曰。我前日在城中嬉遊。見那廣潤門有一個占卦先生。頭戴着一頂道巾。身披着一十四氣的緋褶。胸穿着南京轎夫營裡三廂履鞋。一面招牌。寫着易卦通神四個大字。那問卜的如柳串魚。我問那僻居。這個先生是那里那僻居。道也不知他的姓名。只問得他道是光谷子的徒弟。混名兒。推我不免去問他個吉凶。或是男是女。看他如何。何氏道言之有理。那許肅員外。即整頓衣帽。竟望廣潤門來。只見那先生忙忙的占了又斷斷了。又占。撥不開的人頭。移不動脚步。許員外站得個腿兒酸麻。還輪他不上。只得叫上一聲兒。推先生。那先生聽知。叫了他的混名。只說是個舊相識。連忙的說道。請進請進。

許員外把兩隻手排開了衆人方纔挨得進去相見禮畢許員外說道小人敬來問個六甲或生男或生女或吉或凶請先生指教那先生是個慣熟的轉身就添上一炷香嘴上一個話口見裡就念動

庚申六丁神文王卦有靈吉凶含萬象切莫順人情天卦若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人有誠心卦有靈感謹焚真香虔請八卦祖師伏羲大禹文王周公孔子五大聖人孔門衛道七十二賢兕谷先生孫順先生管輅先生嚴君平先生張修率挺先生卦中六丁六甲神將千里眼順風耳相卦童子柳卦童子虛空過往一切神祇本省城隍社令咸仰禱臨鑒今卜筮今擬大月國紅

西南昌府南昌縣求卦信人許肅敬占六甲生產八六十六
四卦內占一卦三百八十四爻內占六爻爻莫亂動卦莫亂
移吉則判吉凶則判凶明彰報應

那先生念罷了把銅錢擲了六擲擲得個地天泰卦先生道好
一個卦頭且是天喜當頭貴人祿馬持世福德臨身遂與許員
外唱一個偈道恭喜賀喜好一個男喜遂批上幾句云福德臨
身旺青龍把世持秋風生桂子坐草却無虞許員外得了此個
卦心下纔安穩些兒遂將幾十文錢謝了先生回去與何氏說
了一番何氏心亦少穩不覺的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却是八月
十五了只見金烏西墜玉兔東升這一夜却不是等閑之夜乃
是中秋良夜那個月也不是等閑之月却是中秋明月僧如滿

有詩為証

圖七 離海角 漸上出雲衝 此夜一輪滿 清光何處照
又有蘇東坡水調歌頭詞一首為証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
乘風歸去惟恐墮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
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知無恨何事長向別時圓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情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
里共嬋娟

却說許員外與何氏食肴了一會不老的二更將盡三鼓初傳
忽聽得天上奏一部仙樂祥雲繚繞送下一個天仙來了猛地
里何氏腹中疼痛起來遽推開那格子眼斜倚着錦屏風取下

珠環脫下了錦裙欄只見那玉溝裡似雪消春水來血淋淋
那似落紅花滿地那許員外在此上似揉碎梅花般揉一揉
那何氏把隻脚搗一搗就產下個孩兒十來則聞的芬馥異
香滿室只見那赤欄紅光照人真個是五色雲中呈祥鳳九
重天上送麒麟次早隣居上上下下齊整整都來賀喜有詩
為証

夜夜生蘭夢 年年種玉心 克聞看氣色 入戶試啼聲
明月還珠浦 高枝繁桂林 北堂書報日 不啻萬黃金
却說真君於中秋夜降生初生之日瑞雲罩屋百鳥喧門瑞氣
氤氳異鄉經月不散遠近之人莫不異之真君之生形容端正
神清秀穎悟過人年有三歲即知父母之劬勞而有懷識兄

月滿中秋五夜分來丹桂子

真君秋夜降生



人多善慶九天送下玉麟兒



弟之倫叙而讓坐父母乃取名遜表字敬之年十歲從師讀書
一目十行俱下你看他寫的字鉄畫銀鈎就是那王羲之歐陽
公也着叫他作師父作的文錦繡綉句就是那韓文公蘇東坡
也着稱他作哥哥吟的詩玉律金聲就是李太白杜子美只做
得他的徒弟一日先生出一對與真君對夾澗古松長就龍鱗
因耐雪真君對云出林新竹展開鳳尾便騰空先生大驚異之
乃對其父許肅曰賢郎學問大過於人吾不能為之師矣因辭
而去真君因師辭去棄書不讀遂慕脩養學仙之法嘗作詩數
韻大書於壁以自警云

詩曰

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年少後除老中間光景不多時又有

悶愁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
能幾人不如且把金樽倒世上財多用不盡朝內官多做不
了官大財多心轉勞落得自家白頭早請君細數眼前人一
年一度埋青草草裡高低多少墳一年一半無人掃世間人
我莫爭強禍福無門人自討還丹何不學神仙逍遙快樂達
萊島

第五回

吳猛遇真仙得道 真君授吳猛指引

且說真君羅慕仙道未有點化却從那個所在做工夫時有吳
猛字世雲西寧州人性至孝夏月親睡無帳恐蚊噬嚙其親每
先卧於床恣其蚊所噬不以手驅之使蚊噬飽親得安寢於是

舉韋肅仕吳為洛陽令。因三國離亂謝職而歸。得傳異人丁義
神方。乃日以煑煉為事。又聞南海太守鮑靚有道德。吳君乃虔
心往師之。得其秘法。一日遊廬山。過三石梁。也。橋見水中有五
色祥雲掩映。金樓寶殿。一輪紅日光含。玉樹瓊枝。觀之不舍。徐
徐步入其中。山明水秀。喬木深林。女織男耕。雞鳴犬吠。別是一
洞天之地也。須臾間。一老人羽衣鶴氅。素扇綸巾。飄飄然自松
下而出。傍有一童子。手執金盤。中承玉露。老人曰。聞先生來遊
敝地。無可為茶。特以金盤承露為獻。吳君曰。區區一介庸夫。謬
入仙境。幸莫大也。又家玉露相賜。感感不淺。即拜受之。飲之。入
口清涼。如冰思覺。心體踈快。毛骨輕逸。老人曰。此玉露者。正所
謂瓊漿是也。子服之後。可以長生。吳君拜謝不勝之喜。老人立

欲抽身而去。吳君懇問之。此是何地。去處。老人曰。此乃三十三天之界。上是昊天至尊玉皇上帝之金闕。下乃靈臺霧閣諸天真仙之洞府。汝今得傳丁羲之方名列仙籍。但脩行功欠仙骨未充。尚無超昇之目。吾有白雲符一道。今將授汝。你回去。暫持脩。勿僅吳君。唯唯受命。二人分別。吳君身體依然。尚倚在橋梁之上。回至豫章。江中風濤大作。舟舡飄去。竟莫能渡。乃取所批白羽扇畫水成陸路一條。徐徐而渡。畢。路復為水。觀者驚異。於是道術大行。於吳晉之間。弟子相後者甚衆。有詩為証。

詩曰

步入橋梁上九天。真仙親授白雲篇。
中問易簡無多術。只是教人煉汞鉛。

且說真君未投明師心常切切忽一日有一人姓胡名雲字子元衡後真君學自幼與真君同窓情好甚密別真君日久欲叙問闊之情特來相訪真君倒筵迓迎握手話舊真君獻茶已畢却命僮僕烹剪西園之韭開東閣之樽相與對床譚吐且將共聯詩句詩云

自昔河梁別

真君

於今隔幾年

真君

參商分列

真君

魚鰕

阻天淵

真君

月夕添新恨

真君

風晨憶舊緣

真君

相逢一

酒

真君

燈下話連

真君

二人聯詩已畢子元曰君今學問克粹明年大比取青紫如拾芥耳真君曰功名身外物富貴等浮雲吾實無心於此子元曰君何為出此言及視壁間數味見其有馳慕神仙之意乃曰老

雲外客平其君曰惶惶惶惶自昔奉教別來殊不謂世
自知當其百年却維你守輪迴六道易得循環今特欲向善但
才得明師指示殊不滿意耳子元曰老兄之言正合我意愚性
亦頗嗜方外之術恨不遇明師往者因訪道友雲陽詹先生姓
名雖後言及西寧有一人姓吳名猛字世雲簡煉得法道術盛
行區區間名久矣每欲拜投奈母老不敢離老兄若不惜勞苦
可往師之真君一問此言大喜曰多謝子元指教二人分別而
去其君即拜辭父母收拾行李竟投西寧後人有詩讚曰
無形無影仙路難 木經師授吳猛攀 胡君幸賜吹噓力
打破玄元第一關

話說真君往而後我師途路之間萬千苦楚情則披著星戴

月。聞雞報曉。即登程。陰則沐了雨。擲了風。見野鳥投林。方借宿。開河沿道。行長亭。又見短亭。山路崎嶇。過小澗。且逢大澗。村中有酒。無心問牧童。以沽。路上有花。何意尋紅裙。而採。真個是一心專向靈山佛。意馬心猿緊緊拴。且喜曉行夜宿。得到吳君之門。真君乃持着一個拜帖。見對道童曰。取煩仙童通報吳君。南昌有方士一人。敬來投拜。那童子不慌不忙。遞着一個拜帖。見直進通報。那吳君將拜帖展看。只見上寫着像童門生許遜頓首拜。吳君看了。驚曰。此人乃有道之士。即出門迎接。揖讓而進。禮畢。真君曰。小人也聞仙丈。時真君年四十一歲。吳道術盛君九十一歲。故呼仙丈。道術盛行。又欲拜投。恨無門路。昨得詹先生指引。欲待左右授業。門下不知仙丈肯容納否。吳君見其君儀容秀偉。骨格清奇。乃對真

君曰久慕先生尊名。每思一面。今幸識荆。柰小老粗。通衢馬
馱。為人之師。但先生此來。常盡剖露。豈敢自私。亦不敢以先生
在弟子列也。自是吳君視真君。悉以賓朋相待。每稱真君為許
先生。然真君亦尊吳君。而不敢自居。一日二人坐清虛堂。共談
神仙之事。真君問曰。人之有生。必有死。乃古今定理。吾見有壯
而不老。生而死者。不知何道。可以致此。吳君曰。人之有生。自
父母交媾。二氣相合。陰承陽生。氣隨胎化。三百日形圓。靈光入
體。與母分離。五千日氣足。是為十五童男。此時陰中陽半。可以
比東日之光。過此以往。不知脩養。則走失元陽。耗散真氣。氣弱
則有病。老死苦之患。真君曰。病老死苦。將何以却之。望仙丈指
教吳君曰。人生所免。病老死苦。在人中脩仙。仙中昇天耳。真君

曰人死爲鬼道成爲仙仙中昇天者何也吳君曰純陰而無陽者鬼也純陽而無陰者仙也陰陽相離者人也惟人可以爲仙可以爲鬼仙有五等法有三成持脩在人而已真君曰何謂法有三成仙有五等吳君曰法有三成者小成中成大成仙有五等者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天仙所謂鬼仙者少年不脩慾情縱欲形如枯木心若死灰以致病死陰靈不散成精作怪故曰鬼仙鬼仙不離於鬼也所謂人仙者脩真之士不悟大道惟小用其功絕五味者豈知有六氣忘七情者豈知有十戒行嗽咽者嘔吐納之爲錯著採補者嘆清淨以爲愚採陰取婦人之氣者與縮金龜者不同蓋陽食女子之乳者與煉金丹不同此等之說止是於大道中得一法一術成功但能安樂延壽而已奴曰

人仙人仙不離於人也。所謂地仙者，天仙之半，神仙之中，亦止小成之法。識坎離之交，配悟龍虎之飛騰，燒成丹藥，煉成住世而得長生不死，以作陸地神仙。故曰地仙。地仙不離於地也。所謂神仙者，以地仙厭居塵世，得中成之法，抽鉛添汞，金精煉頂，生液還丹，五氣朝元，三陽聚頂，功滿忘形，胎生自化，陰靈陽純，身外有身，脫質升仙，超凡入聖，謝絕塵世，以歸三島。故曰神仙。神仙不離於神也。所謂天仙者，以神仙厭居三島，得大成之法，內外丹成，道上有功，人間有行，功行滿足，授天書以返洞天，是白天仙。天仙不離於天也。然脩仙之要，煉丹為急。吾有洞仙歌二十二首，君宜謹謹記之。

丹之始。無上元君授聖主。法出先天五太初。遇元脩煉外叩。

舉丹之祖生育三才運今古隱在鄱湖山澤間志士採來
作丹母丹之父曉來飛上扶桑樹萬道霞光照太虛調和
兔髓可烹羹丹之母金晶瑩紫夜三五烏兔搏擲不終朝
煉成大藥世無比丹之胎烏肝兔髓毓真胚一水三汞三
砂質四五三成明自來丹之兆三日結胎方入妙萬丈紅
光貫斗牛五音六律隨時奏丹之質紅紫光明人莫測元
自虛無黍米珠色即是空空即色丹之靈十月脫胎丹始
成一粒一服百日足改換形骨身長生丹之聖九年煉就
五霞鼎藥力加添水火功枯骨立起孤魂醒丹之室上弦
七兮下弦八中虛一寸號明堂產出靈苗成金液丹之釜
垣廓壇爐頂堅固內外護持水火金日丁金胎產盤古丹

之灶。鼎曲相通似蓬島上安垣。即護金爐立。煉龍膏并虎髓。
丹之火。一日時辰十二個。文兮武兮要合宜。抽添進退莫
太過。丹之水。器鼎勝負斯為美。不潮不濫致中和。滋產靈
苗吐金蕊。丹之威。紅光耿。下冲紫微。七星燦。上三台。爛天
丁。地甲皆皈依。丹之竅。天地人兮各有奧。紫微嶽瀆及明
君。三界精靈皈至道。丹之彩。依方逐位安排。派青紅赤白
黃。居中。攝瑞招祥神自在。丹之用。真土真鉛與真汞。黑中
取白。赤中青。全憑水火靜中動。丹之融。陰陽配合在雌雄。
龍精虎髓。鼎中烹造。化抽添。火候功。丹之理。龍膏虎髓靈
無比。二家交結。仗黃精。屯蒙進退全終始。丹之瑞。小無其
內大無外。放滿六合。退藏密。三界收束。黍珠內。丹之完。玉

皇俸祿要天祿等閑豈許凡人泄萬劫之中始一傳。

真君曰多謝仙丈指示迷途敢問仙丈五仙之中已造到何仙地位。吳君曰小老山野愚蒙功行殊欠不過得小成之功而為地仙耳。若於神仙天仙雖知門路無力可攀遂將燒煉秘訣并白雲符書悉傳與真君。真君頓首拜謝相辭而歸不知後去如何且看下面分解。

第六回

真君訪郭璞尋居

朝廷舉真君孝廉

却說真君傳得吳君之道回至本宅。廬居閭市欲尋名山勝地以為棲身之所。聞知汝南有一人姓郭名璞字景純明陰陽風水之道遨遊江湖真君敬訪之。欲問擇居之事。璞一日早起見

鴉從東南而鳴遂占一課斷曰今當有一仙客姓許名遜者到
我家中來請我卜擇居地此人他日有神仙之分至日中家童
果報曰客至矣璞聞之慌忙出迎揖讓而進分賓主坐璞問曰
先生莫非許敬之乎直君曰公何以知之璞曰某今早卜一卦
應先生今日至欲採居址之事未知果然否直君曰誠然念許
遜南昌人敝居鬧市厭車馬之喧譁苦紅塵之擾攘久聞先生
通天文地理曆數之書敢煩博採名山另遷居址未知君意若
何璞曰許先生儀容秀傑骨骼清奇非塵中人物富貴之地不
足以居先生居先生者其神仙之地乎直君曰昔日呂洞賓居
廬山而成仙鬼谷子居雲夢而得道今或無此吉地麼璞曰有
有但當過歷耳於是命僕童收拾行囊直君同遊江南諸郡

採訪名山行至廬山璞曰此山嵯峨雄壯湖水還東紫雲蓋頂累代產昇仙之士但山形屬土先生姓許羽音屬水土相尅不宜居也但作往來遊寓之所則可矣又行至饒州鄱陽地名傍湖璞曰此傍湖富貴大地但非先生所居真君曰此地氣乘風散安得擬大富貴耶璞曰相地之法道眼為上法眼次之道眼者憑目力之所察山河形勢法眼者執天星河圖紫微等法以定山川吉凶富貴之地天地所秘神物所護苟非其人見而不見俗云福地畱與福人來正謂此也真君曰今有此等好地先生何不畱一記以為他日之驗郭璞乃以詩為記云

詩曰

行盡江南數百州
惟有傍湖出石牛
鴈鵝夜上鳴更鼓

魚鱗朝上拜冕旒。雌龍隱上居軋位。巽水滴上入艮流。

後代福人來遇此。

帝子王孫八百秋。

許郭二人又行至宜春接橋山下。有一人姓王名朔亦善通五行曆數之書。三教九流之道。見許郭二人登山採地。料必其異人。遂迎至其家。詢姓名已畢。朔留二人宿於西亭。相待甚厚。真君見其人誠意懇懇。乃告之曰。予相貌非凡。可傳吾術。遂密授脩煉仙方。王朔頓首拜謝。郭璞曰。此居山水秀麗。宜為道院。以作養真之地。王朔從其言。遂蓋起道院。其君援筆大書三字。以作牌額於其上。曰迎仙院。王朔感戴不勝。二人相辭而去。遂行至洪都之西山之地。上名金田。則見嵯峨上的山勢。突兀兀兀的峯巒。活上潑上的青龍。端正上的白虎。圓上淨上的護。

欽遠塵紛居址擇一方形勝



幸逢古地山川毓千古精英



沙灣上環上的朝水。山上有蒼蒼樹上的乳髯美松山下有翠
上青上的鳳尾脩竹山前有軟上柔上的龍鬚嫩草山後有古
古怪上鹿角的枯樟也曾聞華上彩上的鶯吟也曾聞昂上藏
藏的鵝唳也曾聞咆上哮上的虎嘯也曾聞呦上詵上的鹿鳴
這山呵比浙之天臺更生得奇上絕上比閩之武夷更生得崑
上崑上比池之九華更生得迤上連上比蜀之峨眉更生得秀
上麗上比楚之武當更生得尖上圓上比陝之終南更生得巧
上妙上比魯之太山更生得婉上蜒上比廣之羅浮更生得蒼
上爽上真個是天下無雙勝境江西第一名山有詩為証。

詩曰

形勢蜿蜒磴且磅一綺上絕上巖上嶺巖不改清堪把

厚正細透靜有常

飛盡雲烟開錦綉

發生草木煥文章

分明是個神仙宅

萬古精英此處藏

却說郭璞先生行到此山麓之下。前一觀後一察。左一顧右一盼。遂放下一個小圓上的羅經。定了去處。取出一枚細尖尖的火玄針。審了方向。撫掌大咲曰。璞相地多矣。未嘗有如此之妙。若求富貴。則有起歇如欲棲隱。大合仙格。觀其岡阜厚圓。位坐深遠。三峯壁立。四環雲拱。內外勾鎖。無不合宜。大凡相地。兼相其人。觀君表裏正。與地符。且西山屬金。以五音論之。先生之姓。羽音屬水。金能生水。合得長生之局。舍此無他往也。但不知此地誰人為主。言未罷。忽傍有一樵夫。指曰。此地乃逍遙公之業。其人姓金名寶。舊居之所也。真君曰。金公為人如何。樵夫曰。其人

朴直公正傳。施濟人。直君一聞此言。不勝之喜。二人遂往。金公欣然出迎。礼畢。叙賓主而坐。歡若平生。金公問曰。二位仙客。從何而至。郭璞曰。小子姓郭。名璞。略曉陰陽之術。此山有友。姓許。名遜。欲求棲隱之地。偶採寶。在正合仙。次立一。以爲修煉之所。不知尊翁肯慨然許否。金公曰。竊觀許君。是仙。這骨。誠非塵埃中人。第恐此地褊小。不足以處。許君曰。如不棄。即當奉許。君居之。且寒丘薄地。救亂。悉當相贈。真君曰。雖蒙千金之諾。願尊公訂價值多少。惟命是從。金公曰。大丈夫一言。萬金不易。愚老拙直。平生不立文券。乃與真君。素大錢一文。中破之。自收其半。一半付還。直君真君叩頭拜謝。三人分別而去。於是真君辭了郭璞。擇取吉日。舉家父母妻子。凡數十口。徙於西山。居

士取進朝廷以保國家恭民亦有利哉武帝聞奏即降下
一詔書遣往取九州地面勅令有司各要保舉貧良方正之士
入朝取用却說豫章郡太守范滂見真君孝養二親雍睦鄉里
輕財利物即保舉真君為孝烈上表奏聞武帝武帝即遣使臣
東帛賞詔取真君為蜀郡旌陽縣令真君以父母年老不忍遠
離膝下遂上表辭職不就表云

臣許遜山林迂腐草莽流學不足以匡時德不足以馭衆
伏蒙 聖恩明旨下逮即寧謬以臣姓名上達天聽孤 陛
下求賢意也切念臣二親已老景逼桑榆况臣牙身又乏棠
隸臣別父母何以盡微孝父母無臣何以終餘年伏乞 陛
下棄鴛馬之材不令充駕使臣終烏鳥之養聊得承歡則臣

之至願也。臣無任瞻天仰聖具奏以聞。
武帝覽奏。嘉其篤孝。以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不允真君辭職。屢加勅命。催迫上任。捱至次年。真君不得已辭別父母妻子。而出。不知到任政績如何。且看下面分解。

第七回

真君辭父母赴任

真君任所施德政

却說真君為旌陽縣令。真君有二姊。長姊事南昌府君。夫早喪。遺下一子。名烈。字道微。事母至孝。真君慮其姊孀居無倚。遂乃築室於宅之西。奉姊居之。於是母子得閒。妙道真君臨行。謂姊曰。吾父母年邁。妻子尚不知世務。貧姊當代弟掌治家事。如有山禽隱客相過者。可以禮貌相待。汝子烈。吾姊其有仁孝之

風使與彩同往。所聘母曰：賢弟好去為官。家下一應事體，
姊的耽當不勞遠念。言未畢，忽有一少年上堂長揖，言曰：母舅
舅，吾與姊烈哥，皆外甥也。因何獨與姊兄同行，而不及我
彼何親而我何疎耶？真君視其人，乃次姊之子。復姓鍾離，名嘉
字公陽，新建縣象牙山西里人也。父母俱以蚤喪，自幼依於真
君，為人氣象恢弘，德性溫雅。至是欲與真君同行，真君許之。於
是二甥得薰陶之力，神仙器量從此以立。真君又呼其妻周夫
人告之曰：我本無心功名，奈朝廷屢聘，若不奉行，恐抗君命。自
古忠孝不能兩全，二親老邁，汝當朝夕侍奉，調護寒暑，克盡汝
子姊之道。且兒女少幼，須不時教訓，勤以治家，儉以節用。此是
汝當然事也。周夫人答曰：謹領教。大人須清正為官，家中事體

妻當為之不敢有負言罷拜別而行不在話下却說旌陽縣百姓聞知真君來任那一個不喜悅乃以手加額曰吾等有幸乃遇此好官來也遂紛紛遠接迎至縣衙真君上任誓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誓畢遂謝了皇恩乃作養學校輕減賦役撫安黎庶六房吏胥或有重厚者則以誠信勉勵貪害害民者則罰之以刑並役趕出乃取每月初一十五為放告限期是時正月十五日真君往城隍廟行香回至一巷口聞有婦人哭丈夫聲半悲半喜並無哀痛之情即喚過公差云可帶那哭丈夫的婦人進縣問他公差乃帶了那婦人到縣真君問道那婆子你丈夫因甚身死其婦供道妾夫劉心賣菓營生日前氣疾身死埋在南門外某家有撒子無情無賴以此悲哀

孔君看那婦人臉上捺有脂粉因思彼半服如何好整飾頭嘆
著伴行李英監同其婦去墳所啟棺檢驗有無傷痕李英開墳
檢看並無傷痕回報其君其君曰汝敢賣法限明日再檢若不
明白決不輕恕李英歸家憂悶其妻楊氏懇問伴行以此事告
知楊氏云曾看死人鼻中否伴行云不曾楊氏云妾聞有人會
將鐵釘插入人鼻中壞了人性命者伴行因妻所言次日看驗
劉心鼻中果有鐵釘二個遂取釘稟告其君其君將其婦細鞠
招認與張屠通姦恐丈夫知覺謀害身死其君遂以其婦處死
張屠發配充軍乃問李英誰人教汝鼻中取釘李英道是身妻
楊氏所教其君曰汝妻係結髮夫婦否李英曰係夫死再嫁者
其君遂拘楊氏審問夫死之故開棺檢視鼻中亦有鐵釘勘問

布德施仁蜀郡于今多善政

旌陽德政



發奸摘伏旌陽此日有神君



得實亦係同姦夫謀死遂拘姦夫一併擬罪乃按銀監李天壽娶時真君上任初斷此事吏民莫不欽服又一人姓梅名敬娶姜氏梅敬為家道未豐往成都府貿易姜氏錢則而行梅敬一去六載未回不想其妻在家與鄰人通姦雖有雨意要情未至經人耳目梅敬一日思歸在諸葛武侯廟中祈求靈應云逢崖切莫宿逢湯切莫浴斗粟三升米解却一身曲梅敬所得此籤不曉其意一日駕舟回歸稍子泊舟於崖下梅敬忽想起那籤中逢崖切莫宿之句即令稍子移舟舟繞撐開其崖忽然前隔梅敬方信籤中之言有驗及抵家姜氏接見各叙間闊之情天色已晚姜氏共湯米一盆請夫洗浴梅敬又悟逢湯切莫浴之語遂出外與人說話去了姜氏遂解衣浴水不想被一人

暗執利鎗從腰殺出梅敬見姜氏身死不勝慟哭其鄰舍知之
反首梅敬無故殺死其妻真君即拘梅敬審勘梅敬遂以祈籤
之事告知真君說逢崔莫宿逢湯莫訟如此如此真君自思梅
敬去家六載姜氏必與人通姦今見親夫回來姦夫實欲害之
誤殺其婦因詳籤中語云斗粟三升米斗粟十升止得米三升
更有七升足糲莫非這姦夫就是康七麼因問梅敬梅敬曰小
人鄰居果有個康七真君即令左右拘來三推六問康七供道
不合見姜氏美貌與他通姦本意欲殺其夫誤傷其妻真君遂
斷其償命令劊子手押赴法場處決真君至縣迎斷此場具事
百姓皆呼為神君又有張悖德張悖禮兄弟爭財成忿具狀告
理真君引漢朝蘇瓌判斷乙普明兄弟爭財之事遂共讓其田

不取又引田真哭紫荆故事諭之且曰天下至難得者兄弟苟
得者田地假若爭得田地失却兄弟之情汝等心下何安遂援
筆寫詩一首詩云

兄弟原采骨肉親 緣何一旦便生嗔 莫因花裡鶯聲巧
致使堂前鴈陣分 好去和同遵禮樂 莫將非禮亂彝倫
願如昔日田家子 泣取荆花再發春

真君將此詩付與悖德兄弟且叮囑勸諭悖德悖義悔悟前非
再拜泣曰某等愚民不沾德化以致如此自此以後未遵德教
兄弟遂相和陸諸干証聞言俱各棄惡再拜叩謝而去蜀民忻
喜謠曰

雍雍陸陸

吾民有福

稷稷雍雍

和氣春風

春風和

氣 惟吾許公

却說真君未到任之初蜀中饑荒民貧不能納租真君到任上官督責甚嚴真君乃以靈丹點瓦石為黃金暗使人埋於縣衙後圃一旦拘集貧民未納租者盡至墻下真君問曰朝廷糧稅汝等緣何不納貧民告曰輸納國稅乃理之常豈敢不遵奈因饑荒不能納爾真君曰既是如此吾罰汝等在於縣衙後圃開鑿池塘以作工數倘有所得即來完納民皆大喜即往後圃開鑿池塘遂皆拾得黃金都來完納百姓遂免流移之苦鄰郡聞風者皆來依附遂至戶口增益又真君初到任時民家起大瘟疫百姓死者無數真君以所傳神方治之符呪所及即時痊愈他郡病民猶甚真君插竹為標置於四境溪上焚符於其中使

病者就其下而飲之無不痊可其老幼婦女疴羸不能自至者
令人汲水歸家飲之亦復安痊蜀人有詩美曰

百里桑麻知善政 萬家烟井沐仁風 明縣藻鑑秋陽暴

清通冰壺夜月溶 符置江濱驅癩病 金埋縣圃起民窮

真君德澤於今在 廟祀巍巍報厥功

却說成都府有一人姓陳名勲字孝舉丰姿俊逸因舉孝薦官
居益州別駕聞真君在旌陽縣布德行仁遂來拜謁跪於公庭
之下再拜言曰念勲父聞明公傳授玄術道法今治旌陽恩及
百姓願投明公案下充為書吏使朝夕侍領玄教真君見其人
氣清色潤遂嘉納之付以吏職既而見勲行道骨乃引勲居門
下為弟子者年餘陳勲因此遂聞仙之妙又有一人姓周

名廣字惠常廬陵人也乃吳都督周瑜之後博巴蜀雲臺山相
稱漢天師驅精剪邪之法至是聞真君深得仙道特至旌陽縣
來投拜於階下其君問曰公是何處自何而來今見許某意欲
何如周廣曰念廣廬陵人也近遊巴蜀雲臺山聞尊師深得仙
道今治旌陽惠及百姓故來投拜為師願垂教訓其老納之職
掌雷壇自是得聞仙道之妙真君任旌陽既久弟子漸眾公因
公餘無事與眾弟子講論道法不知後去如何

按一統志旌陽縣屬漢州真君飛昇之後詔改為德陽以表
真君之德又民也其地多得真君以丹點石為金故至今尚
富

第八回

許旌陽棄職歸回

真君為男女完娶

晉朝承平既久外有五胡強橫混亂晉朝五胡是甚麼人
匈奴劉淵居晉陽羯族石勒居上黨羌人姚弋仲居扶風氏人
符洪居臨渭鮮卑慕容皝居昌黎先是漢魏以來收伏夷狄
諸朝多居塞內太子洗馬江統勸武帝徙於遍地免後日夷狄
亂華之禍武帝不聽至是果侵亂晉朝了太子惠帝愚甚賈后
橫恣殺戮大臣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銅駝銅駝人而言曰
會見汝在荆棘中耳真君乃謂其弟子曰吾聞君子天下有道
則見無道則隱遂解東歸百姓聞知拔轅卧轍而散號泣之
聲震動天地真君亦泣下謂其民曰吾非肯舍汝而去奈今外
有夷狄亂華內有賈后弄權天下不久大亂吾是以辭官東歸

尋隱避之地以爲保身之計爾等子民各務生業聖訓有曰
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此
數句言語各要遵守百姓皆曰謹奉善教真君辭百姓起行百
姓不忍遂脫下真君一靴爲記立以生祠祀之家家戶戶備饌
畫像故事如神明一絡百姓遠送皆齋糧食送至數百里之外
回者有送至千里之外回者內有送真君至家不肯回者此不
在話下且說真君至其家拜見父母妻子人家相慶喜不自勝
即於宅東空地結茅爲屋狀如帝星令蜀民居之蜀民多改其
氏族從真君之姓故號許氏營却說真君之妻周夫人對真君
謂曰自大人離家數年今有女仙姑年已長大當擇佳配真君
曰吾亦久思在心衆弟子中有一人姓黃名仁覽字紫庭建城

解組歸來一念宦情輕似葉

真君解組東歸



說能為記千年芳譽重如山



人也乃御史中丞黃輔之子吾觀其人忠信純篤有受道之器
吾欲以女妻之不知汝意若何周夫人曰如此却好一任大人
張主其君遂令弟子周廣作媒周廣見仁覽具說其事仁覽遂
令周廣來稟真君曰覽以匪材今按尊師門下幸蒙收錄又蒙
牽絲之命其實不稱請辭真君曰昔孔子以女配公冶長者蓋
以公冶長為人有賢德可妻之道子無辭焉仁覽曰既如此覽
有父母在堂不告而娶恐人誠議真君曰告而後娶乃理之常
汝可即歸稟明尊父母得知仁覽即與周廣拜辭真君歸家稟
於父母黃輔喜不自勝擇吉日俗禮來真君宅中成就親事周
廣全仁覽呈上禮儀真君見其豐盛乃曰婚姻論財夾虜之道
遂退還不受遂以仙姑與仁覽成婚時佳客紛紛有詩稱賀

誅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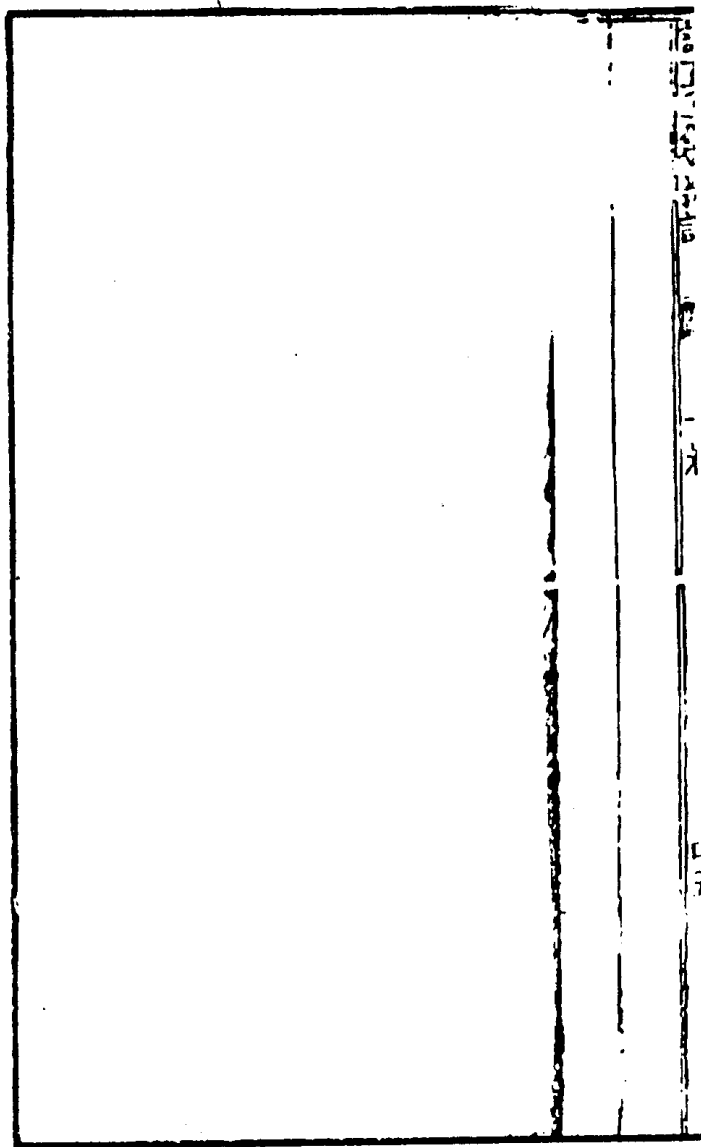
君家好事近今宵
寶錦堂中喜氣饒
真珠簾捲光光乍
紅綉鞋移步步嬌
醉扶歸去月兒高
滿座集賢賓盡醉

却說仁雙與仙姑成親之後乃稟於真君欲歸省親真君許諾於是令其女仙姑于歸克盡婦道仁寬同其妻歸見父母以畢往信宿乃分付其妻在家事奉公姑和順妯娌復拜辭父母故來相從真君求仙學道却說真君猛聞知真君辭綬歸家敬自西安而來相訪真君真君整衣冠出迎坐定相叙問闊之情真君曰吳老先生別來有年矣且喜童顏鶴髮比如往者愈見精神云君曰可愧可愧小老上不能造仙道之成下不能立人道

之極今乃孤苦之甚徒老何益時吳君年一真君曰吳老既孤百二十餘歲苦吾當築一室於宅之西數十步奉君居之庶使朝夕便於奉問以講至道吳君謝曰多感相愛之深然忽見大風暴作吳君即書一符擲於屋上須臾間見有一青鳥嚙去其強風頓息真君問曰此風主何吉凶吳君曰南湖有一舟船經過忽遇此風舟中有一道人呼天求救吾故以此以止之不數日有一人深衣大帶頭戴一幅巾脚穿芒屨鞋進門與二君長揖而拜真君忙問曰仙客從何而來其人曰吾區區姓彭名抗字武陽蘭陵人也自少舉孝廉官至晉朝尚書左丞因見天下將亂托疾辭職聞許先生施行德惠恭悟仙機往來拜授為師昨過南湖偶遇狂風大作舟幾覆吾乃呼天號救俄有一青鳥飛來強風頓息

今日得拜仙顏實乃萬幸真君笑曰彭太師遇害而免此乃吳老救汝之功也彭抗問其故真君即以書符之事告之彭抗洋謝不勝真君曰論爵祿君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既來叩道則當盡衷而剖豈敢居君在弟子之列彭抗遂學家居豫章城中既而見真君一子未獲佳配於是將其女小名勝娘以爲配真君從之自後念在懿親待彭抗悉以賓客之禮盡以神仙秘術付之束明子有詩云

二品高官職匪輕一朝拋却拜仙庭不因懿戚情相厚彭老安能得上昇



新刻晉代許旌陽得道擒蛟龍記卷之下

第九回

玉帝差女童獻劍

許旌陽一次斬蛟

話說西方太白金星雲頭觀看見江西孽龍精將為民害。此時真君傳得吳猛道術。尤未傳誥母飛步斬邪之法。誠恐未能制伏金星。乃具表奏聞於玉帝。奏道中界南昌一郡孽龍欲為民害。今有許遜原係玉洞真仙降世。應在此人收伏。以除民害。望乞上帝勅差天使賞賜斬妖神劍。付與許遜。助斬妖精。免使黎民遭害。玉帝聞奏。乃傳玉旨曰。中界果有孽龍之精。毒害江西百姓。即宣女童二人。將神劍二口。賞至地名柏林。獻與許遜。斬滅妖精。不移時。宣女童二人至殿。勅令領劍二口。下降塵凡。却

說真君一日在栢林中遊玩忽有女童二人各持一劍來獻真君曰此劍將作何用女童曰昔者越有歐冶能造寶劍取茨石之金烈鼎山之火煨煉三年造成此劍騰騰殺氣閃閃豪光今見先生濟物利民特特相贈除人間之患難戡天下之妖邪真君遂拜而受之回顧女童已飛昇雲端矣後人有詩嘆曰

堅金烈火煉將成
削鐵尖毛耀日明
玉女捧來離紫府
江湖後此水流腥

且說江南有一妖物號曰孽龍初生入世為聰明才子姓張名酷因乘船渡河偶值大風其船遂覆張酷溺於水中彼時得附一木板隨水漂流泊於江濱沙灘之上肚中正饑餒忽見沙灘上有珠一顆那珠不是別的珠乃是那火龍生下的一卵圓淨

爭就如天上。一個明星光潤潤。又好似人間。一個金彈。那張酷
拿將在手。十分歡喜。遂含在口中。不覺的口涎又是潤的。龍外
又是滑的。却把那珠吞下肚子裏去了。吞了這珠。不打緊。却不
曉得饑餓。就在水中能游能泳。後過了一月有餘。脫胎換骨。遍
身盡生鱗甲。止有一個頭。還是人頭。其後這個畜生。只好在水
中戲耍。或跳入三級巨浪。看那魚龍變化。或撞在萬丈深潭。看
那鯢鯢潛遊。不想那個火龍見了。就認得是他兒子。惹了一氣。
教以神通。那畜生走上岸來。即能千變萬化。或是呼風作雨。捲
霧掀雲。喜則變化人形。而淫人間之女子。怒則變化精怪。而興
陸地之波濤。或壞人屋舍。或食人精血。或覆人舟船。取人金珠。
為人間大患。誕有六子。數十年間。生息蕃盛。約有千餘。魚之族。

類蛟龍甚多常欲把江西數郡滾成一個大中海。一日直君煉丹於艾城之山有蛟龍護為淵蔽輒興洪水欲漂流其丹室真君大怒即遣神兵擒之釘於石壁今猶在又揮其寶劍將一蛟斬訖不想那孽龍知道殺了他的黨類一呼百集呼集了那一家孽畜老老少少大大小小都打做一團兒孽龍道許遜恁般可惡把我的黨類一個揮劍斬死一個釘在石壁不報此讐枉徒然有許多族類內有一班孽畜有叫孽龍做公公的有叫做伯伯的有叫做叔叔的有叫做哥哥的說道不要老成的去只等我們去把那許遜捉將來報了冤讐有何不可孽龍道聞得那個許遜傳授了呂祖的法術甚有本事還要個有力量的要纔好內有一長蛇精說道孽龍哥哥等我去來孽龍道你賢

買到去得於是長蛇精帶了五六十個蛟黨一齊奔許氏宅把那個一字陣兇擺開叫道許遜許遜敢與我比勢麼真君仗劍在手只見是一夥蛟黨問云你這些孽畜有甚本事敢與我相比長蛇精道你且聽我說本事哩

鱗甲稜層氣勢雄

神通會上顯神通

開喉一旦能吞象

伏氣三年便化龍

巨口張時偏作霧

高頭昂處便呼風

身長九萬人知否

繞遍崑崙第一峯

却說那長蛇精恃了本事耀武揚威衆蛟黨一齊踴躍聲聲口口說道你不該殺了我家人定不與你干休真君曰只怕你這些孽畜逃不過我手中寶劍那長蛇精就弄他本事放出一陣大風來只見

視之無影

聽之有聲

噫大塊之怒號

傳萬竅之跳叫

一任他碌碌碌碌栗烈烈撼天闕挫地軸九天仙子也

愁眉

那管他青青白白紅紅黃黃翻大海撓長江四海龍

王同縮頸

雷轟轟電閃閃飛的是沙走的是石直恁的滿

眼塵霍春起早

雲慘慘霧騰騰折也喬林摧也古木說其

麼前村燈火夜眠遲

忽刺刺前呼後叫左奔右突就是九

重龍樓鳳閣也教他萬瓦齊飛

吉都都橫衝直撞亂捲斜

拖即如千丈虎狼穴難道是一毛不拔

綴宗生之大志不

敢謂其乘之而浪破千層

雖列子之冷然吾未見其御之

而旬有五日

正是萬里塵沙陰晦暝

幾家門戶响敲推

多情折盡海棠柳

底事掀開杜屋茅

有個好一陣大風也。那真君按劍在手，叱曰：「風伯等神，好將此風息了。」那風湏臾之間寂然不動。誰知那些孽怪又弄出一番大雨來，則見

石燕飛翔

商羊鼓舞

滂沱的雲中瀉下，就似傾盆，忽

刺的空裡注來，豈因救旱

逼逼剝剝打得那園林蕉葉東

一片西一片翠色闌珊

淋淋節節滴得那池沼荷花上一

瓣下一瓣紅粧零亂

溝面洪盈，倏忽間漂去高鳳庭前麥

簷頭長溜湏臾裡洗却周武郊外兵

這不是鞭將蜥蜴

碧天上祈禱下的甘霖

這却是驅起鯨鯢滄海中噴將來

的唾沫

正是茅屋人家烟火冷

梨花庭院夢魂驚

添濁水通魚入

地秀蒼苔滯鶴行

真個好一陣大雨也真君又按劍叱曰兩師等神好將此雨止了那雨一霎時間半點兒也沒有了真君乃大顯法力奔往毒蛇精陣中將兩口寶劍揮起把那長蛇精揮為兩段又將那五六十蛟黨一槩誅滅於是真君逕往群蛟之所尋取孽龍斬之那孽龍開得斬了蛇精傷了許多黨類那蛟兒心裡肯干休就呼集一黨蛟精約有千百之衆人多口多罵着真君騷道野道你不合這等上門欺負人於是呼風的呼風喚雨的喚雨作霧的作霧興雲的興雲攪烟的攪烟弄火的弄火一齊奔向前來真君將兩口寶劍左砍右斫那蛟黨多了怎生收伏得盡况有君此時未傳得諸般飛騰之法只是個陸地神仙那孽龍到會變化冲上雲霄就變成一個大鳥兒真個

似銅釘收利 嘴如鐵鎖堅剛 展開隻翅欲飛揚 好
似大鵬模樣 雲裡叫時聲大 林端立處頭昂 紛紛
雀盡潛藏 那個飛禽敢攔

只見那鷹兒在半空展翅忽喇地撲將下來到把真君臉上搥
了一下搥得血流滿面真君忙揮劍斬將那鷹又飛在半空中
去了真君沒奈何只得轉回家中那些蛟龍見傷得性命多
了亦各自收陣回去却說真君見孽龍能變化欲來吳君處
相訪吳君接入問曰許君至此有何見諭真君曰吾即有一孽
龍精毒害生民區區曩者在艾城山煉丹被其湯水加害吾驅
以神兵擒其蛟龍金板石壁然孽龍族類甚衆一呼百集竟與
吾比勢若不除之必為江南大患今特相訪願示破蛟之策吳

守符命四百年
謹母恪遵至教

謹母法授真君



傳飛騰三五法許君頓悟真詮



君曰孽龍神通廣大變化無窮久為民害小老素有剪除之心
但恨道法殊欠莫能取勝吾持疑未決者久之汝今既擒蛟龍
孽龍必然忿怒愈加殘害江南休矣真君曰既如此將復奈何
吳君曰我近日聞得鎮江府丹陽縣地名黃堂有一女直謚母
深通道術吾與汝一同敘往師之叩其妙道然後除此妖物未
為晚也真君一聞此言喜不自勝遂乃整治行囊與吳君共往
黃堂謁見謚母謚母曰二公何人也到此有何見諭真君曰其
姓許名遜某姓吳名猛今因江南有一孽龍精大為民害吾二
人有心殄滅奈法術殊欠久聞尊母道傳無極法演先天吾二
人逕來懇求望指示仙訣實乃平生之至願也言訖跪拜伏於
地下謚母曰二公請起聽我言之君等乃夙稟奇骨仙名在天

昔者孝悌王自上清下降山東曲阜
世晉代當出一神仙姓許名遜傳五
下金丹寶鑑銅符鐵券并飛步斬邪
公傳授於我蘭公又使我收掌以法
今既來吾當傳授於汝於是選擇
券金丹寶鑑并正一斬邪之法三
并各樣符錄悉以傳諸許君今學
曰君昔者以神方為許君之師今
當退而反師之也况王真三晉其
使總領仙籍自今以後宜以許
歸心中暗想今幸得聞謠母之
縣蘭公之家謂蘭公曰後
至道是為衆仙之長遂留
之法傳授與蘭公後令蘭
汝等積有四百餘年矣子
日依科設儀付出銅符鐵
飛騰之術及諸靈章秘訣
乃法五雷法
母所傳謠母又謂吳君
悌王之道惟許君得傳汝
元即御史許君位高明大
為長真君傳道以畢將欲辭
每咸必當再來謁拜方可盡

弟子之禮真君只是心中志願。未
真君曰子從此以後勿來謁我。
望南擲去其香茅隨風墜云。謚母謂
十里尋認香茆落在何處。其處立吾
來謁足矣。謚母言罷只見空中忽有
凌空而去。其時吳許二君望空拜送。
跡行至西山之南四十里。覓得香茆
此地建立祠宇。亦以黃堂名之。今匠
崇真觀期以八月初三日必往朝謁。
立壇悉依謚母之言。將此道法傳
為師焉。自此二人始有飛騰變化。

言謚母即先知之。乃對
帝卿矣。乃取香茅一根
不君曰子於所居之南數
里宇每歲逢秋一至吾廟
龍鳳輦之駕來迎。謚母即
即還本郡。遂往尋飛茆之
叢。已生發茂盛。二君遂於
入塑謚母寶像。嚴奉香火。
至今朝謁真君亦於黃堂
於吳君吳君則又拜真君
術回至小江寓客店主人

宋氏進酒食和特二君感其恭敬入厚賜酒致宋氏固辭不受
真君曰世人多貪財物今汝恭敬我等又不取酒價是可敬也
遂求筆畫畫一松樹於其壁上而去自二君去後其松樹青鬱
鬱如生風動則其枝搖搖月來則其影淡淡露下則其色濕濕
往來觀者日以萬計去則皆留錢謝之宋氏遂至巨富後其江
漲潰堤市店屋俱漂惟松壁不壞今此松湖市宋氏初食於此二君回至西
寧聞得蛟孽腥風葉人真君大怒曰口與此孽誓不兩立試看
二次斬蛟何如且聽下面分鮮

第十回

許旌陽二次斬蛟

衆生徒雲集投師

却說孽龍精被真君其族類心甚妬又聞吳君全真君往黃

堂學法於是命蛟黨先入吳君所至
真君來至西寧其縣中社伯采謁其
一縣鬼神之主縱容他為害是何如
大法力無邊非社伯所能制者真君
龍精見真君至統集蛟黨湧起十數
見得好狠

只聽得潺潺聲振谷 又見那滄
奔走 猛湧波如雪捲頭 千丈
泛山巖 冷冷如漱玉 滾滾似
回湍湫湫漩渦圓 低低凸凸隨
真君見了這等大水恐壞了居民盤

地方殘害生民為災降禍
若曰此地妖氣甚盛汝為
祀社伯答曰妖物神通廣
八怒社伯再三服罪忽孽
入水頭那水波濤泛漲怎
勢漫天 雄威响若雷
為漫道路 萬層濤激
張 觸石滄海噴碎玉
大勢瀾漫上下連
居民田禾急亡里

將手中寶劍望空書符一道叫道水伯急急收水水伯收得水
還其君大怒水伯道常言潑水難收且從容些真君欲責水伯
水伯懼湏臾間將收水了依舊是平洋陸地真君誤着寶劍還
斬孽龍那孽龍變作一個巡海夜叉持鎗相迎這一場好敵
真君劍砍妖怪鎗迎劍砍霜光噴烈火鎗迎銳氣迸愁
雲一個是洋子江生成的惡怪一個是靈霄殿差下的
仙真那一個揚威耀武欺天律這一個禦暴除災轉法
輪真仙使法身驅霧魔怪爭強浪滾塵兩家努力爭
功績皆為洪都百萬民
那蛟龍見孽龍與真君正殺得英雄一齊前來助戰忽然弄出
一陣怪砂來要把真君眼目遮蔽好擒着真君只見

似霧如烟初散漫 紛紛謁謁下天涯 白茫茫到處無人
眼 昏昏暗暗飛時或路差 打柴的樵子失了伴 採藥的
仙童不見家 細細輕飄如麥麵 粗粗翻覆似芝麻 世
間朦朧山頂暗 長空迷沒太陽遮 不比塵囂隨駿馬 難
言輕軟觀香車 此沙本是無情物 登時刮得眼生花
此時飛沙大作 那蛟黨一齊吶喊 真君呵了仙氣一口化作一
陣雄風 將砂刮轉 吳君在高阜之上 觀看妖孽 更有許大神通
於是運取掌心螢雷 望空打去 雖風雲雷雨 乃蛟龍所喜的 輕
此係吳君法雷 專打妖怪 則見

運之掌上 震之雲間 虺虺兢兢可畏 鼎鼎剴剴初聞
燒起謝仙之火烈 推轉阿香之車輪 音赫赫就似撞八

之鼓音聞天地 聲嚶嚶又如放三邊之砲何振軍屯
鮮使劉先主失了雙筈 鮮使蔡元中繞過孤墳 曾破却
高緝之石塊 曾轉了薦福之碑文 迅速厥聲聞之不及
掩耳 威赫大怒當之誰不銷魂 真個天仙手上玄機括
蛟龍胸中心膽寒

却說那群孽聞得這個法雷驚天動地之聲倒海震山之怒
唬得魂不附體更見真君那兩口寶劍寒光閃閃殺氣騰騰那
孽龍當抵不住就換了夜叉之形不知變了個甚麼物件潛蹤
遁迹隱隱的逃走了真君乃捨了孽龍追殺蛟龍蛟龍四散
逃去真君追二蛟至鄂渚忽然不見路途三老人侍立
今為三聖王廟
真君曰吾追蛟孽至此失其蹤跡汝三老曾見否老人指曰

敢伏在前橋之下今號為伏龍橋真君聞言遂至橋側仗劍叱之蛟黨大驚奔入大江藏於深淵今號為龍窟真君乃即書符數道勒遣符使驅之蛟孽不能藏隱乃從上流奔出真君揮神劍斬之上今號為龍口此二蛟皆孽龍子也江中流水變為紅血真君復回至西寧以怒社伯不能稱職乃以銅鎖貫其祠門禁止民間不許祭享社伯今分寧縣城隍廟正門常閉居民祭祀者亦少也乃令百姓崇祀小神其神姓毛兄弟三人指引真君橋下斬蛟今封叶佑侯血食甚盛人民叩之亦多靈應真君見吳君謂曰孽龍潛逃蛟黨奔散吾欲遍尋踪跡一併誅之吳君曰君自金陵遠回公孫宣夫人且須問省吾諒此蛟孽有師尊在豈能復恣猖狂特徐徐除之於是二君回過盤城縣赴針洞真君曰後此洞必有

然出。吾當鎮之。遂取大杉木一根。書符其上。以爲標。至今
不可過。奉新縣地名藏溪。又名蛟穴。其中積水不竭。其君曰。此
溪乃蛟龍所藏之處。遂舉神劍劈破溪傍巨石。書符鎮之。今有
蛟石尤在。又過新建縣地名喚早湖。湖中水蛭甚多。皆是蛟
奴隸。散入田中。吮人之血。其君惡之。遂乃將藥一粒投於湖中。
其蛭永絕。今名復歸。郡城轉西山之宅。回見父母。一家具慶。不
在話下。却說真君屢敗薩龍仙法。愈顯神通。魚鱗妙合。乾坤仁
德普於人間。聲名傳呼海內。於時普天之下。求爲弟子者。不下
千數。茲不能盡。術單題數人。他日上昇者。開列於左。一人姓曹
名亨。字興國。泗水人也。天姿明敏。博學多能。脩先天後天之教。
能知過去未來之事。神人孫登見之。曰。子骨秀神慧。他日必作

雲外客言乃潛心學道遊於江南居在豫章豐城之真陽觀
真君得傳法教授於門下真君曰吾觀興國器量弘雅神色清
厲可任吾道遂將神方秘訣悉傳之又有一人姓時名衡字
道陽鉅鹿人也少出家居東海沐陽縣奉仙觀脩老子之教因
入四明山遇神人教以胎息道引之術頗能辟殺亦頗能役使
鬼神是時聞真君道法盛行徒步踵門願克弟子真君見其有
神仙之才納於門下授以妙訣又有一人姓甘名執字伯武豐
城人也乃草澤布衣之士不求聞達惟喜脩真之事聞真君道
法顯揚徑從師之真君異其才器授以妙道又一人姓施名空
字木王沛郡人也乃鄉閭勇壯之士其祖施淵仕吳因徙居九
真山為縣令狀貌雄傑勇捷多力是時聞真君所教立功投於

門下真君視其人勇敢決烈大喜曰他日斬蛟成孽皆此人立功也遂納於門下傳授妙訣仍使之與甘戰二人執劍時常侍立左右真君道法既高弟子益衆卻之而不可得乃削炭化為美婦數百人夜散群弟子寢處而試之次早驗之未被炭婦汚染者得十人而已即異時上昇之諸徒也

陳勲 周廣 曾亨 時荷 黃仁寬

施岑 彭伉 眇烈 甘戰 鍾離嘉

這弟子十人未被炭婦染汚者真君嘉之凡周遊江湖誅蛟斬蛇無不時刻相從其餘被炭婦所汚者悉皆自愧而去今炭婦在真君謂施岑眇烈曰此今妖孽為害變化百端無所定向汝二人可向鄱陽湖中追而尋之施眇欣然領命仗劍而去夜至鄱

陽湖中登眺臺之上以望之

今鉅河口眺臺俗呼爲釣臺非也此蓋施躬眺望妖壑出沒之所

但見一物隱隱如蛇昂頭擺尾橫亘數十里施岑曰妖物今在

此乎即拔劍揮之斷其腰至次日天明視之乃蜈蚣山也

至今其山

斷腰仙施岑謂躬烈曰黑夜吾認此山以爲妖物今誤矣吾今

與汝尚當盡力追尋却說孽龍精被真君殺敗更傷了二子并

許多族類咬牙嚼齒以恨真君一日又聚集衆族顛商議欲往

小姑潭求老龍報仇衆蛟鯉曰如此甚好孽龍乃奔入小姑潭

潭底那潭不知有幾許深諺云大姑闊萬丈小姑深萬丈所以

叫做小姑潭那孽龍到萬丈潭底只見

水泛泛漫天

浪層層拍岸

江中心有一座小姑山雖是

個中流砥柱

江下面有一

所老龍潭却是個不朽龍宮

那龍宮蓋的碧磷磷萬萬年 那龍宮廟的光閃閃孔雀屏
那龍宮里的疎朗朗翡翠簾 那龍宮擺的彎環環虎皮椅
只見老龍坐在虎椅之上 龍女侍在堂下 龍兵繞在宮
前 夜叉立在門邊 龍子龍孫列在階上 真個是江心
渺渺無雙景 水府茫茫第一家

却說那老龍出處他原是黃帝荆山鑄鼎之時騎他上天他在
天上貪毒九天玄女拿着他送與羅罔闡尊者尊者養他在鯀
孟裡養了一百年他貪毒的性子不改走下世來就喫了張果
老的驢傷了周穆王的八駿朱漫評心懷不忿學就個屠龍之
法要下手着他他又藏在巴蜀地方一人家後園之中桶子裏
面那兩個着棋的老兒想他做龍脯他又走到葛陵中來撞着

賈長房打一捧他就忍着眼淚奔走華陽洞去那曉得吳綽的斧子文利害。當頭一劈受了老大的虧苦。頭腦子雖不曾破却失了項下這一顆明珠。再也上天不得。因此上拜見小姑娘娘求得這所萬丈深潭。蓋造個龍宮之內。投拜老龍哭哭啼啼的兒子傷了他的族類。草草大大小小那一個不泪下。輔唇亡齒寒。許遜既這等。遜傳了謔毋飛步之法。又得輕敵老龍曰。他縱有飛步。劍斬我老龍不得。於是即作個天神模樣。三頭六臂黑臉。掠

牙則見

身穿着重重鐵甲

手提

利利鋼叉

頭戴着金盔閃閃

耀紅霞

身跨着奔奔騰騰

的駿馬

雄糾糾英風直奮

威凜凜殺氣橫加

一心

要與人報冤家

古古怪怪的

好怕

却說那老龍打扮得這個模樣
個個稱奇道好一個粧束孽龍
你看他怎生打扮則見

江夜叉守宮將卒人人啣米
小提身一變也變作天神模樣

箇烏鳥趙玄壇般黑

身抵

鄧天王般長

手持張單德

丈八長鎗

就好似斗口靈

的行狀

口吐出萬仙真君

的騰騰火焰

頭放着華光

尊薩的閃閃豪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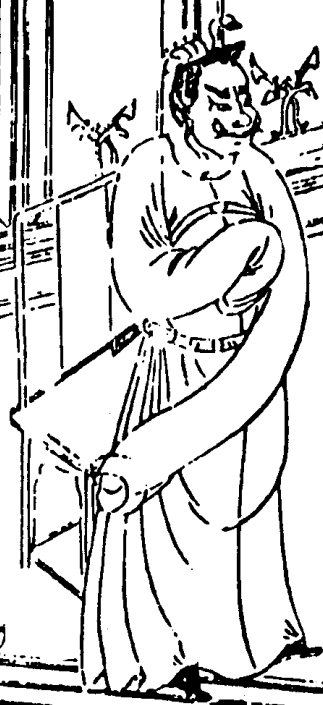
威風不減

蛟黨已誅孽畜尚然懷舊恨

老龍相助發精



真仙無敵老龍何必逞神通



俞辛張

更不比前番模樣

却說那孽龍亦如此打扮。龍宮之內亦是人人喝采。個個誇奇。那老龍打一個旋風奔上岸來。孽龍亦打一個旋風也奔上岸來。只見那些蛟黨并孽龍的兒子接見了。歡歡喜喜。於是奮武揚威。騰雲駕霧而來。不在話下。施岑與昝烈從高阜上一望見那妖氣彌天。他兩個少年英勇也。不管他勢頭來得大也。不管他黨類來得多。就掣手中寶劍。跳下高阜來。與那些妖孽大殺一場。施昝二人雖傳得真君妙訣。終是寡不敵衆。三合之中。當抵不住敗陣而走。那老龍與孽龍隨後趕殺。施岑大敗回見真君。具說前事。真君怒遂提著兩口寶劍。命甘戟時荷二人同去助陣。於是駕一朵祥雲。教奔老龍列陣之所。大戰一場。且聽下

第十一回

許旌陽三次斬蛟

許旌陽追殺蛟黨

却說老龍列成陣勢。老龍居左。孽龍居右。其餘蛟黨往來助陣。真君按下雲頭。立在妖孽對面。那孽龍見了。自古言人相見分外眼睜。就提那長鎗。逕來搶着真君。老龍亦舉起鋼叉。逕來叉着真君。好一個真君。展開法力。將兩口寶劍。左遮右隔。只見

這一邊揮寶劍對一枝長鎗。倍增殺氣。那一邊揮寶劍架

一管鋼叉。頓長精神。這一邊砍將去。就似那呂梁瀉下的

狂瀾。如何當抵。那一邊斫將去。就似那蜀山崩了的土塊。怎樣支撐。這一邊施高強武藝。殺一個鵠。入鴉群。那一

遙頭凜烈威風殺一個虎奔羊穴。這一邊用一個風掃殘紅的法子殺得他落花片片墜紅泥。那一邊使一個浪滾陸地的勢兒殺得他塵土茫茫歸大海。這一邊當着孽龍就好像趙子龍盤河戰文丑。那一邊低着老龍又好似關雲長古城戰蔡陽。真個是撥開巖地翻天手。要斬興波作浪邪。

却說那老孽二龍與真君混戰未分勝敗。後翻身騰在半空。却要呼風喚雨。飛砂走石。來捉真君。此時真君已會騰雲駕霧。遂赶上雲端。米戰二龍。二龍又在半空中殺了多時。後落下平地。又戰那蛟蜃。見真君法大。二龍漸漸當抵不住。一齊掙殺過。來時荷其戰二人。乃各執利劍。亦殺入陣中。你看那師徒們橫

得直攬那些好孽恁生抵敵得住那老龍力氣不加三頭中虎
真君傷了一頭六臂中被真君斷了一臂迷化陣清風去了孽
孽見老龍敗陣心下慌獐恐被真君所捉亦化作一陣清風望
西而去其餘蛟黨見孽龍老龍敗陣各自逃散有化作螽斯在
麥隴上逼逼剝剝跳的有化作青蛇在棘樹上嘈嘈雜雜鬧的
有化作蚯蚓在水田中扭扭屹屹走的有化作蜜蜂在花枝上
揚擾嚷嚷採的有化作蜻蜓在雲霄里輕輕款款飛的有化作
土狗子不做聲不做氣躲在田塆下的彼時真君追趕妖孽走
在田塆上經過忽失了一足把那田塆踹開只見一道妖氣迸
將出來真君急忙看時只見一個土狗子躲在那里真君將劍
一揮砍成兩截原來是孽龍第五子也後人有詩嘆曰

自咲蛟精不見機
又斬親生第五兒

苦同仙子兩相持

今朝揮起無情劍

却說真君斬了孽龍第五子急忙追尋孽龍不見蹤影遂與二
弟子且回豫章吳君謂真君曰目今蛟黨遠感未曾誅滅孽龍
有此等助威添勢豈肯罷休莫若先除了他的黨類使他勢孤
力弱一舉可擒此所謂射人先射馬之謂也真君曰言之有理
遂即同施岑并陳陳勳等烈鍾離嘉群弟子隨已出外追斬蛟
黨猶恐孽龍精潰其郡城留吳君彭抗在家鎮之於是真君全
群弟子或登高山或往窮谷或經深潭或詣長橋或歷大湖等
處尋取蛟黨藏之真君一日至新吳地方忽見一蛟變成一水
牛欲起洪水淹沒此處人民喘氣一口漲水一尺噉魚二口長

永二尺真君怒曰此蛟黨恣害也遂揮劍欲斬之那蛟見了
真君魂不附體逃奔入潭中而去真君即立了石碑一片作鎮
蛟之文以禁之其文曰

奉命太玄 得道真仙 初終初始 先地先天 無逆法
界 玄之又玄 勤脩無道 白日昇仙 神劍落地 符

法昇天 妖邪喪膽 鬼精逃潛

其潭至今名曰鎮龍潭其石碑至今尤存也一日真君又行至
海昏之上聞有巨蛇據山為穴吐氣成雲長有數里人畜在氣
中者即被吞吸江湖舟船多遭其覆溺大為民害施岑登北嶺
之高而望之見其毒氣漲天乃嘆曰斯民有何不幸而又遭其
害也遂稟於真君欲往誅之真君曰吾聞此畜妖氣最毒猶突

其氣者十人十死百人百亡。須待時而往。良久俄有一赤鳥飛過。真君曰可矣。言赤鳥報時。天神至。地神臨。可以誅妖。遂引群弟子前至蛇所。伏劍叱曰。妖物汝敢害人麼。其蛇奮然躍出。深穴舉首高數十丈。眼若火炬。口似血盆。鱗似金錢。口中吐出一道妖氣。則見

一冥冥漾漾。比虫尤迷敵的大霧。昏昏暗暗。例元規汚人的。一飛壁飛去飛來。却似那漢殿宮中結成的黑塊。滾上滾下。又似那太山巖裡吐出的頑雲。大地之中。遮蔽了峯巒。嶺岫。長空之上。隱藏了日月星辰。瀾瀾漫漫。漲將開千有百里。霏霏拂拂。當着了十無一生。正是妖蛇吐氣三千丈。千里猶聞一陣腥。

真君見妖蛇氣毒穢穢莫開遂呼了一口仙風吹散其氣乃率其弟子各揮寶劍鄉人摩旗播鼓吶喊振天相助妖蛇全無懼色奔將過來真君乃運起法雷劈頭打去兼用神劍一指蛇乃却步施岑并戰二人乃奮勇飛步縱前施踏其首并端其尾這個蛇那些是如常山之勢首動尾應真君遂以劍劈破其額陳慥引劍當中腰斬之蛇腹遂兩裂開忽有一小蛇自腹中走出長有數丈施岑欲斬之真君曰彼母腹中之蛇未曾見天以猶不曾加害於民不可誅之遂叱曰畜生好去我放汝性命毋得害人小蛇懼怯奔行六七里聞鼓噪之聲猶反聽而顧其母今為蛇群弟子并請追而戮之真君曰既放其生而猶追而戮之是心無惻隱口有雌黃者吾不為也蛇子遂得入江今有蛇

吳城其地靈宋真宗封靈昭應大陀既死其骨聚而成
洲今漢州真君入海昏經行之處皆晉壇靖凡有六處通侯時
之地為七。一曰進化靖。二曰節奏靖。三曰丹符靖。四曰華表靖。
五曰紫陽靖。六曰霍陽靖。七曰列真靖。其勢布若星斗之狀。蓋
以鎮壓其後也。其七靖今皆為巨蟒既誅妖血汚創於是洗磨
之。且削石以試其鋒。其七靖今皆為巨蟒既誅妖血汚創於是洗磨
莫盡更有靈龍精通靈不測。今知我在此。若伺隙潰我。即城恐
吾君彭抗二人。莫能懾服。莫若棄此而歸。施岑是個勇士。謂曰
此處妖孽甚多。且尋幾日殺幾個回去却好。真君曰。吾在外月
久。恐吾即發黨。又聚作一處。可速歸除之。於是悉離海昏而行。
海昏鄉民感真君之德。遂立真君生祠。四時享祭。不在話下。且

諸將皆精知真君領弟子等出海等處誅滅已之族類心
痛恨欲將豫章即滾成一海以報前仇遂聚集敗殘蛟黨尚有
七八百餘孽龍曰昨夜月離於井今夜酉時主天陰晦風雨
大作我與爾等稱此機會把豫章即滾而沉有何不可此時
正是午牌時分吳君猛與彭君抗恰在西山高處舉目一望只
見妖氣漫天乃曰許師往外誅妖不想妖氣盡聚於此言未畢
忽見豫章即吐伯井土地等神衆見吳君說道孽龍又聚了八
百餘蛟黨欲攪翻江西一壟變作滄海只待今夜酉牌時分風
雨大作之時就要下手有等居民聞得孽龍這樣言語皆來小
神廟中叩頭磕腦叫小神保他我想江西不沉却好若沉了時
節正是泥菩薩落水自身難保還保得別人伏望尊仙怎生區

虞吳君聽說此事。到吃了一大驚。遂與彭君急忙下了山頭。吳君謂彭君曰。爾且仗劍一口。驅使神兵。先往江前江後尋避彭君去了。吳君乃上了一座九星的法壇。取過一個五雷的令牌。仗了一口七星的寶劍。注上一碗五龍吐的淨水。念了幾句咒羅恒那九鳳破穢真君的神呪。押了一個三台的真訣。步了一個八卦的神罡。乃飛符一道。遞差年值功曹。送至日宮太陽帝君處投下。叫小太陽帝君把這個日輪兒緩緩的沉下。却將酉時翻作午時。要如魯陽揮以長戈。即返三舍。虞公指以短劍。却轉幾分的日子。又飛符一道。遞差月值功曹。送至月宮太陰皇君處投下。叫那太陰皇君把這個月輪兒緩緩的移上。却將亥時扯作酉時。就要如團圓離海角。漸漸山雲。備此夜一輪滿。

下叫那風伯今晚將大風息了一氣不要吹噓萬竅不要怒叫
切不可過江撥起龍頭浪拂地吹開馬足塵就樹振將黃葉落
下山推出白雲來又飛符一道還差時值功曹送至雨師處投
下叫那雨師今晚收了兩脚休得要點點滴滴打破芭蕉淋淋
漓漓洗開芭蕉顏山黑霧傾瀉雲倒海衝風潑急湍勢似陽侯
夸瀾澎湃如項羽戰章邯又飛符一道差那得令大神運到雷
神處投下叫那雷神今晚將五雷轟着休得要驅起那號令放
出那霹靂轟轟烈烈使一鳴山岳震動禹門開響激天關轉
盤旋地穴來又飛符一道差着急脚大神送至雲師處投下叫
他今晚捲起雲頭切不可管氣氣急急遮掩天地渺渺漠漠蒙蔽

江山使那重重異鳳飛。層層疊疊從龍出。遠渡太行遊子思親
切。巫峽襄王入夢多。吳君道符已畢。又差那杜伯等神。火速報
知真君。急回豫章。卽懾伏群妖。毋得遲悞。吳君調撥已畢。遂親
自仗劍鎮壓群蛟。不在話下。却說孽龍精。只等待日輪下去。月
光上來的酉牌時分。就呼風喚雨。驅雲使雷。把這豫章一郡滾
沉。不想長望短望。日頭只在未上。照耀。叫他去。那日頭就相
似縛了一條繩子。再也不下去。孽龍又招那月輪上來。這月輪
就相似有人扯住著他。再也不上來。孽龍怒起。也不管酉時不
酉時。就命取蛟鼈。大家呼著風來。誰知那風伯。傳了吳君的符
命。半空中叫道。孽龍。你如今學這等乖。却要放風。我那個聽你。
孽龍呼風不得。就去叫雷神打雷。誰知那雷神。傳了吳君的符

命半下見不响孽龍道雷公雷公我往日喚你少可有千百聲
今日半點聲氣不做敢害啞了雷神道我到不害啞只是你今
日害頭孽龍見雷公不响無如之奈只得叫聲雲師快與雲來
那雲師進了吳君的符命把那千鱗萬鱗之雲只卷之退藏於
密那肯放之彌於六合只見玉宇無塵天清氣朗那雲師還在
半空中唱一個萬里長空收暮雲燕子哩孽龍見雲師不肯與
雲且去問兩師討雨誰知那兩師亦進了吳君的符命莫說是
千點萬點洒將下來就是半點兒也是沒有的孽龍精望日日
不沉招月月不上呼風風不至喚雨雨不來驅雷雷不响使雲
雲不興直激得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還謂衆蛟黨曰我不
要風雲雷雨一小小豫章郡終不然滾不成海遂並開鱗甲翻

身一轉把那江西章江門外就沉了數十餘丈吳君看見即忙
飛起手中寶劍駕起足下祥雲直取孽龍孽龍與吳君廝戰彭
君亦飛劍助敵此江西城外大殺一場不知勝負若何且聽下
面分解

第十六回

許旌陽次斬蛟

龍王太子輔孽龍

却說吳彭二君與那七八百蛟黨并孽龍廝殺孽龍招取黨類
一湧而至在上的變成無數的黃蜂撲頭撲腦亂下在下的變
成滾滾的長蛇過足亂繞孽龍更變作個金剛菩薩無長不長
無大不大手執金戈與吳君彭君混戰好一個吳君又好一個
彭君上殺個雪花蓋頂戰住狂蜂下殺個枯樹盤根敵住長蛇

中邪怪子翻身抵住。孽龍自未時殺定殺近黃昏。忽真君全看諸弟子到來。大吶一聲。許遜在此孽龍腹中。諸蛟皆有懼色。孽龍見了真君。咬定牙根。要報前仇。乃謂群蛟曰。今日遭此大難。我與爾等生死存亡。正在此舉。此一戰我等勝前仇。可復許遜。勝我與爾等死。無唯類矣。於是諸蛟踴躍言曰。父子兄弟當拚命一戰。其決雌雄。奈何怯乎。遂與孽龍精力戰。真君怎見得利害。

愁雲蔽日 殺氣漫天 地覆天翻 神愁鬼哭 仙子能造法力 妖精許大神通 一個萬丈潭中孽怪舞着金戈 一個九重天上真仙飛將寶劍 一個梭梭層層甲鱗鏖動 一個變化化手段高強 一個呵一口妖氣霧漲雲

孽怪罔知率黨類爭強紙殘軀命

門徒同戮孽龍



真君有聖同門徒力戰益壯仙威



迷。

一個吹一口仙風。天氣明。

一個有蛟子蛟孫助。

耀武。

一個有仙徒仙弟佐他揚威。

一個領蛟子蛟孫助。

真仙恰好似八十萬曹兵塞赤壁。

一個同仙徒仙弟以妖

孽却好似二十八漢將開昆陽。

一個是妖孽中教他作班

頭。一個是神仙中推他為領袖。

一個翻江流攪海水重

重疊疊湧波濤。

一個撼乾樞搖坤軸。烈烈轟轟連霹靂。

一個要為族類報了冤仇。

一個要為生民除將禍害。

正

是兩邊齊角力。

一樣顯神機。

到頭分勝敗。

畢竟有雄

雌。

却說孽龍精奮死來戰真君。真君正要拿住他。以絕禍根。那些蛟鯢終是心中懼怯。真君的弟子們各持寶劍。或斬了一兩個。

的或斬了三四個的或斬了五六個的噴出腥血一片通紅周
廣一制又將孽龙的第二子斬了其餘蛟黨一個個變化走去
只有孽龙與真君獨戰回頭一看蛟黨無一人在身傍也只得
跳上雲端化一陣黑風而走真君急追赶時已失其所在乃全
衆弟子回歸真君謂吳猛曰此皆若非君之法力數百萬生靈
盡葬於波濤中矣吳君曰今仗尊師殺退蛟孽不然弟子亦危
也却說孽龙屢敗除殺死族類外六子之中已殺去四子衆蛟
黨恐真君誅已心怏怏不安盡皆變去止有三蛟未變三蛟者
其二蛟係孽龙子其一蛟係孽龙孫藏於新建洲渚之中其餘
各蛟形為人散於各郡城市鎮中逃避災難一日有直君弟子
魯亨入於城市見二少年狀貌殊異詢恭長揖魯亨問曰公非

許君高門乎。曹亨曰：然。既而問少年曰：君是何人也？少年曰：僕家居長安，累世崇善，遠聞許公深有道術，誅邪斬妖，必仗神劍。願開此神劍，有何功用？曹亨曰：吾師神劍功用甚大。指天天開，指地地裂，指星辰則失度，指江河則逆流。萬物不敢當其鋒，千妖莫能撓其銳。出匣時霜寒雪凜，耀光處鬼哭神愁。乃天賜之至寶也。少年曰：世間之物，不知亦有何物可當賢師神劍而不為其所傷也？曹亨戲謂之曰：吾師神劍惟不傷冬瓜葫蘆二物耳。其餘他物皆不能當也。少年聞言，遂告辭。曹亨相別而去。曹亨亦不知少年乃是蛟精所化也。蛟精一聞冬瓜葫蘆之言，盡說與黨類知悉。真君一日以神劍授弟子施岑，牛戰令其遍尋蛟黨，誅之。蛟黨以其施二人追尋甚緊，遂皆化為葫蘆冬瓜。既

滿江紅 真君夢秀峯之顛望之乃呼施岑其戰謂曰江中所浮
者非葫蘆寒瓜乃蛟精餘黨也汝二人可假水內斬之於是施
岑并戰飛步水上舉劍望葫蘆亂砍盡寒瓜葫蘆乃是輕浮之
物一砍即入水中不能得破正懊惱之間忽有過往大仙在虛
空中觀看遂令杜伯之神變為一八哥鳥兒在施岑并戰頭上
叫曰下剔上下剔上施岑大悟即舉劍自下剔上滿江蛟黨約
有七百餘性命連根帶蔓悉無蹤跡江中碧澄澄流水變為紅
滾滾波湧止有三蛟未及變形者因而獲免真君見蛟黨盡誅
遂封八哥鳥兒頭上一冠所以至今八哥兒頭上皆有一冠
真君斬蛟黨後人有詩嘆曰

神劍利刃石為荆

碧波江上剔葫瓜

孽龍黨類思翻海

不覺江心殺自家

且說孽龍精所生六子。後入貨長汝又生三子總共有九子已誅其四蛟常千餘。但被真君誅滅止有第三子與第六子并有一長孫藏於新建縣洲渚之中。尚得番命。及聞真君盡誅其蛟類乃大哭曰。吾父未知下落。今我等兄弟六人傳有子孫六七百并其族類共計千餘。今皆被許遜勦滅止番我兄弟二人并一姪在此。吾知許遜道法高妙。豈肯容我叔侄們性命。不如前往福建等處逃躲。殘生再作區處。正欲起行。忽見真君同弟子耳帳施岑卒至。三蛟急忙逃去。真君見一道妖氣衝天而起。乃指與耳施二人曰。此處有蛟黨未滅。可追去除之。以絕其根。真君遂與耳施二人飛步而行。跡蹤追至半路施岑邪劍斬去一尾。追至福建延平。

府地名潯潭九里潭其一蛟即藏於深潭之中真君召鄉人謂
曰吾乃豫章許遜今追一蛟精至此伏於此潭吾今將竹一根
插於潭畔石壁之上以鎮壓之不許殘害生民汝等居民勿得
砍去言畢即將竹插之乃鴈之曰此竹君厭許汝再生此竹若
茂不許再出至今潭畔其竹毋若凋零則復生一筍成竹替折
復茂今号為許真君竹至今其竹一根在世更有一蛟被真君
與耳施二人趕至福建建寧府崇安縣有一寺名懷王寺其寺
有一長老法名全善禪師在法堂誦經忽見一少年走入寺中
哀告曰吾乃孽龍之子今被許遜勦滅全家追趕至此甚可憐
憫望賢師救我一命後當重報長老曰吾聞豫章許遜道法高
妙慧眼通神吾此寺中何處可躲少年曰長老慈悲為念若肯

救拔小人。小人當化作粟米一粒藏於賢師掌中。待許遜到寺。賢師只合掌誦經。方保無事。長老遂以允諾。少年即化為粟米一粒入於長老掌中。縣吏真君與甘戰施岑二人趕入寺中。謂長老曰。吾乃豫章許遜。趕一蛟精至此。今在何處。可令他出來見我。長老也不答應。只管合掌拱手。口念真經。真君不知藏在長老掌中。遍尋不見。遂往寺外前後各處尋之。並不見踪跡。施岑曰。想蛟精去矣。五等合往他處尋趕。却說蛟精以真君去寺已遠。乃復化為少年。拜謝長老言曰。深蒙賢師活命之恩。無可報答。望賢師分付寺中。着令七日七夜。不要撞鐘擡鼓。容我報答一二。長老依言分付師兄弟。徒弟徒孫等。訖及至三日。只見寺中前後狂風頓起。冷氣飈飈。土木自動。長老驚謂僧衆。

曰吾初壁龍之子。本是害人之物。得戒救命。教我等七日七夜。不動鐘鼓。今止三日。風景異常。想必是他把言語哄我。若不打動鐘鼓。莫說望他報恩。此寺及然遭害。那時悔之晚矣。於是即令僧衆撞起那東樓上華鐘。那鐘兒响了一百單八聲。葉榮汪汪正是梵王宮裡鯨音吼。商客舟中夜半聞。又打起那西樓上畫鼓。那鼓兒响了一個三起三燕。丁丁東東。正是餓若雷鳴雲漢上。恍疑鼙吼海濤中。那蛟精聞得鐘鼓之聲。喫了一驚。即轉身又化為少年。回到寺中。來見長老。言曰。前日分付寺中七日勿動鐘鼓。意欲將寺門外前後高僧。盡成萬畝良田。報答吾師活命之恩。今纔三日。上僧已動鐘鼓。長老以狂風頓起。山

勤地動為對邦少年不勝。今人往寺外前後觀之。但見高峻之處皆盈得坦平。水流不竭至今懷王寺中不止千担設種良田蓋亦蛟精報恩所致却說真君離了寺門遙尋不見蛟精乃復回高處。只見好氣依原還在寺中乃與井施二人又來寺中尋覓其蛟精知真君復來即先化為一僧拜辭長老言曰吾族中有眾千餘皆被許遜誅滅兄弟六人已亡其四吾父又未知存亡何如吾今悔改前非脩行悟道言畢垂泪而別真君果復至寺中只見妖氣出外遂乃躡跡追至建陽地名葉墩遙見一僧知是蛟精所變乃令井施二弟子追趕至近井施意欲斬之真君連忙喝住曰不可此物雖是害人今化為僧量必改惡遷善遂叱曰孽畜吾今赦汝前去汝務要改

善修行勿害生民。吾有諦語分付與汝。勞心記着。逢湖則止。逢
仰則住。分付以畢。遂縱之而去。其戰叱曰。孽畜。我師父饒了。你
性命。再不要害人。流岑亦叱曰。孽畜。你若不遵戒師父諦語。再
若害人。我擒汝。就如反掌之易。那僧含羞亂竄而去。脫離了葉
墩地方。來至一村前。有一山。遇一牧童。其僧乃問曰。此處是何
地名。牧童答曰。此處地名貴湖。前面一山名曰仰山。僧問牧童
之言。乃大喜曰。適間承真君分付。逢湖則止。逢仰則住。今到此
處。合此二意。可以在此居住矣。適思于路傍水田之間。今名其
中間泉水四時不竭。後乃名離龍窟。即于仰山修行。法名古梅。
裨師遂建一寺名仰山寺。其寺當時乏水。古梅將指頭在石壁
上亂指。皆有泉出。其寺由根亦廣。至今尤在。真君即于葉墩立

一、觀名曰真君觀。在今遙與仰山相對以鎮壓之。却說真君又追一蛟精，其蛟乃孽龍第一子之子。孽龍之長孫也。其蛟直走至福州南臺躲避，潛其蹤跡。真君命其施二弟子，遍處尋索，乃自立於一石上，垂綸把釣。忽覺釣絲若有人扯住，一般真君乃站在石上，用力一扯，石遂裂開。今石在此處，因名爲釣龍石。只見扯起一個大螺，約有三三丈高大螺中，有一女子現出。真君曰：汝妖也。其女子婆膝跪地告曰：妾乃南海水候第三女，聞尊師傳得仙道，欲求指教修真之路。故乘螺舟，特來相叩。真君乃指以高蓋山，可以修煉之所。且曰：此山有苦參，其草上有一井，汝將其藥洗于井中，飲其水，又則自可成仙。遂命女子復入螺中，用巽風一口吹螺舟，浮于水面，直到高蓋山下。女子乘螺舟，此其變化也。

跡遂登山採取苦參生草等藥日于井中洗之數年乃得女

子果成仙而去

至今其鄉有俗者汲井泉飲之其病可愈

却說施岑牛戰而見真君

言蛟精無有尋處真君乃自高山絕頂以望見妖氣一道隱隱在福州城開元寺井中出乃謂弟子曰蛟精已入在井中矣遂至其寺中用鐵佛一座置于井上壓之其鐵佛至今尤在真君收伏三蛟已畢遂全其戰施岑復回豫章再尋孽龍誅之後人有詩嘆曰

迢迢千里到南閩

尋覓蛟精駕霧雲

到處留名留異跡

今人萬古仰真君

却說孽精既不能滾沉豫章其族黨變為八胡一柴被真君斬滅所生六子斬了四子只有二子一孫猶未知下落越思越惱

只得又奔往洋子江心。見了火龍父親。哭訴其事。火龍曰。四百年前。孝悌明王傳法與蘭公。却使蘭公傳法與謚母。謚母傳法與許遜。吾知許遜一生。汝等有此難父矣。故我當時就令了龜師統領。蝦兵蟹將。要問他追了金冊寶鑑。銅符鐵券之文。誰知那蘭公時我。等殺敗我。彼時少年精壯。已不奈蘭公何了。今日有許多年紀。筋力憔悴。還奈得許遜何。這憑你。自去孽龍嘆曰。今人有說。父不顧子的世界。果然果然。火龍罵曰。畜生。我兩眼的孫子。今日被你。不長進。敗得一個也沒了。還來怨我父親。逐打。孽龍出來。孽龍見父親。不與他做主。遂在江岸上放聲大哭。哭道。天天你既生孽龍。吳生許遜。既生許遜。吳生孽龍。言罷。又哭。這一哭。不打緊。却驚動南海龍王。敖欽第三位太子。彼時

太子領龍王鈞首。全巡江夜。又月上。披掛手執鋼刀。正在此巡。巡長江。見了孽龍。認得是大龍的兒子。即忙問曰。孽龍在此。哭。着甚事。孽龍道。吾族黨一千餘人。皆被許遜誅滅。今父親又不。與我作主。我而今紫雲。然着喪家之狗。怎的由人不哭。太子曰。自古道家無全犯。許遜怎麼就殺了你家許多人。他敢欺我。水。府無人麼。老兄且寬心。待我顯個手段。擒他報取冤讐。有何不。可。孽龍道。許遜傳了誰母飛步之計。仙女所賜寶劍。其實神通。廣大。難以輕敵。太子曰。我能宮有一鐵杵。叫做如意杵。有一鐵。棍。叫做如意棍。這個杵。這個棍。鈎其大。就有屋桶般大。欲其小。只如金針般小。欲其長。就有三四丈長。欲其短。只是一兩寸短。因此叫做如意的棍。如意的杵。此皆是父王的寶貝。那棍兒被孫。

法教機玄獨羨仙真施妙用

龍子相助孽精



孽妖力盡何期龍子助雄威



行者討去。不知那猴子打死了千千萬萬萬萬千千的妖怪。只有這如意杵見來。曾使用。今帶在我的身上。試把來與許遜弄一弄。他若當抵得住。真有些神通。寧龍道。敢問太子。這杵是那代鑄的。太子道。這杵自乾坤開闢之時。有一個盤古王鑿了那崑崙山。幾片稜層石。架了一座的紅爐。砍了廣寒宮一株娑陀樹。燒了許多的黑炭。取了須彌山幾萬斤的生鐵。用了太陽宮三昧的真火。叫了那煉石的女媧。煉了七七四十九個日頭。却命着兩師洒道。風伯扇風。太乙護爐。祝融着火。因此上煉得這個杵兒。要大就要小。就小就要長。就長要短。就短。且此杵有些妙處。拋在半空之中。一變十。十變百。百變千。千變萬。更會變化哩。寧龍問曰。而今將此杵放在那里。太子即從耳朵中取出。

出米。向風中。慨一慨就有。

般大慨。兩慨就有。屋船般大慨。

三慨就有。竹竿般長。孽龍看見大喜曰。這樣東西。要長則長。要大則大。那許遜有些法力。尚可以當抵一二。只是徒弟們皆是後生之輩。禁音得得幾杆。禁得幾杆。夜叉見太子欲與孽龍報仇。乃諫止曰。龍王千歲爺。沒有鈎旨。太子怎敢擅用軍器。恐干歲爺爺知道。不當穩便。太子曰。吾主意已定。你肯輔我便同去殺一陣來。如不肯輔我。任你先轉南海去罷。夜叉乃不肯相助。先轉回南海去了。却說那太子殺奔豫章。要拿着許遜與那孽龍報讐。却怎生打扮。則見

重着香盤甲堅固。

齊齊海帶飛斜。

身騎着海馬。號三

花

好一似天門冬。時車披掛。

走起了。磊磊落落滑石。

飛將來滾滾漠漠辰砂

索兒絞的是天麻

要把威靈仙

拿下

却說真君全着弟子施岑等各仗寶劍。正要去尋找孽龍。忽見龍王三太子叫曰。許遜許遜。你怎麼這等狠心。把我孽龍家千百餘人一槩誅戮。你敢小覷我龍宮呵。我今日與你賭賽一陣。把你拿將過來。與俺孽龍吃了。寬饒。曉得我的本事。真君慧眼一看。認是南海龍王的三太子。喝曰。你父親掌管南海素稱本分。今日怎的出你們不肖兒子。你好好回去。免致後悔。太子道。你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孽龍是我水族中一例之人。我豈容你這等欺負。於是舉起鋼刀。就望真君一砍。真君亦舉劍。刺米斬太子。你看那兩個大殺一場。

却不知勝負若何則見

一個是九天中神仙領袖 一個是四海內龍子班頭 一個的道法精通却會吞雲吸霧 一個的武藝慣熟偏能禦電驅雷 一個呼詭母爲了師傅最大神通 一個斗龍王做了父親儘高聲價 一個飛寶劍前挑後剔光光閃閃就如那大寒陸地凜嚴霜 一個拋鐵杵直撞橫衝瑤瑤瑤就如那除夜人家燒爆竹 真個是棋逢敵手終朝勝負難分 却原來陣遇對頭向高低未辨

却說真君與那太子刀抵着劍劍對着刀自己牌時分戰至午時不分勝敗施奈謂衆道友曰此龍子本事儘高恐師父不能拿他吓大家一齊淹殺那太子見了真君弟子一齊助戰遂在

耳朶中取出那根鐵杵來。攪了兩三棍。望空拋起。好一個鐵杵。一變作十。十變作百。百變作千。千變作萬。半天之中。就如那紛紛柳絮。顛狂舞。滾滾蜻蛉。上下飛滿。空撞得碌碌响。恰似潘丞相公子打插棍。你看那真君的弟子們。纔把那腦上的杵兒。撇開。忽一杵在腦後。一打。纔把那腦後的杵兒。架住。忽一杵在心窩一篤。纔把心窩的杵兒。一抹。忽一杵在肩膀上一錐。那弟子們怕了。那杵都敗陣而走。好一個真君。果有法術。果有神通。呼寶劍望東一指。杵從東邊望西一指。杵從西邊望南一指。杵從西邊望北一指。杵從北邊望東。真君雖有這等法力。爭奈千千萬萬之杵。一杵去了一杵又來。却未能夠取勝。忽觀世音菩薩聞得此事。乃曰。教飲龍王十分仁厚。生出這個不肯見子。助了蚊虻。

我若不去收了那如意杵寶貝許遜縱有法力無如之奈片是
駕起祥雲在半空之中解下身上羅帶做成一個圈套兒丟將
起來把那千千萬萬之杵盡皆套去那太子見了人套去他的
寶貝心下慌惶敗陣而走壁龍接見問曰太子與許遜征戰得
大勝否太子曰我戰許遜正在取勝之際不想有一婦人使一
個圈套把我那寶貝套去了我而今沒處得壁龍曰套寶貝者
非是別人乃是觀世音菩薩言未畢真君趕至壁龍見了即化
一陣黑風走了太子心中不忿又提着手中鋼刀再來交戰此
是敗兵之將英勇不加兩合之中被真君左手一劍祭開鋼刀
却將右手一劍斬那太子忽觀世音菩薩急忙止住曰不可不
可真君舉眼一看見是觀音遂停住寶劍觀音曰此子是敖欽

龍王的第三子。今無故輔助孽龍。本該死罪。奈他父親素是仁厚。今我在此。若斬了此子。龍王又說我不救他。體面上不好看。真君方纔罷手。却說那巡江夜叉。回轉龍宮。將太子助孽龍之事。一一稟知龍王。龍王頓足罵曰。這畜生恁的不肖。彼時東海龍王敖順。西海龍王敖廣。北海龍王敖潤。同聚彼處。亦曰。這畜生今日去戰許遜。就如那高伯與湯為仇。輔助孽龍。就如那崇侯助紂為虐。容不得他救欽。曰。這樣兒子。要他則甚。遂取過一口利劍。勑旨一道。令夜叉將太子自刎而亡。夜叉領了勑旨。賞了寶劍。逕來見着三太子。說道。千歲命命。知太子輔助孽龍。心中發怒。特勑旨一道。利劍一口。叫太子自刎而亡。太子聞得此言。唬得個魂不着體。連膝下觀音。叫道。善菩薩。沒奈何。到

我父王處保過這次觀音道。只怕你父親難饒你死罪。你不知到蛇盤谷中。爲愁洲躲避。三百年後。等唐三藏去西天取經。罰你變做個驢子。逐往西竺國。馱經過來。那時將功贖罪。我對你父親說過。或可留你。太子眼淚汪汪拜辭觀世音。往爲愁洲而去。觀音復將所收鐵杵付與夜叉。救夜叉交付與龍王去訖。真君亦辭了觀音。回轉豫章。不在話下。但不知後來收伏孽龍如何。且聽下面分辯。

第十三回

孽龍求觀音講和

真君五次收孽龍

却說觀音菩薩別了真君。欲回普陀巖去。孽龍在途中投拜。欲求與真君講和。後當改過。前非不敢爲害。言辭甚哀。觀音見其

言語懇切。乃轉像章來見真君。真君問曰：大聖到此，復有何見？
諭觀音曰：吾此一來，別無甚事。薩龍欲與君講和，今後改惡遷
善，不知君肯允否？真君曰：他既要講和，限他一夜滾百條河，以
雞鳴為止。若有一條不成，吾亦不許。弟子吳猛諫曰：孽畜原心
不改，不可許之。真君曰：吾豈不知？但江西每逢春雨之時，動輒
淹浸，吾欲其開成百河，疏通水路耳。非實心與之和也。觀音亦
曰：害人之物，吾亦不能容他。但過來見其言辭懇切，聊此一行
耳。和與不和，却憑君自處。於是觀音遂辭其君而去。薩龍接見
問其所以。觀音將真君所限之事，一一說與薩龍。薩龍大喜，是
夜用盡神通，連滾連滾，恰至四更，真君命杜伯等押扣計其數，
已滾九十九條。

李贊龍開得大驚龍自知不能免罪乃化為一少年未及天明
即遁往湖廣躲避去訖真君至天明查記河數止欠一條雞聲
盡鳴乃知是杜伯假雞鳴也遂令弟子計功受賞真君急尋贊
龍之時已不知其所在後來遂於河口立縣即今之南康湖口
縣是焉却說贊龍進在黃州府黃岡縣地方安作個少年的先
生求館時有姓史的有一老者名仁家頗饒裕有孫子十餘人
正欲延師開塾贊龍至其家揖曰小生姓曾名良本貫豫章人
氏聞君家有館特來領教史老見其人品清高禮貌恭敬心竊
喜之但未知其學問何如遂謂曰敝鄉舊俗但先生初來者或
考之以文或試之以對然後啟帳早老有一對欲領尊教何如
贊龍曰願聞史老曰曾先生腰間加一點曾邦賢子贊龍曰我

就把令孫為對。遂答曰：「史小子頭上着一橫吏部天官。」史老見先生對此對絕妙，不勝之喜。乃曰：「先生高才，遂移宗案令學。俸微少，未可輕屈。尊龍道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史老遂擇日啟館，叫諸孫且養兒之儀，行了拜禮，遂就門下授業。壁龍教授那些生徒，辨疑解惑，講書說經，明明白白。諸生大有進益，不在話下。却說真君以壁龍自滾河以後，遍尋不見，遂令耳戰施岑二人收到湖磨地，回尋覓踪跡。忽望妖氣在黃岡縣鄉下，姓史的人家。乃與二弟子逕往其家，至一館中。知是壁龍在此，變作先生教訓生徒。真君乃問其字，生曰：「先生那里去了？」學生答云：「先生洗浴去了。」真君曰：「在那里洗浴？」學生曰：「在澗中。」真君曰：「這樣十一月天氣，還用冷水洗浴？」學生曰：「先生是個體厚之人。」

不諱事天執天常要在水中去浸一浸若浸得久時還有兩三個時辰纔回來真君乃與弟子坐在館中等他回時就下手拿着忽朶頭一看見柱壁上有對聯云

趙氏孤兒切齒不忘屠岸賈 伍員烈士鞭屍猶恨楚平王
恨小非君子 無毒不丈夫

又壁上題有詩句云

自嘆年未運不齊 子孫零落却無遺 心懷東海波瀾潤
氣壓西江草樹低 怨處咬牙思舊恨 豪來揮筆記新詩
男兒不展風雲志 空負天生八尺軀

真君看詩對已畢乃大驚謂其弟子曰此詩此對自是復仇之語若此等不除終成大患汝等務宜勉力擒之言未畢忽史老

東館中看孫子攻書時盛冬天氣史老身上披領羊裘頭上戴
頂暖帽徐徐而來及見真君丰姿異常連忙施禮問曰先生從
何而來真君答曰小生乃豫章人特來訪友史老謂孫子曰客
在此若何不通報遂邀真君與二弟子至家下告茶茶畢史老
問真君姓名真君曰小生姓許名遜此二徒一姓施名岑一姓
耳名戰史老曰聞得許君者法術甚妙誅滅蛟精敢是足下否
真君曰然史老遂下拜禮真君以其年老即連忙答之史老謂
真君曰仙駕臨此欲何為真君曰尊府教令孫者乃孽龍精也
變形於此吾尋踪覓跡特來擒之史老大驚乃曰怪道這個先
生無間寒天暑天日侵洞中洗浴冷水之處往時淺淺的今成
一潭深不可量真君曰汝有緣手遇小生相救不然今日是

修屋舍後曰是個江河即孽翁家隔等且聖魚腹矣史老曰此
蛟精怎的拿他真君曰此孽千變萬化他若提防於我變化更
易今或不之提防縱要變時必資水力可令公家凡水銅水桶
洗臉盆及碗盥之類皆不可注水使他變化不去我自然拿了
他史老分付已畢孽龍正洗浴回館真君見了大喝一聲孽畜
走那里去孽龍大驚却待尋水而變遍處無水惟硯池中有一
點餘水未傾遂從裡面變化而去此一變上得極是詭秘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竟不知其蹤跡也後人遂有詩嘆曰

堪嘆蛟精玄上玄 墨池變化至今傳 當時若肯心歸正
却有金書取上天

却說史老見真君趕去孽龍甚是感謝乃留真君住了數日極

其款曲真君曰此處孽龍居久恐有沉沒之患汝可取杉木一片過來吾書符一道打入地中庶可以鎮壓之真君鎮符已畢歲史老相待慇懃更取出靈丹一粒點石一片化為黃金約有三百餘兩相謝史老而去施岑曰孽龍今不知道在何去可從此湖廣上下通處尋覓誅之真君曰或此孽轍我等在此又往豫章欲沉其郡城土地未可知也莫若且回家中覓其踪跡如果不在再往外獲之未晚於是師弟們一路回歸畢竟後來擒蛟如何且聽下面分鮮

第十四回

孽龍精入贅長沙

許旌陽六次擒蛟

却說孽龍精現池變去又化為美少年子遊往長沙府州知刺

王旁生有一女極有姿色怎見得標致

眉如翠羽 肌如凝脂 齒如瓠犀 手如柔荑 臉襯桃

花瓣 鬢堆金鳳絲 秋波湛湛妖嬈態 春筍纖纖嬌媚

姿 斜軀紅綃飄彩艷 高簪珠翠顯光輝 說甚麼漢苑

王嬌 說甚麼吳宮西施 說甚麼趙家飛燕 說甚麼楊

家貴妃 柳腰微擺鳴金珮 蓮步輕移動玉肢 月裡姮

娥難比此 九天仙子怎如斯 宮粧巧樣非凡類 飛瓊

昨夜降瑤池

却說此文姿色冠絕江南孽龍逃來結拜刺史賈玉賈玉問曰

先生何人也答曰小人性慎名郎自幼頗通經典不意名途淹

滯莫能上達今作南北經商之客耳因往南國販買其貨今得

彼美妖嬈 賈玉重生弄玉

孽精入贅賈宅



厭妖變幻慎卽却作新卽



明珠數斛生乃無處作用茲者特來獻與使君伏望笑留幸甚
賈使君曰此寶乃先生心力所求况汝我陳水相逢素歡心
吾豈敢受此厚賜哉再三推拒不受慎即獻之甚物使君遂不
得已而受之留住數日使君見慎即親親熱熱手安焚爇要
書盡件件皆能考矣平戈般般情熱使君遂謂慎即曰吾有一
女未曾許配他人今當配汝為妻汝意若何慎即鞠躬致謝而
退慎即又將珍寶厚賄使君親信之人悉皆稱贊慎即之德使
君乃擇吉日將其女與慎即成親不在話下却說慎即既在賈
使君府中成婚以後歲遇春夏之時則告假使君托言出遊江
湖經商賈賈至秋冬之時則重載船隻而歸皆是奇珍異寶使
君大喜曰吾得佳婿矣蓋不知其為破情之所待實則

同者夏大水獲人舟船搶人財寶裝載而歸慎即既贅使君府中計有三年復生三子一日慎即尋思起來不勝忿怒曰吾家世居豫章子孫族類一千餘眾皆被許遜滅絕破我巢穴使我無容身之地雖然潛居此地其實怨恨難消今既歲久諒許遜不復知有我也我今欲回豫章大興洪水潰沒城郭仍喊取許遜之族報復前讐方消此恨言罷米見使君使君問曰賢婿有何話說慎即曰貧婿自思男子者志在四方豈能向故園空老方今春風和暖正宜出外經商特來拜辭岳丈前去家中妻子大小事務望岳丈看顧使君曰賢婿放心前去不必多憂若得克囊之利早回馬首之鞭言罷分別而去時晉永嘉七年真君與其徒共戰施岑週覽城邑迥尋蛟孽杳無踪跡已三年矣今

且置之度外去了。不想道這個孽龍自家却來尋死。忽一日變一少年子弟，丰姿美貌，衣冠俊偉，稱言吳地人氏來謁真君道童通報。畢，真君命其入見。真君問曰：「先生何處人也？」少年曰：「小生姓慎，名即金陵人氏。久聞賢公有幹旋天地之手，懾伏孽龍之功，海內少二囊中寡雙小生。特來過訪，別無他意。蓋欲遂識荆之願。」爾真君曰：「孽精未除，徒負虛名，可愧可愧。」真君言罷，其少年告辭而出。真君送而別之。其施二弟子曰：「適間少年是何人也？」真君曰：「此孽龍也。今來相見，探我言虛實耳。」其施曰：「何以知之？」真君曰：「吾觀其人，妖氣同存，腥風襲人，是以知之。」其戰曰：「既如此，即當擒而誅之。」真君曰：「汝縱之使去也。」其施曰：「吾四次擒拿，皆被其化而去。今得此真君，彼不甚畏，防庶可以隨便。」

搗之耳施岑乃問曰此時不往逃難何處吾二人願往殺之
君不慧耶一照乃曰今在江潁化為一黃牛卧於郡城沙碛之
上今有黃牛我今化為一黑牛與之相闘汝二人可捉寶劍潛
往窺之候其力倦即拔劍而揮之蛟必可誅也言罷遂化一黑
牛奔躍而去則見

拔山氣力轉地施為乘風愈奔見月不喘却好似
函谷關中老子乘來僧道教又恍如即墨城下田單驅出
助軍威奔奔騰上緩庖丁發剛之刀解之未可踴躍躍
躍任賈堅穿楊之箭射之不能長安道上母煩丙相問行
程渤海郡中桑事龔公償賈價使耕夫緩力本豈敢清
晨起去大叱之以拘犂憑收子恁恁憂那能暮夜歸來倒

騎之以吹笛。真個是虎蹄堅固如山虎頭角崢嶸似海龍。今向沙邊相抵觸。神仙變化果無窮。

却說真君化成此牛。早到沙磧之上。即與黃牛相鬪。恰鬪有兩個時辰。其施二人躡跡而至。正見二牛相鬪。黃牛力倦之際。施岑用劍一揮。正中黃牛左股。其戰亦揮其寶劍。斬及一角。黃牛奔入城南井中。其角落地。真君此時未除此用。後乃變一牛在黃牛洲與馬當相對。常常出來索取客商船隻。此不在話下。却說真君謂其施曰。孽龍既入井中。跡果穴在此。吾遣符使吏兵。躡我前進汝二人。可隨我之後。躡其踪跡。探其巢穴。擒而殺之。以絕後患。言罷。真君乃跳入井中。施二人亦跳入井中。符使護引真君前進。只見那個井。其口一離是缺的。到了下面。別是

一個洞府別是一個乾坤這還有一個孔漆着那一個孔那邊
有一個洞透着這一個洞就相似杭州城二十四條花柳巷巷
巷相穿又相似龍窟港三十六條大灣灣灣相見常人說道井
中之蛙所見甚小蓋未曾到這個所在見着許大世界真君隨
符使一路而行忽見有一樣物件不長不短圓圓的相似個搗
杵模樣其戰拾起着時乃是一車轆問於真君曰此井中怎的
有此車轆真君道昔前漢有一人姓陳名遵到大會賓客輒閉
了門取車轆投於井中雖有急事不得去必飲罷纔撈取車轆
還人後有一車轆再撈不起原來水湧在此處來了又行數里
忽見有一個四方角新新上的物件施岑撿將起來一看
原來是個印匣兒問於真君真君曰昔魯隱有宦官張譏劫遷

天子北至河上。將傳國玉璽。投之井中。再無人知覺。後洛陽城南驪宮井。有五色氣一道直冲上天。孫堅認得是寶貝的瑞氣。遂命人浚井。就得了這一顆玉璽。上使得去。却把這個匣兒。還在這里。又行數里。忽見有一物件。光閃閃白淨淨。嘴灣灣。腹大大的。井戰却拾將起來一看。原來是個銀瓶。井戰又問於真君。真君曰。魯間有一女子。吟云。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井底引銀瓶。銀瓶欲上。絲絕絕。想這個銀瓶。是那女子所引的。因斷了繩子。故流落在此。符使稟曰。孽龍多久遁去。真仙須急忙追趕。途路之上。且不要講古。真君於是命弟子趙步而行。只見水族之中。見了的。唬得魂不附體。魚兒只是張了一個口。團魚兒只是縮了一個頭。蝦兒只是拱了一個腰。蟹兒只是伸了一個腿。魚兒只是

搖一搖頭搖一搖尾。在孔裡去。真君相與之不問。却說那
徐侯引真君。冉冉一洗抹一角。正是行到山窮水盡處。看者在
長沙府賈玉井中。而出其君。聞見孽龍踪跡。謂其施曰。今得其
巢穴矣。遂辭了符使。回去不在話下。却說孽龍精既出其井。仍
變為慎郎。入於賈使君府中。使君見其身體狼狽。一家之人。大
驚小怪。問其緣故。慎郎答曰。今去頗獲大利。不孝回至半途。偶
遇賊盜。貨財盡被劫擄。又被殺傷左額左股。疼痛難忍。使君看
其刀痕。不勝隱痛。即令家童。請求醫士。療治真君。乃扮作一醫
士。命其施二人。扮作兩個徒弟。眼隨這醫士呵。

道明賢聖

藥辨君臣

遇病時深識着望間切一下藥

遇精知個功巧聖神

戴唐巾披道服飄揚揚呂洞賓真

樣 雄羽扇背胡簾蕭蕭上酒酒孫思鮑行踪 診寸關尺三
部脉辨邪審咽寒煩三折肱 療上中下三等入起死回生
只是一本手 真個是東晉之時重生了春秋扁鵲 却原
來西江之地再出着上古神農 萬口共稱醫國手 一
却是活人心

却說真君扮了醫士其僮僕見了相請而去真君遂進了使君
宅上相見禮畢使君曰吾婿在外經商被盜賊殺傷左額左股
先生有何妙藥可以治之容甚重謝真君曰寶劍所傷吾有妙
方手到即愈使君大喜即召慎即出來醫治當時較精即在房
中問僮僕曰醫士只一人麼僮僕曰還有兩個徒弟較精却疑
是其君不敢輕出其言醫士催促之曰醫人在堂你何故不出

憤即曰你不曉事醫得我好也是這個醫士醫得不好也是這
個醫士賈氏曰終不然這個醫士不是三折肱來的憤即曰好
便是個折肱醫士不好却是個取命閻王賈氏竟不知所以使
君見憤即不出親自入房召之真君乃隨使君之後直至病中
厲聲叱曰孽畜再敢走麼孽龍計窮勢迫遂變出本形蜿蜒走
出堂下不想真君先設了天羅地網活活擒之賈使君不知緣
故却喚憤即三子急忙迎迓真君以法水噴之其三子悉變為
小蛟真君拔劍並誅之賈玉之女此時亦欲變幻施岑活活拿
住使君大驚真君曰憤即者乃孽龍之精今變作人形拜爾為
岳父吾乃豫章許遜追尋蹤跡至此擒之爾女今亦成蛟合受
吾一劍賈使君乃與其妻跪伏真君之前哀告曰吾女被蛟精

所染非咎女之罪伏望愴而赦之真君遂給取神符與賈女服
之故得不變真君謂使君曰蛟精所居之處其下即水今汝舍
下深不踰尺皆是才泉可速徙居他處毋自蹈禍使君舉家驚
惶遂急忙遷居高處原住其地不數日果陷為淵潭深不可測
今長沙府施岑却後天羅地網中取出孽龍欲揮劍斬之真君
船源是也曰此孽殺之甚焉擒之最難我想江西係是浮地下面皆為蛟
穴城南一井其深無底此井與江水同消長莫若鎖此畜回歸
吾以鐵樹投之井中繫此孽畜於鐵樹之上使後世倘有蛟精
見此畜還厥磨難或有警惕不敢為害耳戰曰善遂鎖了孽龍
還回鐵樹於是驅使神兵鑄鐵為柱置之郡城南井中下用鐵
索鈎鐵樹其地祿野人山嶺數尺中紫雲龍於祠且祝之曰

鐵樹開花 其妖若興 五帝復出 鐵樹若正 其妖若
除 水妖若迹 城邑無虞

又晉記云

鐵樹在燕州 萬年永不休 天下大亂此處無憂 天下
大旱此處無收

又元朝吳全節詩云

八索縱橫繼地脉 一泓消盡定江流 豫章勝地由天造
砥柱中天億萬秋

真君之鐵樹為符鎮於鄱陽湖中又鐵樹蓋後在廬陵元潭今
前一劍在焉又立府鎮於崑崙山頂皆所以鎮壓後患也真君
既為神靈功滿乾坤但不知後來飛昇如何且聽下面分解

鐵樹功成八索縱橫維地脉

鐵樹求鎮洪州



金科教演萬年悠久仰仙宗



第十五回

武昌府郭璞脫凡

許真君拔宅昇天

晉明帝太寧二年。大將軍王敦字處仲。出守武昌。舉兵內向。次於洞庭湖。真君與吳君同往說谿之。蓋欲止敦而存晉也。是時郭景純亦在王敦幕府。因此三人得以相會。景純謂真君曰。公斬破蛟精。功行圓滿。况襄陽西山之地。靈氣鍾完。公不日當上昇矣。真君感謝不一。此不在話下。且說景純全真君吳君。敬恭參見王敦。敦見三人同至。大書遂令左右設宴。延請三人飲酒。至半酣。敦問曰。我昨宵偶得一夢。夢見一木破天。不知主何吉。真君曰。木上破天。乃未字也。公未可妄動。吳君曰。吾師之言。約有先見。公謹識之。王敦聞君言。心甚不悅。乃變形於色。令

郭璞卜之縑曰此數用尅體將軍此行幹事不成也王敦不悅
曰我之壽有幾何璞曰將軍若舉大事禍將不久若遂還武昌
則壽未可量王敦怒曰汝壽幾何璞曰我壽盡在今日王敦大
怒令武士擒璞斬之真君與吾君舉盃擲起化為白鶴一雙飛
遊梁棟之上王敦一舉眼黑之已失二君所在且說郭璞既殞
家人脩辦衣衾棺槨煣之以畢越三日市人見璞衣冠儼然與
親友相見如故王敦知不信令開棺視之果無屍骸始知璞
脫質昇仙也自後王敦行兵果敗遂還武昌而死幸有屍解之
刑蓋不聽三君之諫以至如此由是吳君邀真君同下金陵趣
滬山水去訖既而欲買舟上豫章打頭風不遇舟中人曰當此
仲夏南風浩蕩舟船難進奈何真君曰待汝等駕之汝等但

要眇自安坐切勿開眼窺視吳君乃立於船頭其君親自把船
遂召黑龍二尾挾舟而行經池陽之地以先天無極都雷府之
印印西崖石壁上以辟水怪印今有舟漸漸凌空而起須更過廬
山之巔至雲霧峯二君欲觀洞府景致故其船稍刮抹林木之
表憂我有聲舟人不能忍皆偷眼窺之忽然捨舟於層巒之上
折桅於深澗之下今猶缺船峯其下有斷石即其桅也其君謂舟人曰汝等不聽
吾言以至如此今將何所歸乎舟人懇拜頓求濟度之法其君
教以服餌靈章遂得辟穀不饑盡隱於紫雲峯下二君乃各乘
一龍回至豫章遂就舊時隱居終日與諸弟子講究真詮乃作
思仙之歌云

夫運循環兮疾如飛人生世間兮欲何為爭名奪利兮成

墟風月滋味今有誰知不知且進黃金危一飲一唱日
丹砂養就玉龍池小瓢世界寬無涯晉世人莫道是愚痴
然一咲天地齊

牙作八寶聖訓曰

忠孝廉謹寬裕容忍忠則不欺孝則不悖廉而固貧謹而勿
失脩身如此可以成德寬可得衆裕然有餘容而翁受忍則
安舒接人以禮怨咎消除凡我弟子動靜動篤念茲在茲當
守其獨有喪厥心三官考數

却說天地水府三元三品三官大帝及太白金星因言亢君道
高德厚除蕩妖孽惠及生靈其弟子吳猛等扶同真君共成至
道皆宜推薦以至天庭商議具表奏聞玉帝次早三官大帝及

金星上表言南昌許遜原是玉洞天仙下降茲者積脩至道除
蕩妖精名滿乾坤功垂萬世等具表敬伸推薦望乞降詔宣
至天庭加以職位等不勝待命王帝聞奏乃對衆真曰許遜
德果至善功果無雙合授九州都仙大使兼高明大使之職封
孝先王遠祖祖父各有職位先差九天採訪使崔子文段丘仲
捧詔一道諭知許遜期以八月十五日午刻拔宅上昇以昭善
報言罷三官大帝與金星謝恩而退採訪二仙即捧天詔敬往
下界時晉孝武寧原二年甲戌真君時年一百三十六歲八月
朔旦見雲仗自天而下導從者甚衆降於真君之庭真君迎接
拜訖二仙曰奉玉皇勅命賜子寶詔子可脩香化燈燭整頓衣
冠俯伏皆下以聽尊讀詔曰

上詔學仙童子。選卿在多劫之前。積修至道。勤苦無備。天經地緯。悉已深通。萬法千門。罔不師歷。救災拔難。除害湯魃。功齊生靈。名高玉籍。衆直推薦。宜有甄昇。可授九州都仙大使。兼高名大使。孝先王之職。賜紫綵羽袍。瓊旌寶節。各一事。期以八月望日。拔宅上昇。詔書到日。信詔奉行。

請罷真君再拜。遂登壇受詔。畢乃揖二仙上坐。真君曰。敢問二仙姓名。一仙曰。余乃崔子文。一仙曰。余乃段丘仲俱。授九天採訪使之職。真君曰。愚蒙有何德能。感動天帝。更勞二仙下降。二仙曰。公脩己利人功行已滿。昨者金星保奏。陞入仙班。天帝詔以八月十五日午刻時分。以雲龍車相迎。先命某等持詔諭。為言畢。遂乘龍車一輛而去。却說真君既得天書之後。門弟子芝

猛等與卿中耆老及諸親春皆知行期在通自此朝夕會其
君之第日設宴共飲以叙別情其君謂衆人曰欲達神仙之路
在先其善而後立其功吾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豫章之
境五陵之內當出地仙八百餘人其師出於豫章大闢吾教以
吾壇前松樹枝垂覆排地即江心中忽生沙洲掩過井口者是
其時也後人有言龍沙曾合真仙必出此按龍沙在章江西岸明
此即故和時事見龍沙
記潘清逸有望龍沙五言詩云

五陵無限人密視松沙記龍沙雖未合一氣象已虛冥
昔時雲浪遊一半作桑麻地地形帶江轉山勢若連契
是時八月望日大營齋會通召里人及諸親友并門弟子長火
畢集至日中途聞音樂之聲祥雲縹緲漸至會所羽蓋龍車仙

董綵女官將吏兵前後擁護前採訪使二仙又至真君拜迎二仙復宣詔曰

上詔學仙童子許遜功行圓滿已仰潛山司命官傳金丹於下界返子身於上天及家口厨宅一并拔之上昇着令天下力士與流金火鈴照辟中間無或散漫仍封遠祖許由王虎僕射又封曾祖許琰太微兵衛大夫曾祖母太微夫人其父許滿封中獄仙官母張氏封中獄夫人欽此欽遵詔至奉行詔罷真君再拜受詔畢崔子文曰公門下弟子雖衆惟陳勳曾亨周廣時荷等外黃仁覽與其父昭烈與其母共四十二口合當後行餘者自有昇舉之日不得皆往也言罷揖真君上了龍車仙眷四十二口同時昇舉里人及門下弟子不與上昇者不

捧勅降塵凡喜水底蛟螭滅族

拔宅昇天



舉家上霄漢看物中鷄犬皆仙



捨真君之德號泣振天願相隨而不可得真君曰仙凡有路可通汝等但能遵行孝道利物濟民何患無報耶真君族孫許簡表告曰仙翁拔宅上昇後世無所考驗可畱下一物以為他日之記真君遂畱下脩行鐘一口并一石函謂之曰世變時遷此即為陳迹矣真君有一僕名許大者與其妻市米於西嶺聞真君飛昇即奔馳而歸行忙車覆遺其米於地上米皆復生今有君飛昇即奔馳而歸行忙車覆遺其米於地上米皆復生今有之術夫婦皆隱於西山仙仗既舉屋宇雖大皆上昇惟鼠不墜夫兵推下地來一跌腸出其鼠遂拖腸不死後人或有見之者皆為瑞應又墜下藥臼一口碾穀一輪又墜下雞籠一隻於宅之東南十里又許氏仙姑墜下金釵一股今有許氏墜時人以其拔宅上昇

有詩嘆美云

慈仁共羨許旌陽 惠澤生民耿不忘
拔宅上昇成至道 陽功陰德感蒼蒼

仙駕飛空漸遠望之不可見惟見祥雲絳霞瀟灑上谷百里之
內異者紛紛忽有紅錦帷一幅飛來旋繞故地之上却說真君
仙駕經過萊州府宜春縣棲梧山真君乃遣二青衣童子下告
王朔與以玉皇詔命因來相別王朔舉家瞻拜告曰朔家尊師
所授道法進行已久乞帶授行真君曰子仙骨未充止可延年
得壽而已難以帶汝同行乃取香茆一根擲下令二童子授與
王朔教之曰此茆味異可栽植於此地久服長生并能養肉辛
能養節苦能養氣鹹能養骨滑能養膚酸能養筋宜調和美酒

飲之必見功效言訖而別王朔依真君之言即將此茆栽植取
米調和酒味服之壽三百歲而終今臨江府玉虛觀即其地也
仙茆至今尤在真君飛昇之後里人與其族孫許簡就其地立
祠以所造詩一百二十首寫於竹簡之上載之巨甬令人採取
以決休咎其脩行鐘藥穀藥曰石函等事並寶藏於祠後改爲
觀因空中有紅錦帷飛米旋繞故名曰遊帷觀真君既至天廷
玉帝陞殿崔子文段丘仲二仙引真君與弟子等聽候玉旨王
帝宣入朝見真君揚塵拜舞俯伏金階下上表奏曰臣許遜庸
才劣質雖有呪水行符賊毒之功蓋亦賴衆弟子卜人之力今
弟子之中止有陳勳曾亨周廣時尚黃仁覽時烈六人已蒙聖
恩超昇天界更有吳猛施岑江戰鍾離嘉彭抗五人未蒙拔擢

昇一等家恩而遺棄五人也誠為缺典望之宣至天廷同歸至
道則一視同仁昊天罔極矣玉帝見奏即傳玉旨差周廣為使
常傳詔旨令吳猛等五人同日上昇周廣即拜辭玉帝賞詔下
言昇時乃晉寧康二年九月初一日也吳猛時年一百八十六
歲見真君上昇已不與役心內怏怏正與施岑共戰鍾離嘉彭
抗四道友同歸西寧聚家脩煉只見周廣貴詔自天而下衆相
見以畢動問其下界之故周廣曰吾師許君朝見玉帝即上奏
五位仙友多助仙功未得上昇懇求玉帝差推玉帝即差廣貴
詔即令五君上昇同歸至道五人聽言大喜各乘白鹿車白晝
中昇今有吳仙利吳仙然真君所役者三千餘人其有功有
行而得上昇者通吳君十有一人焉耳真君領弟子朝見玉帝

聖王帝各授以仙職遂率群弟子拜謁太師祖孝悌明王衛弘
師祖孝明王蘭公師傳誌母以畢又謝了三官金星保奏之功
不在話下却說真君自昇仙以後屢顯神通隋煬帝無道燒燬
佛祠乃將游帷觀廢毀唐高宗永淳年間遂命真人胡惠超重
新建之至宋太宗仁宗皆賜御書真宗時賜改游帷觀曰王隆
宮至宋代政和二年徽宗忽得重疾面生惡瘡晝夜恍惚一念
見東華門有一道士戴九華冠披絳章服左右童子持劍導前
來至丹墀稽首帝疑非人間道士因問曰卿是何人道士對曰
吾為許旌陽稚掌九天司職上帝詔往西羅耶國按察經山故
國知主上患疾特來傾之帝曰朕患毒瘡諸藥不能愈卿有藥
否道士即取小瓢子傾藥一粒如蘇豆子大可氣抹於微宗瘡

上遂揖而去。且曰：吾洪都西山弊舍久已零落，乞望聖眼一瞻。
弘季帝豁然而寤，覺兩面清涼，以手摩之，瘡遂愈。笑乃令近臣
將圖經考之。見洪州西山有許旌陽遺跡，詔造許真君行宮，改
脩玉隆宮，仍添壽二字坐。

真君新像，其號曰神功妙濟真君。許真君所遺之物，皆有神護，
守不可觸犯。如殿前手植柏樹，其葉瘁，常兆宮之盛衰。剪葉剪
沸，諸病可愈。井中鐵樹，唐嚴譔作洪州牧，心內不信，令人掘發，
俄然天變，忽有迅雷，烈風江波泛溢，城郭震動，譔懼叩頭悔謝。
久之而後止。又強取脩行鐘置之僧寺，擊之聲啞如土木。譔坐
寐，見神人叱責，醒覺而送鐘還宮。又破輪藥臼州牧徐參，令取
至府觀之，尤未及觀，遂乃飛去還宮。又石函唐朝張善安竊，據

洪州強強鑿開其蓋內冊諸書數字云五百年後強賊張善安
開鑿之善安者母恐懼遂磨洗其字終不泯滅因藏其蓋其字
尚畱函底宋高宗建炎間金人寇江左欲焚燬宮殿俄而水自
楹栢噴出火不能燒燬首以驚乃撤兵而去

皇明列聖猶加寅奉

勅賜重修宮殿其君屢出護國行營

正德戊寅年間軍府陰謀不軌親其宮真君降筆肇云

三三兩兩三三

敘盡江南一橋蛇荷葉敗時黃菊綻

大明依舊鎮江山

平性頗嗜真君之道因考尋遺跡搜檢殘編彙成此書與全志
者共之使一仙凡有路而吾人可以興好道之心云

大尾

唐鍾馗全傳

前言

于世明

《唐鍾馗全傳》四卷，卷端題「鼎鑊全像按鑑唐鍾馗全傳」，旁署「書林安正堂補正 後街劉雙松梓行」。卷一末題書名為「鼎鑊全像按鑑唐書鍾馗斬妖傳」，卷二、卷三、卷四又題「降妖傳」。全書無序跋、目錄，正文上圖下文，每回亦不標明序次，只在回目上方刻以黑點以資識別（偶有漏刻者），計三十八回。

鍾馗是一位傳說中的人物，有關他驅鬼除孽的故事，大約在宋朝以前就已流傳。據《唐逸史》載，唐明皇嘗因病晝卧，夢見小鬼盜物，被一身穿破帽藍袍、角帶朝靴的大鬼劈而啗之。明皇問之，答曰終南進士鍾馗，武德中應舉不第，觸階而死。後得唐皇賜綠袍以葬，因感恩發誓為唐皇驅除妖孽。明皇夢覺而病愈。宋沈括《夢溪筆談》亦載此事（參見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十五）。後代鍾馗打鬼的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傳，以此為題材而創作的小說，今可見的除本書外，至少還有《斬鬼傳》、《鍾馗平鬼傳》、《平鬼傳》等數種，戲曲舞台上也常搬演不衰，可見其影響之廣。

《唐鍾馗全傳》的作者、補正者及刊刻者，目前尚找不到可資稽考的確切材料。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著錄此書，云為「明人撰」。從書中內容看，作者很可能是一位不得志的下層文人。

本書即據劉雙松刊本影印，卷三第三葉及卷四末原殘缺。

鼎鍊全像按鑑唐鍾馗全傳卷之一

書林 安正堂 補正

後街 劉復松 梓行

右言鶴鶴天

人生寓世誰如夢 日月無居何處
富貴有時皆不定 不須煩惱自尋
遇時鼓 聖高歡 安乎天命
男兒自掃中庭土 天不從予奈若何
● 鍾馗大歸花圖遊玩

百花鮮艷



粉蝶交媚

室廼西下海州人也娶妻潘氏家世儒業官
居顯宦因無子嗣隱居不仕樂充舜之大道
慕夷齊之高標視富貴若浮雲棄軒冕如敝
屣真海內之豪雄實濁世之丈夫也時伯仲
春景物繁華韶光明媚人人遊樂家家競賞
鐘惠一旦謂其妻曰今際陽春茲且開暇
與夫人同至百花亭內遊玩一番不知再意
若何夫人荅曰如此却好妾願隨從就着家
僅整辦酒筵同遊花園一至其所但見百花
奇艷草木鮮妍鶯鶯互頸於池畔粉蝶交媚

山峯秀麗



鳥鳥哺食

於花枝青隱隱山峯秀麗綠沉沉水漾波濤
真天地間之勝境人世中之蓬萊也夫婦二
人甚是歡欣猛然間又見鳥鳥哺食鳴鴈列
行鍾惠觸於目而感於心乃對夫人而言曰
禽鳥尚且如此可以人而不鳥乎吾年已半
並無一子家資萬貫何人接受書云不孝有
三無後為大言傑夫婦飲酒之間殊無興緒
遽爾收拾回家遂吟一絕以自釋云

閑居無事至花亭 百花鮮艷動人心
人因賞春多舒暢 予獨傷春愁悶深

夫婦叙話



施捨貧民

自是夫婦二人常懷憂悶無時不捫心而嘆
息者一日夫婦叙話鍾惠謂其妻曰粟沉貫
朽無子徒然人有善愿天必從之不免將此
家財施捨撫恤貧民日後若無子息必獲好
報夫人曰相公此言與金石之論也妾聞西
岳有一華山甚是靈驗我與你洗心滌慮
戒沐浴謹消吉日敬請僧道前去華山建做
功果祈求子嗣鍾惠聽允揀擇日期令家僮
去與龍觀請僧道至華山起壇建醮夫婦齊
詣其所虔心懇禱如此者七晝夜矣自後隨

西岳祈祠



處佈捨廣結良緣修橋梁建寺宇挺神像濟
貧民鰥寡孤獨皆受其賜邑中士民無不感
仰忽一夜潭氏得一夢夢見金甲神人手捧
紅日被潭氏搶吞在肚覺來却是一夢次日
就對夫說昨宵得一夢如此如此主何應兆
鍾惠曰當有得子之兆自我祖以迄今素行
積善况我與夫人平生佈捨想上天怜予夫
婦故做此夢於汝矣二人言訖不覺數月潭
氏自覺身懷有孕將及彌月潭氏身伴疲憊
坐卧不寧一旦謂其夫曰賤妾這幾時剪發

譚氏分娩



昏悶於地

不爽甚是難安兼其腹中疼痛不止如受
何鍾惠曰莫不是夫人自失併重以致自
不安鍾惠就喚家僮去贖一帖安胎藥與夫
人吃說猶未了忽見夫人昏憒在地鍾惠
是慌張乃搖其妻曰甦醒甦醒夫人醒來道
夢見香烟五彩縈迴在身妾欲拂去忽聞
人語曰汝之宿世乃上界武曲之星托身於
汝他年必登正果日後福德自至何故去之
言訖滯氏腹中微痛就着人往街坊上尋生
人婆一時在房中生下孩兒只見毫光燦

隣族慶賀



白鼠入房

紫氣騰騰即令香湯與兒浴洗就請乳母
養又聽下田分解

施捨沙門費萬錢

廣提衆信結良緣

蒙天已賜麒麟子

皆為前生佈福田

却說潭氏幸產一嬰兒次早合家大小無不
歡喜親族俱來慶賀鍾惠就設酒相酌酒至
半巡忽見白鼠走入潭氏房中衆客異之又
有兩個僧人手執經卷口念彌陀突入中堂
鍾惠詢曰二位長老到此何幹二僧答曰程
聞鍾先生產麒麟之子特來拜賀鍾惠見二

二僧抄化



鮮卑之兆

僧容貌端莊言論非凡乃懸地對衆客云此
二僧不可輕視於是請二僧坐上將白鼠
房之事求詳於二僧僧對曰白鼠入房吉兆
也令郎異日必應白龍之兆請令郎一看鍾
惠領二僧之言入房中抱出孩子那孩子而
貌奇異体格非常遙與二僧一看二僧將手
在兒頭上一摹廼言曰善哉善哉兒德所鍾
異日鍾山可治崇乎二僧言罷化一陣清風
而去鍾惠方覺是神人也衆客起身伸謝不
已相辭而去又聽下回分解

鍾惠夫婦



待兒取名

天賜嬰兒真可羨
白晳入房實罕然
幸逢神主朱點化
教人萬古作話傳

●鍾惠夫婦與兒取名

却說鍾惠既生兒之後又得神僧點化夫婦
二人喜之不勝潭氏對夫言曰上托天地之
覆載下賴神明之庇蔭幸產孩兒宗嗣有托
矣奈未取名鍾惠從夫人之言一旦為兒取
名思想一時迺謂其妻曰昔者夫人曾夢槍
吞紅日不免將此子取名鍾虺若何夫人然
之及鍾旭年將週歲日漸日長能行能言鍾

鍾惠嘆兒



鍾旭遊嬉

惠見兒甚是乖巧遂與妻論曰此子姿容俊雅迥別尋常他日尤為朝廷之股肱國家之梁棟榮親耀祖光顯門庭澤及天下名垂簡策當為此子期之潭氏荅曰汝何知之耶鍾惠云知子者莫若父二人言罷但見明月中天樵樓已初鼓矣遂入室安寢又聽下曰分

解

姿容秀雅別尋常 勸君莫作等閑看
他年奮志雲霄內 自有聲名四海揚

●鍾惠夫婦謀兒就學

鍾惠夫婦



議兒就學

自是鍾植年將六歲其母潭氏輒與夫曰且喜吾兒今已長成務宜送他從師讀書不可容留在家以誤其終身矣古語有云養子不教父之過何不擇一名師送入學堂講習討論切磋琢磨倘若成器一則與祖宗爭光一則與父母爭氣不然虛生於世曷足貴哉鍾惠若曰夫人之言誠是也但本處沒有好師只有社學鄉希賢先生甚是倖當他在社學聚集徒衆教書有法規矩有方不免揀擇日期將他送入學館早晚訓誨教他成材豈不

譚氏呼兒



鍾馗見父

美哉一旦呼鍾馗而命之曰人而不學無以
異於禽獸况汝業已長成今欲將汝送入書
堂從師肄業汝當潛心焉毋惰其志可也鍾
馗唯唯听命就着家童收拾書箱送兒去社
學拜鄒先生為師又听下四分解

擇師送兒入學堂 琢磨成器紹書香
莫因年少任放肆 須知男兒當自強

鍾惠入館從師

却說鍾惠送兒從師令家童挑書箱携兒鍾
馗至書館就拜鄒先生為師鍾惠再三囑托

僕挑書箱



送兒就學

小兒年幼萬望指引開其迷誤通其茅塞倘
得成材非惟老夫感恩不淺則先生之名譽
益彰矣鄒先生荅曰晚生才疎學淺不足為
人師表叨蒙錯愛敢不從命乎觀令郎資質
非落人下異日必為公門之桃李調羹之鹽
梅模範當年流風後世决不囿於俗中矣鍾
惠笑曰多蒙過獎此望外之事實不可必但
小兒年稚煩為拘束早晚訓誨毋使其心為
外搖也二人說罷鍾惠拜辭先生而回自是
鍾植受業於鄒先生之門天資敏捷穎悟

鍾馗拜師



不布賢講書

然忽一日先生講書鍾馗整衣而趨於庭上諸友紛紛俱在听讲先生曰齊家治國平天下不外脩身二字諸生知之否耶諸生默然無語惟鍾馗遽尔而對曰旨哉夫子之言乎廼先生贊之予誠天地之完人乾坤之省子苟能充之以學則至道之淵源可剖聖賢之閫奧可臻何患名不成利不就乎子其勉之講罷但見鍾馗日就月將學有進益外人無不敬羨諸友無不畏服其先生遂吟一絕以贊之曰

衆徒習學



博奕遊嬉

後生可畏不可欺 超出尋常世所稀

萬里鵬程須有分 脫却布衣換紫衣

●遊玩龍舟

自是鍾馗潛心於學無時少倦焉忽一日先生不在館中諸生博奕競相戲謔馗佯為不知其中有一友姓陳名標者遂謂馗曰兄何勤苦之若是耶馗曰聖賢學問無不自勤苦中來未有惰而能成其事者也試與兄論之農不動則家無餘粟商不動則囊無餘資夫吾人之學乎標曰兄之學而不倦毋乃為顯

先生詣館



責訓諸徒

親揚名計耶。馗曰：豈但顯親揚名而已乎？吾人生於天地之間，當使精靈貫日，氣即凌霜，可以對諸天地，可以質諸鬼神，行典日月而爭光名典天壤，而俱散，乃可無媿於人矣。標曰：兄之志量大矣哉！予誠不及萬一也。言訖，先生詣館，陳標遂以馗之言一一告於前。先生示之曰：鍾子志量過人，言論出於尋常之外，舉止端莊，體態超於流俗之表，非爾所能及也。頃之馗亦至先生之側，先生遂命一對三及黃童，湏臾把詩書飽記。馗不做思索，出

蒲陽令節



競開龍舟

口一對一點赤心惟願家國安寧先生極口稱羨諸友無不敬服越數日迴端陽佳節也河中競開龍舟士女紛紛覲玩諸友皆師邀馘同遊及至其所但見鼓樂喧天人聲震地諸友無不賞心娛志以適一時之樂惟馘佛然不悅畧無喜色諸友詢之曰此一遊也亦瀟洒宵中之一助不可謂不樂也兄獨悵然曷以故馘曰龍舟之設為吊屈原觀之不覺淚下何樂之有至暮馘與諸生入館先生責之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汝等

先生出對



鍾馗對

昔師閑遊甚非体也各書一對以贖其罪不然則罪不輕恕矣先生遂出一聯河中競奪舟以爭勝負諸生憤然無知馗挺身進而言曰殿前登虎榜以辨高低先生駭之曰開口驚人真天下之神童誠千古一遺者也世豈多得哉諸生各治以法惟置馗於度外焉自是馗從遊於鄒先生之門年已四週矣適值歲暮鍾馗惠着令家僮齎榛禮儀酬謝先生及召馗回馗遂拜辭先生相別諸友一旦詣家叩於父母之前曰不肖久離膝下庭闈有缺

鍾惠見兒



植回拜父

衾影慚媿載罪良多然思慕之念無時而少致也怨男不孝之罪焉惠曰吾聞孝者耀宗祖光門庭上則竭忠於王室下則施澤於黎元苟不其然雖孝猶弗孝也又聞丈夫之志在四方豈可株守故園而漫無所作為乎昔者禹治洪水猶然三過其門而弗入汝何區區繫念於家庭而不以丈夫之志自期也汝今年已長成苟不從高明之師日加講論雖皓首窮經不究一理何益之有今郡中余南華先生典吾心相契道相成非一日笑然彼

鍾惠夫婦



謙兒改學

曾提科甲素性恬淡棄職舉德精通經史學
問淵源誠天下之奇才人問之師表也待妻
正送汝求誨倘得寸進庶可慰吾之望而汝
亦不致廢書之嘆耳未知何如且听下回分
解

宵中抱負擎天地 口吐珠玑透膽寒
人家何幸有此子 定做朝中一棟梁

習學紫棠

時值元旦鍾惠呼僮而命之曰今聞余南華
先生見在水綠橋建一息齋書院其中亭臺

鍾馗肄學



拜辭父母

濟上求教者不可勝紀吾今脩書一封并丹
贄見之禮收拾書箱着令家僮為伴汝可速
往母俟遲滯焉馗唯聽命即辭父母而行
及至書院適南華先生坐於堂上披閱經史
博覽諸文馗問之南華先生曷在乎則應之
曰予是也馗遂將父之書像呈上復跪而拜
於庭下南華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
焉何以厚禮為也馗曰此特芹意耳奚足掛
齒遂館生於滕雲軒馗自是以後時求誨訓
朝乾夕惕無一時之或懈書聲徹夜日就月

道拜南華

先生命題



將惜寸陰之不來年將二週學業精進一日
先生命題諸生未及完就道已先成呈於先
生之前先生覽其文迺嘉之曰字、典雅句
、精新真天縱之奇英士林之翹楚有此才
能取功名如拾草芥矣何難之有哉正論間
適有一友徐中陽者亦擢鄉科未登黃甲其
與南華先生交厚者特來謁訪與南華先生
見平二人比肩而坐中陽見几上數篇文課
遂以入手細覽其中味長意佳閱之不忍釋
手評曰氣勁詞雄意淵調蒼至其變幻風生

南華嘆息



中陽見馮

則非凡筆所可到者奇品也於是詢及南華
此文出自誰乎南華曰廼鍾石室令即鍾馗
之所作也中陽曰有其父必有其子此子何
在欲求一見南華遂嘆鍾馗出而見之禮畢
中陽見其面貌奇異體態非凡聲如洪鍾眼
似銅鈴遂與南華曰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
之用不可以其幼稚而忽之也談論一時不
覺天將暮矣中陽遂辭而去未審何如且听
下回分解

面貌奇異令人欽
聲如洪鍾眼有神

主帝登殿

志同天地才壓衆開口驚動世間人

●帝試鍾馗

却說玉帝升殿文武朝罷遂與衆文武議曰
下方海州鍾惠夫婦素行積善大施陰功前
已差天使送子與他以續其後今其子取名
鍾馗業已長大現在息齋書院從師肄業今
欲遣一人前去下方書院管其為人再試其
行事如果立身不苟德行無虧後當做之以
大任言罷忽一人出班而奏曰小臣願往上
帝視之迺殿前司簿總管是也遂領玉旨隨

衆臣朝拜



婦變女子

調試鍾馗



往下方去了及至書院樵樓已二鼓矣但見鍾馗口不絕吟手不停披總管遂化作一美麗婦人頭帶朱翠身穿羅綺以手叩鍾馗之門馗曰叩門者誰乎女曰讀書輩也馗聞是讀書之友即起身開門相迎忽見一美貌女子馗逐心着一驚喝之曰何方妖魔更闌至此欲傷吾之生乎速去饒汝性命不然吾當以劍碎汝之尸耳女曰妾非妖怪乃住此隣家一女子也今宵見此風清月朗春心撩亂私自夜遊至此听見君家書聲括耳令人可

鍾馗變色



揭諦而退

愛特來相伴幸勿見卻馗曰吾素以節槩自持肯為此苟且之事乎速去毋使外人知之可也女復援之馗厲聲叱之曰吾死不相從如為此苟且之事非惟名節有虧則天地神祇決不容吾矣女再三纏撓馗正顏色而遠之至四鼓方散馗于是就寢次日整衣而起心中坦然亦不以夜間之事告於人焉但專心致志不聞窓外之事篤志潛脩只誦聖賢之書忽看書之餘不覺心動神疲隱几而卧適成一夢、見一長鬚人頭帶鳳翅盔身穿

總骨托夢



趙正顏色

黃金甲左手執簿右手持劄趙問曰汝何人
斯長鬚者荅曰吾乃天神也上帝遣吾下凡
稽察人間之善惡趙復問之曰至此何為長
鬚者又曰默伺汝之為人何如耳趙曰奉道
持公正大光明不愧不作無諂無驕心事可
對天曰節槩凜若冰霜吾之為人如是而已
長鬚者又曰汝之為人既如此可謂天地間
之端人吾當以汝之所為奏聞於上帝言罷
長鬚者遽爾而去趙著一驚醒來却是南柯
一夢遶束衣而出但見庭上先生端坐於

先生訓誨



鍾馗講夢

堂諸生排立於兩傍正在討論書旨馗即遵而進焉先生已知其登踐廼訓之曰子果登真之宰乎而以朽木自委乎抑恃資質之敏捷而不以書介意乎昔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孔子天縱而韋編三絕子何不效古聖之志而求剖其間與徒墮時俗之弊習而自塞其藩籬勿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勿謂今年不學而有來年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是誰之愆今而後子可翻然悟惕然省矣庶學不斷機而亦不辜汝父母之望子其勉諸馗唯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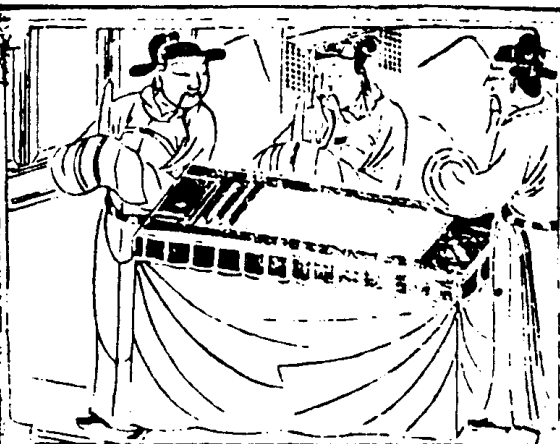
身披金甲



鍾馗領罪

解
听命叩於先生之前曰適爾誦讀之餘不覺
心神恍惚遂卧於几上遽成一夢見一長鬚
者頭戴鳳翅盔身穿黃金甲左手執簿右手
持劍弟子問其何人彼蓋曰吾乃天神復問
其至此何幹彼又曰默伺汝之為人弟子即
以平生之操守一一對之彼謂當以汝之所
為奏於上帝遂去驚來乃是一夢故此有違
師範實弟子之罪也先生曰此奇夢耳當有
後驗說罷諸生各散未知如何又听下回分

上帝升殿



總管回旨

上帝遣使下凡塵 默伺鍾馗事有因
任他用尽千般計 始終難移鐵石心

●求醫療病

却說總管返達天庭見文武聚集兩傍玉帝
升殿高坐總管奏曰微臣領旨前去下方察
察鍾馗化一美貌婦人再三投訴鍾馗即
自持始終不渝厥顏厲色遠絕不已臣未可
遽信次日復托他一夢試其心事若何彼對
曰奉道持公正大光明不愧不怍無誼無驕
心事可對天日即槩凜若冰霜臣听罷還來

主帝計議



鍾惠患病

鍾馗之為人如此小臣不敢自尊伏乞萬歲
臺鑒王帝乃曰此人心存正大無狐疑做鬼
之詐行事端莊有金石不渝之操真天下之
罕有人間之善士也異日令他掌人間之善
惡收天下之妖魔亦使他名登金榜聲播遐
方言罷王帝退殿文武各散話分兩頭却說
鍾惠偶成一恙心疼氣喘病有十分死臨旦
夕潭氏就命家僮求醫療治病症愈加鍾惠
呼潭氏而囑之曰吾今病体沉重不免為衆
下之鬼矣但吾兒年已幼稚未諳世務你可

求醫調治



鍾惠孺妻

效三迂之孟母不可鍾愛以誤其終身日後
若有好處則書香不替吾在九泉之下亦瞑
目矣潭氏寬之曰妾聞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我與你素行積善天必佑之决不索你之壽
你且放心言訖潭氏着宋僮往書院喚取鍾
馗回家然鍾馗之在書院奮志誦讀苦心以
味足不履外有三載之期志切經史無鴛鴦
之心契合道妙性天中自覺天空海闊任意
優遊灵明内恍若鳶飛魚躍正所謂自適其
適而非適人之適者也一旦家僮至道及父

譚氏勸解



命僕召馮

病之故并言及母之病情則此言曉不着
体即辭先生僭僕而回及至家庭先見母復
詣父之寢室見父病卧不起面貌非故迺放
聲大泣曰父遠膝下耳肯不敷戾父之病皆
因不肖之所致也鍾惠遂囑之曰你可用心
於詩書毋廢志於半途慈母之訓宜听非礼
之事莫為倘得成名亦不負吾憐上望汝之
意囑罷鍾馮咽喉乾應不出口侍於父之
側焉自是鍾惠之疾愈甚服藥不効九死一
生舉家大小無不驚惶譚氏就命家僮往興

鍾馗回家



龍觀請僧道建醮祈保彼建醮之日鍾馗誠
心懇禱願以身代復作文一紙禱告於天地
詞甚懇切難以尽述醮設三日夜方止而鍾
馗所作之文達於天庭上帝怜其心誠詞懇
遂取仙丹一粒召天使而命之曰你可扮一
雲道人將此灵丹救甦鍾馗不可遠吾旨
意天使領命扮一雲時道人身背一葫芦手
持洞賓扇及至鍾馗門首見一值門小童詢
及小童曰汝家老爹病症吾可以療之小童
進而報於夫人遂請雲遊者入戶詣寢室探

神醫救治



惠謝天地

惠之病症即以藥與之服焉惠自服藥之餘
不覺神清氣爽身體稍安頃之雲遊道人亦
不知其所往鍾馗遂焚香合手而拜曰此天
神之救吾父非凡醫之能療也自後鍾惠之
疾頓痊一家不勝歡欣未知何如且听下回
分解

俄成一恙重十分

求醫不効事非輕

幸逢神仙未吞救

皆因一善感天心

●帝試鍾馗

却說鍾惠年值五十正當壽旦之日羣羊挑

鍾惠壽旦



張憲慶賀

酒紛、而未者不可勝數。緇紳大夫、僉而至者不可勝窮。自是賀客填門。鍾惠大開筵席對衆賓、酌飲焉。鍾馗亦預其列。中有學士姓張名憲、與惠素有相知之雅者。見鍾馗双眉似劍、兩眼員爭、面貌怪異、体格非凡。心中愕然、遂問之曰：汝讀何書？馗荅曰：諸書列傳無不通覽。又問曰：汝能詩詞否？荅曰：詩詞歌賦頗有微能。憲復謂之曰：既如此、何不顯生平之抱負、大展今日之雄才？馗曰：請以何者為題？憲曰：今令尊乃壽旦之日、即以壽字為

張憲命題



植呈詩詞

題須要句句不離一壽字庭前且有松栢又

要長青之意也遂援筆而成文不加點呈於
大夫之前大夫覽其詞曰

壽燭光輝壽香烟繞壽酒滿斟壽菓不少
壽比南山高壽如松栢老今日八仙來慶
壽渾如壽星下蓬島

覽罷其中詞句新雅口吻不凡覽之不忍釋
手廼贊之曰奇才奇才佳作佳作不意如此
之少年而有如此之手段遂以手中所用之
扇錄其詞於上焉傳迺於衆賓共閱衆賓無

張憲許女



鍾道

不羨其才能于是張憲問及鍾惠令即曾有
室否惠荅曰未也張憲曰吾有一女如其不
棄則贅令即為門楣何如鍾惠就令鍾道拜
張憲為岳父衆賓盡興而飲不覺斗轉參橫
矣衆賓遂辭而去遂散鍾惠即與夫人叙飲
命鍾道歌詩以侑觴道即歌和樂之章抑揚
高下音律鏗然二人听之喜從天上鍾惠笑
而言曰平生之所樂者有四夫人曰請問其
四者為何惠曰天假予年壽已半百不為天
笑其樂一也得與夫人朝夕歡慶左右不離

鍾惠四樂



鍾馗就館

解
如比目之魚如連理之枝其樂二也且生一
子宗烟有托祖典不絕其樂三也况吾兒今
已成材卓犖不凡其樂四也夫人曰何以見
兒之成材也惠即以庭中所作之詞一一
夫人言之言訖但聞金鷄亂唱更闌夜
人遂入室安寢次日鍾馗拜辭父母詣館及
至書院見先生諸友畢復入故所潛心肄業
孜孜遑遑須臾不離兢業朝夕匪懈正
所謂敏而好學者也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

壽高半百四樂全 人生何幸有此年
從茲富貴天長久 萬壽無疆福綿乆

呂鍊全像按鑑唐書鍾馗斬妖傳卷之一

上帝命使



賜魘筆劔

禹鑿金像按鑑唐書鍾馗降妖傳卷之二

●帝賜筆劔

却說玉帝升殿文武西諸神朝拜已畢帝呼天使而命之曰海州鍾馗為人勁直精通神明今賜他筆一枝劔一把紀人間之善惡收天下之妖魔你可賁往下方不可違吾旨意天使奉旨前往下方書院見鍾馗正在看書遂吹氣一口鍾馗一時昏情迺托其夢曰上帝賜你宝劔一把神筆一枝筆可以上達天庭下通地府人間如有善惡可以此筆紀

衆妖恭賀



鍾道分什

之劍可以除天下之邪魅可以收天下之妖
耗人間如有妖魔可以此劍降之。遂將
筆劍擲於几上鍾馗驚醒見几上筆一枝劍
一把心中且驚且疑私自藏貯不對人言是
夜群妖叢雜於書院諸魅交集於窓前鍾馗
正在吟誦書史孤燈獨照忽聞笙歌亂擁又
見人影甚多毫光滿地燦爛通天即起身開
門一看但見群妖拜於地下齊聲共祝曰鍾
爺千秋馗即問之曰汝等何方妖魅群妖答
曰小妖在本處古廟中暫住得聞上帝賜鍾

群妖各散



師友詢問

爺筆劒特來叩叅。尪示之曰：汝等毋傷生靈，毋損六畜，如不听命，碎尸萬斷，悔之晚矣。言訖，群妖各散。尪自嘆曰：有此異常之事，亘古未聞者也。思量一會，不覺精神疲倦，入床就寢。次早，先生諸友詢及尪，曰：「昨宵笙歌頻奏，人聲喧嘩，似近似遠，非遠四鼓方散。汝聞之否？」耶尪但以不知對之。尪自獲筆劒之後，無時不以之隨身藏貯焉。然本處邪魅俱已斂跡，人民各皆叨安，未知何如。且听

下回分解

鍾惠棟日



差人賁送

神筆果能通天地 劍放毫光驚百迷

今朝付與鍾馗去 斬鬼除妖不須疑

●送禮求婚

却說張憲官居東閣大學士因與僚屬不睦
告歸田里一女秀英年方二八國色天姿詩
詞歌賦無不通曉琴棋書畫件件皆能真女
中之魁也學士因慶鍾惠棟之壽見鍾馗才高
貌奇遂以其女娶之然鍾惠棟承學士之言揀
擇過娉日期差人賁往學士之家蓋學士自
將女許鍾馗之後無時不以馗之才能致於

送禮過娉



口吻馬時學士夫人閑坐中庭學士謂夫人曰鍾馗乃乘龍之婿吾女適於鍾馗得其笑意欲請他來家讀書但六禮未行恐取訕於人矣正論間鍾惠之家僮賁送過娉日期詣於庭前家僮遂將禮書呈上學士覽畢亦脩書一封以達惠焉越數日正值過娉之期鍾惠敬具白金百餘錦段十端着令家僮數人賁往學士之府學士衣冠而出排設香案拜而受之附書致意於鍾惠并請鍾馗往其家焉自是家僮返將學士之書獻於鍾惠惠

學士修書



永接鍾道

覽罷遂喚鍾施而命之曰學士召汝七可從
其召毋拂其意可也施听命即辞父母偕僕
而往迄其門首令僕預報學士至儀門而迎
之及升堂學士之夫人出馬施遂拜於堂下
礼畢學士命施坐施再三推讓方隅而坐學
士設筵相待彼此歡飲尽酹方休館生於夏
廳次早施整衣而出叩謝學士夫人學士廼
謂之曰吾年已邁一手全無只有一女今適
於汝上即吾之子也可在於此讀書吾與時刻
講論異日乘龍非惟有耀於鍾室則吾門亦

馮往岳家



拜辭學士

為之增光矣。馮曰：蒙恩不棄，情聯平子，萬
異訓誨，言訖。馮復詣東所，覽閱書卷，無時少
倦。心不外搖，口不非言，目不邪視，身不妄動。
學士愈奇之。約計一年，正值大比之秋。馮遂
拜辭學士夫人，應試。學士設酒餞別。回家叩
辭父母，收拾琴劍書箱，帝僕由陸路而詣京。
師是日宿於海口，夜得一夢，見長鬚者與
之言曰：上帝賜汝筆劍，汝何不見之於行事？
徒藏於無用之地。言罷遂去。次日，馮早起，猛
然自思曰：昨宵得一夢，見向日之長鬚者。

赴京應試



神人托夢

命吾以筆劒施之行事今將何事可以行之
展轉躊躇嗟嘆不已一路勉強畧無喜色未
知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男才出衆女貌賢 永諧秦晉美双全
須信婚配皆前定 方知姻緣不偶然

●雷擊雉精

却說神上嶺有一野雉精往來客商受其害
者不可勝紀時有吳埤一賣糖客人張一本
由此處經過至魚潭發賣棧一萬家酒店住
歇店中有一婦人甚是美貌與一春眉來眼

張本賣糖



雉精迷人

去情甚綢繆但店中人衆不能近身一日歸
貨賣尽遂收拾回家行路之間念只想此
婦人不覺天晚至神上嶺上下二十里俱無
歇店一本自思前往恐途中又有歹人不免
在此嶺頭亭內暫宿候天明方去一本遂宿
於亭內雉精見一本一人獨在亭宿即變作
酒店婦人啼哭而至一本視之乃酒店中女
子也心中不勝歡喜遂問之曰汝啼哭而來
一人將欲何往女答曰因我與你笑談丈夫
疑我與你有私十分拷打難以安身私自逃

一本被迷



法治一書愈

回母家一本曰天假良緣使我與你相會三生有幸矣如肯見怜則死不忘恩遂擄女求歡女半推半就一本慙心愈熾女即與之交歡丁香半吐兩身相偎一本尽與雲雨二次與蘭芳休至四鼓女不見踪跡一本驚慌候天明方回及至家中容貌非舊狂言亂語手舞足蹈逢人即打其母與妻甚是怕恐遂請先生占卦那先生道被妖怪所惑遂着人求法師治之不愈其妻朝夕憂惶忽一夜其妻得一夢見一神人與之言曰你丈夫被精

求尪除妖



妻告根由

怪所迷凡人不能治之來日午時有一人至此經過乃海州鍾尪是也頭戴儒冠身穿皂袍乘白馬一疋携家僕數人天下之妖怪見之無不遠去你可求他救汝丈夫性命其妻覺來却是一夢次日對姑言之姑曰不可不信其妻遂命人在門首立等並無一人往候至午間見有一人頭戴儒冠身穿皂袍者經過遂攔住馬頭請入內室其妻問曰莫非海州鍾相公也尪曰汝何以知之其妻遂將夢中之言又將丈夫被迷之故一一告於尪焉

雷轟雉精



一本復愈

魑自思曰前日夢見長鬚者命我以筆劔施
之行事今值此人不知被何妖精所迷當以
筆劔驗之于是命僕開書箱取出筆劔寫文
一紙對天焚之復將寶劔一擊其被迷者乃
狂言曰鐘爺在此我當速去頃之天昏地黑
霹靂一聲擊死一野雉在於階前魑心中唯
喜觀者與同往之僕無不以為駭焉自是被
迷者亦不狂言亂為一旦而愈其母與妻問
之一本乃曰向日至魚潭賣糖棧一酒店住
歇店內一婦人甚是美貌我求之不得寢寐

一本叩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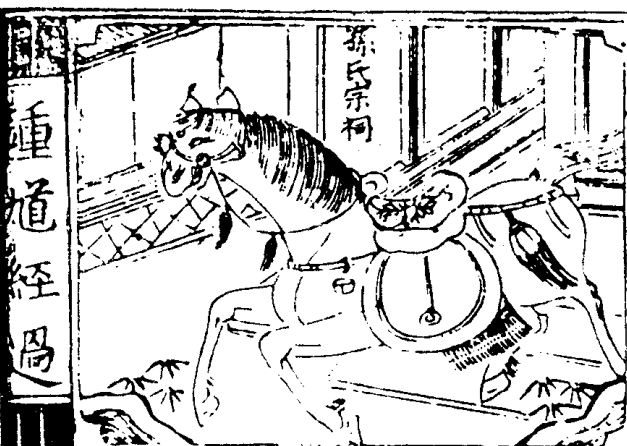
施復往京

思之一日糖貨賣尽收拾回家至神上嶺天
暮上下二十里俱無人家我思夜行身上帶
有財物猶恐途中又有歹人是夜就在嶺上
亭內暫住不料妖怪變作酒店女子啼哭而
來彼時不覺被其迷惑若非鍾相公至此我
為怨鬼矣言訖遂同母與妻叩謝於施之前
號施為神人也施一面令僕收拾行李前詣
京都未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郊外山鷄變雉精 日理夜出變人身
鍾施伸訴雷霆怒 擊死妖魔隨獄塵

石馬害人

●立斬石馬



却說女而殿一孫氏宗祠內有石馬二疋世
遠年深遂成一精或變男子而姦宿人家之
女子或變女子而迷惑往來之男人或朝出
而吸六畜或暮出而殘田禾男女受其害者
不計其數田土荒蕪者比上皆然此處人民
屢遭殘害無法可治五穀有種無收久已窮
困甚且壯者散於四方老者死於溝壑人家
未晚先已閉戶客商至此不敢住歇其為民
間之害匪淺鮮也時道往京經由此處天色

鍾馗投歇



張讓拒絕

將幕又無店房只得投入人家那人家姓張名讓有妻秦氏年將六旬生有四子長子寬次子裕三子溫四子柔因往外遊俱遭白馬精陸績害死不見踪跡張讓夫婦正在私室號泣哭聲未絕忽聞堂上人聲喧嚷讓即出而視之馗遂告以求宿之故讓見馗之貌近怪異疑是石馬精不肯留宿愕然謂馗曰此廼住居非客館也速宜前往不可耽誤馗再三哀告讓方與之宿焉詢及馗曰公家住何處姓甚名誰至是將欲何往耶馗答曰姓鍾

設酒待馮



告訴根由

名馮海州是吾家也今因赴京應試經由此處至是天暮又無歇店只得強投貴宅幸勿見責可也讓見馮之言談從容信是讀書人也遂設酒相待飲酒之間內室哭聲不已馮聞之於耳廼問諸讓曰貴宅有悲哀之聲何故也讓答曰因吾兒死於非命吾妻痛之甚切以致朝夕號泣馮復問其兒死之故讓答曰此處孫氏宗祠內有二石馬精人受其害者難以計數經今百餘年人不敢入其祠蓋有四子俱被此精陸續所害毫無踪跡且吾

馮斬石馬



衆人拜謝

夫婦年已六旬無人依靠不免死為夫祀之鬼矣馮所之不覺淚下遂問之曰石馬今在何處讓答曰越此不過咫尺之間耳馮聞此一夜不寢令僕求燈看書至天明馮帶劍隨身問讓曰欲往石馬處一看何如讓曰不問馮再三要往讓不得已引馮至其門首馮遂持劍挺身而進以劍斷二石馬之頭但見血淋漓地聞者無不來看衆人皆號馮為天神降也讓與衆人再三拜謝馮自斬了石馬即別張讓同僕詣京自是張讓捐財建一祠

張讓建祠



諸友相邀

宇塑尨之像於其內馬香燭不缺祭祀以時
自後此處人民俱已安樂五穀及皆豐熟謠
言曰此鍾相公賜也未知如何且听下回分
解

孫氏祠中二馬精 食殘六畜吸萬民
鍾尨至此將劍斬 血淋漓地聚駭聞

● 收除驚精

却說鍾尨一旦詣京寓於化龍門一山長公
書院居住其中應試者有數十人馬隔書院
數步之外有一銅更橋妓家甚多諸友相邀

華烈訪妓



彼此歡飲

而往惟悅潛心於書是不履非禮之地特有
同寓余華烈者素好風月至銅更橋見一妓
者站立門前口如櫻栗口似珠紅異香逼人
其長方臉大眼開之國色也華烈見之神
魂飄蕩遂自入其戶而謁之詢及妓之姓
名妓曰姓李名月仙相公之姓名妾願聞焉
華烈即以已之姓名告之月仙見華烈言談
清雅舉動從容起身密告其媽曰此相公必
久歷風塵者非淺也村俗輩也宜設酒相待
方是其媽遂然之即設酒留華烈飲焉款待

華烈回寓



卧病求醫

酒至半酣月仙與華烈情甚綢繆至暮二人
携手入房解衣而寢極尽雲雨之歡次日華
烈早起便回正所謂得趣似抽身者也及至
寓所面如菜色容貌非常自覺身體不安謂
諸友曰考期在邇賤体不爽如之奈何諸友
皆哂其用力太過越一日飲食不進病卧不
起求良醫治之亦不見愈忽一夜魘得一夢
夢見神人曰余華烈今被妖所迷你可與之
速除毋使傷其生也魘覺來是一夢次日携
諸友詣華烈之寢處鞠其得病之由華烈以

魘探華烈



常勦除妖

實告曰日至銅更橋見一姦者十分淫
詣其家求宿一宵次早至寓精神疲倦坐臥
不寧遽成一疾魘暗地自思曰這姦想是怪
異吾往除之別諸友至已之寓所身藏室
出而謂諸友曰今在寓所覺無意緒得聞銅
更橋有一姦李月仙色傾城國欲携數友前
往傲遊樂飲一會如何中有一好事者姓張
名綱與之偕往及至月仙之家月仙乃一驚
精明知鐘魘藏劍而來魘中錯愕遂托病不
出魘問其媽曰有何病症吾可以治之月仙

月仙托病



變成本相

听馮之言詞不善知不能脫遂變作本相潛入房中土穴藏縮馮再三要見既而李媽詣月仙之房喚月仙出並不見其踪影心中驚慌出告馮曰適相公要見女兒妾往房中喚他不見踪跡况今青天白日又無別門可走不識以為何如馮已心中明白微笑而言曰有此異事與馮同往者不信乃曰此詐言也必是這媽兒藏了故將此言抵飾誠可惡之甚也遽尔起身大罵一場要打李媽馮再三勸解而散於是馮親詣其房細尋杳無形影

媽換月仙

月仙不見



即詢及李媽你女兒出自何來李媽亦直言
無隱對曰舊年妾在地名歲寒溪竹林頭居
住至八月十五中秋佳節戶上慶賞妾有三
個女兒俱無嫖客遂命鵲兒設酒與女兒對
月同飲時至三更忽聞一女子聲音啼哭漸
上而來即開門一看只見一女子竟往河邊
而走妾命鵲兒曰此女子必是赴水者你可
速往救之鵲兒听妾之言慌忙奔去那女子
就投入水中幸得水淺被鵲兒救歸換其衣
裳問其投水之故那女子道姓陳名秋娥乃

趙問緣由

李媽實告



藥坊陳双女也今值十五爹娘俱往東嶽殿
酬愿不在家中我在房內刺綉不知被何賊
人來家盜去青布二疋及爹娘回家不見布
更疑是我與人往來將布與人打罵難當况
且心事不明自思名郎有玷不如捐軀以就
死奈無計脫身幸值中秋佳節爹娘飲醉睡
去被我破壁而出竟往河中赴水不想媽上
救我性命實再生之恩也妾听罷乃與之言
曰今宵喜得我女兒俱無嫌害你可與他暫
宿次早送你回家那女子泣而言曰送我

植至寓所



申疏禱天

回家則是一死乞媽、俸天地之心始終保
全真生死而骨肉也妾復問之曰你肯從我
否女子答曰固所願也妾見其容貌出衆俸
態輕盈實不瞞相公將他藏在家中次日討
舡她往京都此處居住今日一旦不見舡理
難明植示之曰此乃妖怪宜速除之若不蚤
為之計災厄逮夫身言訖即同僭牲者回寓
誠心具疏禱告於天復焚其疏、云

伏以方今天下海晏河清諸奸喪膽群邪
遠遁實有賴於上天之力人曷得而與焉

帝差天將

拘尋土地



堯以涼德叨茲重任但願國家興治黎庶
康寧不意京中銅更橋妓家有此妖魅皆
因堯之不德有負蒼穹謹具疏文冒懇天
威明彰顯示庶妖不漏網而生民不致塗
炭矣

自是上帝覽其疏文即差天將去拿本境土
地頃之天將押上地至天庭跪於階下上帝
甚怒大聲叱之曰你為一方社稷縱妖殘人
法戕盡首土地奏曰臣奉公守法毫不敢私
此處並無妖怪上帝復詰之曰銅更橋李媽

帝召城隍



城隍見帝

家有一妖魅你陽為不知喚天將把這土地
網了推出斬之土地曰容臣再奏此精由遠
方而來非本處之妖也臣不知其來歷固不
能治冒犯天台懇於超宥上帝听罷遂命天
將釋其卯縛廼問之曰知之者誰乎土地曰
惟本處城隍知之上帝遂傳旨差天使召本
處城隍一時間城隍亦至拜於丹墀上帝叱
之曰銅更橋妓家有一妖魅迷惑害生民汝為
一郡之主宰為何表裏為奸致令虎兕出柙
耶城隍奏曰京都地廣人稠稽察不週臣該

帝囑城隍



拘拿妖怪

該萬死望乞恕饒上帝听罷示曰是何精怪
你可前去速拿星馳解報如遲定行重治不
恕于是城隍領旨離天庭至本司牌差鬼判
前往銅更橋密拿妖精鬼判至李媽家搜尋
不見回見城隍稟曰蒙差鬼判前去妓家拘
拿妖精並無踪跡不知逃匿何處伏乞添差
明兵同去捕獲城隍即添差阴兵遍城嚴拿
不知去向於是鬼判帶統阴兵復至李媽家
搜尋見房中有一土穴鬼判就令阴兵至穴
四探其聲息乃是一鱉精也自是鬼判即令

明兵獲妖

解見城隍



五六個明兵一齊而進只見那驚精躲在一傍就被明兵拿住鎖見城隍城隍解見上帝上帝見城隍解到驚精心中歡喜遂封其為天下都城隍復囑之曰你可差人將此妖怪押至銅更橋李媽家待鐘馗來斬之庶邪妖有警亦可以為天下好色者之戒城隍領肯去了就令明兵鎖押驚精至李媽家那明兵遂將驚精鎖於李媽家床脚之下候鍾馗至而斬之然馗自申疏禱天之後不覺五日毫無驗証心中憂悶一時氣絕惟有心內溫熱

馮斬鰲精



在寓諸友無不為之悲悼少頃馮復甦謂諸友曰適間上帝命我去李媽家斬一鰲精如今方回諸友皆以馮為誑言馮即取劍與諸友視之尚有血跡未乾諸友遂同馮詣李媽家去看只見房中床脚下果有繩縛一鰲斫去一頭李媽即問此鰲從何而來馮曰乃前日不見之月仙也衆妓皆以為駭諸友莫不愕然馮遂同諸友回寓至華烈之寢所但見華烈病症一時而愈馮謂華烈曰若非吾除此妖兄之性命幾為之吸矣華烈再三拜謝

鍾馗赴試



僕勸鍾馗

後亦無恙自是馗之名譽愈顯愈彰未知期
何且听下回分解

劍氣冲霄貫斗牛 斬邪斬鬼有緣由
驚精何處藏身也 一劍湏教萬鬼休

●赴試不捷

却說鍾馗赴試已畢越數日榜出報同寓中
者有七人焉馗問報者見有鍾馗否報者答
曰未之有也馗听此言一時昏悶隨往之僕
甚是慌張即將滾湯灌救而甦僕寬之曰諺
云留得青山在何愁無柴燒况相公年紀尚

鍾馗納悶



茂今科不中來科必掇首選且自寬心不必
憂悶馗曰十年寒憲之苦只望一舉成名與
父母爭氣與祖宗爭光今日不捷有何面目
見我爹娘我今亦不回家聞有一終南山天
下之勝景士大夫皆遊於此處不免收拾行
李書箱前往他處讀書以待下科考中方回
僕解之曰窮通有命富貴在天今相公不中
時也命也運也何必以此介意自從起程之
日老爹夫人不啻言之諄乚及離家兩月之
餘老爹夫人在家懸乚而望况相公獨自一

慈烏返哺



收拾行李

人上無兄之可倚下無弟之可托誰問寒暑
誰供其旨須要回家不可遊於外郡以重老
爺夫人之憂小人之言雖屬鄙論乞相公三
思而行再思可笑禰昕罷乃曰慈烏尚知反
哺豺狼猶然報本禽獸且如此况人為萬物
之靈反禽獸之不若耶吾非不欲朝夕承歡
於膝下左右就養於親前柰功名未就羞返
故園庭闈有缺抱恨終天此吾之鬱抑而難
訴者也柰之何哉你可作速收拾行李前往
終南山毋俟遲滯也於是僕再三苦勸不免

前往終南



投宿客店

馮遂帶僕前往終南山路經地名河口天暮
遂歇宿於客店見有一老者鬚髮皓然至店
乞食聲曰叫苦馮問其故老者答曰因兒子
媳婦不孝逐我出外日食難度無處棲身適
見相公到此店中特來求些糧米度活千載
奇逢萬望垂憐馮復問之曰你兒子媳婦如
何不孝從頭說與我听就将銀米與你老者
答曰一時難以盡舉試以其大畧為相公言
之小人姓李名典妻秦氏生二子長名克仁
次名克義不幸克仁早逝克義幼時亦盡孝

姚氏怒目



唆夫毆母

道因娶了媳婦姚氏听枕边之言一旦变其
初心忤逆不孝忽一日充義私自買魚一尾
與媳婦烹之二人暗地自食不想被我妻子
省見彼時說他幾句言語姚氏怒嗔双目
睜將母推倒在地傷額血流不止逾月而亡
復將我逐趕在外衣食不供情苦可憐賴听
罷乃仰天而嘆曰天下何家無親何家之無
子從未有听妻言致母於死逐父外居者此
等之人天必不容言訖遂多將錢來與老者
去至是一夜不寐誠心具疏一紙疏云

馮修文疏

雷電擊報



馮不才非不欲天下安於無事但世風澆薄人心不古臣不忠君者有之子不孝親者有之從未有奉妻言若神明視父母若胡越如李克彖也者方且致母於死地逐父於外棲若不早除其漸愈長謹具疏文上陳天听明彰報應庶天下之為人子者知所警省而綱常亦不倒置矣

是夜二更對天焚之只見霹靂一聲將李克彖夫婦一齐擊死正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者此也次早有一人至馮之歇店道及雷

鍾馗抵山



長老盤坐

轟舉克義夫婦之事馗心中暗喜就分付家
僮挑取行李竟往終南山及至山中有一長
老盤桓而坐那長老見馗至遂起身相迎禮
畢置馗上坐長老詢及馗曰相公何處人氏
馗曰姓鍾名馗家住海州長老尊名長老曰
賤名紫空相公至此何幹馗曰應試不捷羞
返故里得聞名山勝景特來求借僧房一間
在此讀書日後若有好處決不相忘長老曰
房間頗有不中相公住宿馗曰昔者顏氏之
子曰居陋巷猶然不改其樂長老何以此

鍾馗修書



回家見父

拒人於千里之外乎言畢長老寓馗於東廊
一僧房馗詣其所遂命家僮取出文房四宝
修書二封命僕回家一則以慰父母一則以
報學士夫人家僮領書即時回家然鍾惠夫
婦自馗詣京之後時刻呈念夫婦二人正在
議論忽見家僮一人獨自歸家夫婦愕然問
曰相公為何不回家僮將前事告知一遍復
將書呈上鍾惠覽其書云

不肖男馗百拜致書於

父親老大人母親老夫人之前從別膝下

僕田呈書



鍾惠現書

不覺數月之餘未能朝夕就養左右承
實天地間之不孝子也及詣京應試希
僥倖以慰嚴慈之望何期運蹇時乖之
是耶欲發志於半途恐貽誚於士類且
暫寓於終南俟得意而回鄉幸鳴鴈之
南飛敬書此以奉慰

父母恩情似海深
慈熟奉養孝雙親
今朝听信枕邊語
他日雷誅罪不輕

鼎鑊唐鍾旭斬妖傳卷之二終

鍾惠遣使



送書學士

鼎鑊全像按鑑唐書鍾馗降妖傳卷之三

● 超度秀英

却說鍾惠覽罷鍾馗之書與潭氏双眉攢蹙
淚流如珠呼家僮而叱之曰你跟相公須當
左右不離為何你一人獨自回家棄相公而
不顧耶家僮稟曰小人再三苦勸相公回家
相公堅執不允非干小人之事鍾惠復問之
曰相公有書與學士否家僮答曰有書在此
惠接過手看其護封就與家僮傳送學士之
家學士與夫人正言及鍾馗詣京之後杳無

學士覽書



夫婦慨嘆

消耗說猶未了適旭之家童至焉學士夫人
喜不自勝遂問及家僮家僮將前事告知一
遍復以書呈於學士之前學士覽其書云
不才婿鍾旭百拜致書於

岳丈老大人岳母老夫人之前蒙恩不棄
情聯半子別後心如痴醉未嘗頃刻忘也
今應試不捷有辜濃望故園羞轉奮志終
南聊具數字以表微腸

學士覽畢與夫人不勝慨嘆學士之女秀英
聞旭不回之音未免有傷春之意朝夕憂悶

秀英身卒



報知鍾馗

遂成一疾百醫不治旬餘而死學士夫人痛哭不已遂遣使報知鍾惠仁與夫人亦甚悲哀卽脩祭像徃吊之仍一面着家僮前去終南山報知鍾馗然馗之在終南山雖用心於詩書奮志於燈前而神思夢想亦無時不致念於家鄉適一旦家僮至道及前事馗號泣不絕痛徹心髓就令家僮買辦祭像作文一紙遙空拜祭文曰

惟靈秉性兮仁恕溫良惟靈持身兮淑慎貞常言詞緘默兮聲不外揚懿德幽閑兮

鍾離悟禮



遙祭秀英

確守閨房不違姆訓今舉動端莊芳名顯
赫今與日爭光宜與松栢今並茂宜與連
理今齊芳正期永詣今千歲孰知一恙今
遂亡今生今誓不再娶惟靈今早升天堂
讀罷將文焚於爐內其悲哀之聲甚是慘切
見者無不涕下祭畢復請本山僧人大做功
果超度秀英是夜尙得一夢見上帝差金
童玉女手持長幡迎秀英上升天界尙覺未
是一夢心中將疑將信且喜且憂猛然自思
曰此事不可不信長吁數聲仍復就寢然自

鍾馗登天



稽查冥府

查核即日回報鍾馗領旨出午門外前有金童玉女各執長幡室蓋引往冥司去了話分兩頭且說海州有一舉子姓程名策亦擢黃甲職授翰林編修與鍾馗住居相連及回家報知鍾馗夫婦惠與潭氏聞此言肝腸盡裂一齊昏悶而死上帝即差金甲神人引鍾馗夫婦竟入天庭恭拜上帝畢帝喟之曰汝夫婦二人素行積善陰功浩大超昇天界若作惡之人永墮地獄惠奏曰臣子鍾馗忝中秋元因唐王罷其前職触死金階不免為幽冥

鍾惠夫婦



死後升天

之怨鬼上帝听罷迺曰汝男鍾馗業已先詣
天庭我差他往冥司稽查善惡汝媳張氏見
在仙宮俟汝之男至日許你一家相會言訖
鍾惠夫婦叩頭謝恩帝遂置鍾惠夫婦於逍
遙宮未知如何且听下面分解

捐生就死脫凡塵 更往天庭訴事因
玉帝委他查冥府 後來骨肉兩相親

●刀山地獄

却說鍾馗往冥司差一天兵提一面虎頭白
牌上書奉天查理冥司六字在前又有金童

鍾馗領旨



入獄勘問

玉女引道行不多時來到

秦廣大王第一殿大王出而迎之升堂禮畢
鍾馗即吊取屢年善惡文冊既而鬼判費冊
至鍾馗逐一細查見有一不孝者底冊李成
正冊李盛姓同名異心甚疑惑就於冊內硃
書駁查二字及查畢前往

刀山地獄至獄門首鬼判跪迎及至於獄內
但見冰山如玉高下疊七層七止生刀尖
猶如麻林山上之冤魂有釘其手者有釘其
足者有釘其背者有釘其腹者又有脇橫

鬼判迎接



審問罪人

掛者又有皮肉零落者不可勝數鍾馗問鬼判曰此等冤魂原在陽世作甚惡事鬼判答曰不忠不孝娼妓嫖婦毀罵公婆貪官污吏詐害良民殺人放火欺心騙人占人妻小慣用做銀害人利己磊債坑貪鍾馗听罷乃曰宜乎宜乎遂吟詩一首

山上生刀萬七千 冤魂叫苦走如烟
皆因在世為非事 將你高掛在刀尖
吟畢見山上一釘手冤魂声叫冤枉鍾馗
就令鬼判放他下來仔細審鞫那冤魂道在

釋放李盛

拘拿正身



陽世平生孝順毫不非為遭此冤枉難容分
訴鍾馗復問其姓名冤魂答曰姓李名盛因
同郡有一李成家甚饒富作惡千端侮罵妻
娘罪犯天條鬼王牌差阴兵拘尋不料阴兵
得錢賣放捉生替死罪出無辜情慘可怜今
見鍾爺如觀天日懇乞超豁冤抑得伸鍾馗
听罷乃呼鬼判而示之曰及查冊內姓同名
異已經駁查似此冤陷甚非法体言訖遂將
李盛放回陽世仍着令本司嚴拿正身重治
陰兵未知如何且听下面分解

二殿初江

水火關前



無常二字實逃 不怕貧窮苦來

牛頭獄卒來催去 無計留人過下日

●寒水地獄

却說鍾馗離了刀山地獄往北正行數里下
一山岐忽見林中透出樓閣殿宇又見一牌
坊上書

水火關三字及至關前那水火大王迎接進
衙設宴款待畢復差夜叉護送往

初江大王第二殿去了大王見鍾馗是玉帝
之命原即出儀門外迎之攜手同入殿內礼

寒水地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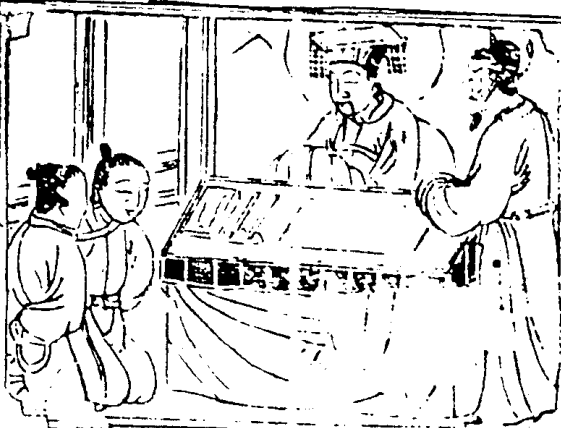


鬼判各話

畢大王逐命鬼判送冊查理鍾馗仔細考核
中間並無差錯即辭大王前往寒水地獄行
不多時早到地獄門首見一虎頭衙門又見
牌坊上書着白箇大字

寒水地獄鬼判跪門迎接及入衙內夜叉手
執牙棒鐵棍趕出冤魂猶如群羊而走又見
冰山如玉水流如住滾上溜、流將下來冤
魂啼上哭上者不可勝數那夜叉將
■魂身
上衣服巾帽尽皆剥落各打數百棍遍身流
血叫苦連天鍾馗問鬼判曰此等之人在陽

審鞠冤魂



三殿宋帝

世幹何惡事鬼判答曰多在陽世不行正道
哄騙良人姦夫姦婦娼妓賣婆占人田產劫
盜財物權臣逆子剝詐鄉民各色不行正道
之人多上冰山水遶數度打三百狼牙大棍
受罪無邊鍾馗听罷復喚冤魂逐名細審乃
曰罪不容赦者也遂離了寒水地獄前往第
三殿去了未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寒水地獄水淋流 剥去衣裳凍縮頭
只見夜叉將棍打 受罪無邊痛不收

○ 鋸解地獄

双峯高山



鬼門關津

却說鍾離過水火關辭了初江大王離却
寒水地獄正行忽見前面有二大高山並立
名曰双峯山中間有一條大路入進山塢又
孟立兩峯名曰荆棘岩藤羅遶樹如帳遮天
行不數里又見怪鳥人言別歌念佛鸚鵡題
詩花禽如鳳有兩頭四足者有兩肢獨足者
又有四肢而尾者異鳥不計其數正觀看間
忽見一牌坊上書

鬼門關三字一入關內但見惡鬼亂紛紛

天鬼順風鬼千里眼鬼听壁三屍鬼青面

鍾馗宋帝



三人叙礼

鬼紅頭鬼白面鬼猪首黑面鬼三角鬼五花
鬼青頭鬼硫磺鬼尋山鬼伏路抱口鬼飛素
鬼蛇形鬼豹頭鬼牛頭鬼馬面鬼呼風喚雨
鬼不計其數跪門接送不覺又來到
宋帝大王第三殿鍾馗典大王礼畢大王遂
設筵相待復送冊查理鍾馗一一細閱昇座
惡冊內有一李克兼名字鍾馗愕然自思曰
此人逐人外居致母死地在陽世已被雷轟
今又受責司此惡報之理也閱畢遂辞大
王往鑿地獄去了行不多時又見衙門一

鋸解地獄



細審冤魂

所牌坊上書

解冤獄四字一至門首但見註祿判官夜
又小兒紛忙迎接及至獄內冤魂千上萬上
哀莫哀於兩傍鍾馗見其啼哭疑有冤枉
者遂召細審無一可釋者審畢又見東廊下
而箇夜叉將板夾着一箇冤魂用繩綁縛鋸
作數截鍾馗問之曰此等冤魂在陽世作甚
惡事夜叉答曰他在陽世不孝有一日買魚
一尾烹熟瞞了父母夫婦二人暗地食之被
其母看見言其不孝他就听妻之言將母推

原书缺页

伍官四殿



鍾馗查冊

且听下回分解

望鄉台上人人淚 鋸解獄中个上悲
却為名利遭此難 勸君修善念阿弥

第七地獄

却說鍾馗過鬼門關辭了宋帝大王離了鋸
解地獄望鄉臺不覺又來到

伍官大王第四殿大王聞知鍾馗來到遂親
迎於像門之外二人入殿禮畢鍾馗即取冊
查核項之鬼判捧冊至案前鍾馗細查見底
冊比正冊多增三名遂問鬼判曰正冊比底

審問鬼判

鬼判告訴



兩少將三名是何故也鬼判答曰新未犯
未及造入正冊鍾馗復問之曰此三人者
陽世因何事拘至冥司鬼判曰馮信為公
牧朱武乃馮信之吏沈別是一土豪也因
細借沈別之銀臨期不還沈別糾統多
折毀其房屋魯細與之講論沈別遂喝令
多人即時指死魯細之母具情告縣沈別
將白金二百央吏朱武送與馮信不
以致魯細不甘訴告本司就差鬼使去
日方到造不及望乞海含鍾馗听

磨七地獄



責令鬼判

會官汚吏磊債殺人此法所不容者言訖遂
辭入王門往磨七地獄正行見有一大衙門
牌坊上書

磨七地獄四字遠上聞得轟七烈七之聲猶
如雷鳴再無斷絕又听得冤魂等鬼嚎陶大
哭七声震天行至衙門首見判官迎及入衙
內又見夜叉小鬼無數拿冤魂作惡之人推
入磨眼即刻粉骨碎身形如豆腐血流滿地
鍾馗看罷乃曰汝等不可錯將脩善之人受
罪如有此情查出定行反坐不饒夜叉答曰

訴告緣因



五殿閻羅

此等冤魂皆在陽世不修片善不公不法上不忠天子下不孝父母故將磨上打入羽毛等類若修善之人送往昇仙橋決不敢將他受此苦難鍾馗听罷遂離了磨上地獄前往第五殿去了未知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黑暗地獄最難禁 天生大磨好驚人
洗垢為新行好事 無憂無慮見閻君

●沸油地獄

却說鍾馗辭了伍官大王離了磨上地獄行不多時又來到

銅蛇鐵狗



冤魂啼哭

閻羅大王第五殿大王與鍾馗見畢即送文
冊查理鍾馗逐一查明即辭大王前往行數
里見一高山名曰

銅蛇鐵狗山其山中有一條大路甚曲難行
光滑如鏡走進塢內行不多時左手山坡下
有水草土木毒蛇四種未亡往亡不知其數
右邊山坡下有大小粗細惡狗四種亂亡紛
亡不可勝紀都趕來咬傷冤魂之內那冤魂
啼亡哭亡叫苦連天鍾馗見其啼哭乃示之
曰皆因你在陽世不修片善故受此若何足

大蟒関前



沸油地獄

仙執言訖復徃前行又林中現出一所琉璃
宮殿上接青雲看上將近牌坊書着
大蟒関及至門首鬼王迎接入衙內設酒款
待飲畢鍾馗起身前往沸油地獄正行遠上
望見一紅門上書

沸油地獄四字及進門內但見火焰冲天有
鼎鍋千萬餘口聞得油鑊裡淘浪响声猶如
雷鳴又見夜叉小鬼擔油運柴者勝似螻蛄
過路者更無斷絕又見大力鬼將四五箇冤
魂丟入油鍋叫声不絕又見小鬼各執鉄鉤

詢問鬼判



鬼判對答

搭出冤魂之肉作飯而食之鍾馗看罷遂囑
鬼而示之曰此等極刑不可及於無辜之人
見判答曰這夥冤魂皆在陽世片善不脩故
罹此刑鍾馗復問之曰在陽世作何惡事鬼
判曰有一冤魂姓余名勲家資巨萬素好嫖
賭其父屢諫不悛後家業蕩盡開一酒館忽
一日有一湖州賣布客人周良帶本百餘同
僕二人投宿店內余勲見其財物突起狼心
是夜將藥酒毒死周良主僕二命店內掘一
深坑埋其屍首外人並不知覺故受此罪又

鍾馗出獄



鬼判護送

有一冤魂姓張名標倚勢吞人酷貪風水強將父柩侵壘吳家祖穴彼吳家得知登山哭阻就被張標持斧砍傷流血而死又有二冤魂鄭子華王氏桂芳桂芳之夫黃繡往外經商數載未回桂芳就與隣居子華通姦情如膠漆忽一夜三更桂芳與子華正在共枕而寐聽見黃繡聲音叫門子華驚慌閃入重壁內躲縮桂芳遂出外開門見是丈夫心中不悅同入房中叙話一時黃繡不覺神倦入床就寢桂芳見其熟睡出與子華謫譏我丈夫

六殿變成



鍾馗查冊

今日回家更闌夜盡並無人知不免害了他的性命我與你永為夫婦豈不美哉子華听兄遂持刀一把直入房內殺死黃繡此數人者在陽世不修片善故受此苦鍾馗听罷乃曰宜加此刑以為作惡者之警言訖遂離了沸油地獄前往第六殿去了未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粉牆八字一牢門 沸油二字上頭存
鍋內冤魂声叶苦 只因前世害良人

●磴搗地獄

審問鬼判



訴告前情

却說鍾馗辭了閻羅大王過了銅蛇鐵狗山
犬蟒關離了沸油地獄又來到

變成大王第六殿大王與鍾馗札畢鍾馗即
吊取善惡文冊頃之鬼判賁至鍾馗細閱查
得冊內開除惡人一十三名還喚鬼判而問
之曰冊內因何開除惡人一十三名鬼判者
曰有一人姓夏名栢黑夜打劫蔡辛之家利
其財物復殺其六口次日亦不知是何人劫
殺具情告縣訪拿並無踪跡以致蔡辛不甘
訴告冥司差役拿至即將夏栢屍刑考訊供

幽怪高山



急脚關前

稱典前一十三人同夥打劫就牌差夜人小
鬼前去拘獲赴司逐名細審俱係仇扳即時
放回陽世故此間內開除鍾馗听罷乃曰誣
殺良善之人罪不容於死言訖遂辭大王前
行數里之遙遠上望見一座山名曰

幽怪山垂崖峻嶺荆棘藤羅攔道而生又見
林中立一牌坊上書

急脚關三字及入關內急脚大王正來迎接
與鍾馗見畢復設宴相待飲罷遂差夜叉護
送鍾馗前行走不多時但見無數冤魂悲上

夜叉小鬼



趕打冤魂

哭亡又見夜叉小鬼將冤魂脚上鞋襪尽情脫去又有許多夜叉各執狼牙鐵棍等物將冤苦打趕得急走如飛路止俱是荊棘碎石荆棘橫生冤魂痛哭亂奔亂走鍾馗見其痛哭乃問及夜叉曰汝等因何將冤魂苦打夜叉答曰在陽世不孝父母不敬長上亂倫與俗淫人妻小恃勢吞貧騙人財本指官誑詐剥害良民鍾馗听罷乃嘆曰惡有惡報人生在世須要修善若作一惡事天地必不容之矣言訖一直逕往忽見一大衙門硃壁紅牆

碓搗地獄



冤魂叫哭

牌坊上書着

碓搗地獄四字那鬼王聞知是鍾馗來討逐
出而迎之引進入內但見夜叉小鬼千上萬
上都是巨口獠牙頭有双角青面紅首其聲
如雷口似血盆牙如剪刀眼似銅鈴往上來
上不知其數又見天生大石臼一對以大木
作柱數十夜叉踏起半空而下响如霹靂之
聲驚哭動地响声不絕又見小鬼將冤魂放
入碓搗其骨如粉其肉如泥衆餓鬼隨意而
食之鍾馗看畢遂問及鬼王曰為因何事而

鬼判跪送



七殿泰山

得此罪鬼王答曰都是賣國權臣敗家之手
不仁不義不信之人侮罵爹娘之輩不敬大
親之徒暗計害人之漢娼妓娼婦之流故將
碓搗之鍾馗听罷乃曰此等之人宜以此刑
治之言訖遂離了碓搗地獄前往第七殿去
了未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莫道惡人無惡報 惡人各有惡根源
割舌牢內真受苦 皆是前生作孽來

割舌地獄

却說鍾馗辭了變成大王過了幽怪山急腳

玄玄名山



三教關前

關離了碓搗地獄不覺又來到

泰山大主第七殿典大王礼畢查其冊籍俱無差訛遂辭大王前往正行之間遙望見一山名曰

玄玄山俱是高山峻嶺石壁垂岩進一山徑四顧寂寞無人往來感嘆而行望見一牌坊上書着

三教關三字及入關內又見一衙門牆粉八字中間一座門樓約高一百丈名曰玄黃山左邊一座大門名曰

玄覺門首

空門右邊一座大門名曰

相遇故人



沙門玄覺門儒者行走空門釋者行走沙門者道泉行走及至其所見有一人頭戴凌雲巾身穿藍衣一箇小童拿書教卷隨後而行就與鍾馗相遇鍾馗與之言曰兄莫非在陽世從遊於南華先生之陳子奇乎奇曰然也遂問馗曰兄莫非昔日同窓之鍾生乎鍾馗答曰是也奇遂請鍾馗至家復詢及起居鍾馗告以上帝所命之故既而設酒相待各據契濶之情飲畢鍾馗起身拜謝奇遂送馗於

夜叉小鬼



割冤魂舌

大門之外鍾馗乃曰就此辭別再不顧矣言訖前行數里不覺又到

割舌地獄鬼判迎接直入衙內兩邊齊上
夜叉小鬼各執狼牙大棍刀斧鉤鎗繩索
器械等件排立兩傍又見節下棹柱萬千
柱上綁着冤魂糾苦連天小鬼各將鉄鉤
上出罪人舌頭以刀割之人人鮮血淋漓
鍾馗看罷乃問及鬼判曰為因何事割其舌頭
鬼判答曰他在陽世以虛為實無中生有較
長論短說是道非故此割舌剜心之報鍾馗听

鍾馗前行

八殿平等



歷乃曰此可為妄言生事者之戒言訖遂離
了割舌地獄前往第八殿去了未知何如且
听下回分解

無常二字實難逃

不怕官員并富豪

閻王限你清淨去

誰敢留人過一宵

● 稱秤地獄

却說辭了泰山大王過了玄七山三教關離
了割舌地獄不覺又來到

平等太王第八殿典大王禮畢遂查其冊中
開並無差訛就辭大王前往行不多時遠上

靈寶高山

望見一大高山名曰

靈寶靈寶山巒岩峻嶺兩峯並立正行之間
又見一牌坊上書

雷公關三字關門大開鬼王出關迎接及入
關內但見大小長短青紅黑白各色等鬼亂
上紛上不知其數猶如群羊而走夜又小鬼
往來更無斷絕勝似蜂擁而入又見兩
邊有角青頭鬼右手執鉞左手執針有作惡
之人走過打破天靈餓鬼食其腦髓又見青
面紅頭鬼鼻出烟口噴火身披虎豹皮身長

雷公關外

鬼食冤魂



冤鬼嚎哭

三四尺食冤魂之肉如食饅頭人見黑頭白
角鬼身長二丈巨口獠牙食冤魂四足如食
藕菜又見大力鬼身有六丈牛頭銅目雲鼻
高額將冤魂團團吞之如食餅餌當作點心
又見尖嘴長脚鬼食冤魂之血似飲茶酒又
見冤魂哭声震天綿七不絕鍾九見其啼哭
乃呼眾判而示之曰汝等當奉公正法不可
妄作無過之人打破天灵鬼判各曰此等之
人皆存陽世不修片善作惡多端故受此苦
若善人永不落於此矣鍾九听罷遂往前行

稱秤地獄



割肉填報

鍾馗傳三卷終

忽見一衙門甚是高大牌坊上書着

稱秤地獄四字及至獄內但見架子千千萬
上將冤魂吊起用秤稱之以刀割其肉那冤
魂叫苦連天鮮血淋下鍾馗問鬼判曰為因
何事而割其肉鬼判答曰他在陽世損人利
己家故此割肉填還補報鍾馗呀羅
此可為貪得者之戒言訖遂往第九殿
去了未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都市九殿



鍾馗查冊

鼎鑊按鑑唐書鍾馗峰妖傳卷之四

木馱地獄

却說鍾馗辭了平等大王過了雷公關離了
秤秤地獄不覺又來到

都市大王第九殿六王出而迎之及入殿禮
畢遂厚宴鍾馗宴畢鍾馗取冊稽查鬼判即
時送至鍾馗細閱查得冊尾未書年月乃呼
鬼判而言曰冊內不造年月是何故也鬼判
答曰因鍾爺取冊甚緊忙中失錯望乞海容
鍾馗听罷亦不與之論究遂復前往正行間

木馱地獄

衆鬼嚎哭



忽見一虎頭衙門上書

木馱地獄四字將近獄門首鬼使紛々迎接
及入獄內但見大馱木馬千七萬七馱替多
有樟柱將冤魂綁于其上夜叉小鬼各執鉄
鈎尖刀要割冤魂之肉輕重不等有割二十
四刀者有割三十六刀者有破肚腹者有粉
骨碎肋者有化為天塵者獄中冤魂嚎陶大
哭叫苦連天鍾馗見其嚎哭遂問及鬼判曰
為因何事而割其肉鬼判答曰他在陽世不
行好事呢公罵婆不敬丈夫搬唆是非娼淫

生剛究魂



奈河關前

潑婦盜人財物，被害良民，動輒逞兇，無故毆人。土豪嘉倩節外生枝，教唆詞訟，撥置官府，濫受民詞。貪賄枉法，拆人婚姻，占人田產，好嫖好賭，蕩費家資，恃強吞弱，倚富欺貧。一切凶人，故有剛肉之報。鍾馗听罷，乃曰：「此等是人治，以此罪，蓋亦宜哉！」言訖，遂離了木驢地獄，行數里之遙，望見一青山，林木森々，轉下一塢牌坊，上書：

奈河關黃泉路六字。行至關內，鬼王迎接，進

衙宴飲酒。至半巡，鍾馗問鬼王曰：「黃泉路水

黃泉水略

重施前往



通何處鬼王答曰黃泉水流入柰河橋那柰河橋怪木為橋一起一曲其形如龍之狀有冤魂行至橋中孽風大起其橋自沉如修善修德之人行過公然無事穩如太山如不忠不孝姦夫姦婦土豪地虎光棍強梁一槩之類行過吹落橋下水流滾石內有銅蛇鐵犬惡物不知其數都來赴食冤魂然柰河橋有四座行善之人上中下三等上等善者行昇仙橋中等善者行安平橋下等善者行耐河橋下等善者行獨木橋黃泉路之光景

轉輪十殿



快活道遙

斯而已矣鍾馗听罷遂起身前往第十殿云
了未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木馱地獄罪難禁 專治無端悖逆人
忠孝廣行方便路 何愁惡鬼與閻君

● 轉輪十殿

却說鍾馗辞了都市大王離了木馱地獄過
了奈河關黃泉路不覺又來到

權衝關及入關內行不數里見有三條大路
中間一條路牌坊上書

快活山道遙嶺左边一條路上書

回鄉流沙



昇仙三橋

回鄉嶺流沙路右邊一條路上書

雷岩溝黃泉路獨木橋又行不多時見有三座橋中間一座名曰

昇仙橋三石為梁沉香為欄專走修善德行之人左邊一座名曰

安平橋青石為橋松木為欄專走無是無非之人右邊一座名曰

耐河橋怪石為梁朽木為欄專走不行好事之人鍾馗至昇仙橋忽見學士夫人在於橋上慌忙上前相認禮畢學士夫人問曰汝至

鍾馗相遇



學士夫人

此何幹鍾馗即以上帝所命之故又以秀英
升天之事告知一遍學士夫人不勝歡欣鍾
馗詢及學士曰岳父岳母至此橋上何故學
士荅曰托賴賢婿之福今蒙上帝取我升天
故至此橋鍾馗听罷心中甚喜於是各訴離
別之情言訖鍾馗遂拜辭學士夫人乃曰父
離天庭恐遠欽限還要前往十殿冥司稽查
冊卷就此辭別後至天庭相會言罷鍾馗遂
往前行正行之間遠望見一衙門紅牆粉
壁上書

鍾馗詢問



鬼王答應

冥司轉輪殿及至衙門首轉輪大王出而迎之二人同入殿內札畢但見兩廊下牛馬猪羊蛇蝎諸虫飛禽走獸不知其數鍾馗乃問曰這兩廊下禽獸諸虫從何而來大王答曰俱是陽世不行好事之人變畜填还之理鍾馗听罷復問曰今交此禽畜諸虫等類在陽世作何惡事願聞其詳王答曰騙人財者變為牛馬害人事者變為花蛇說人是非者變為烏鴉尖嘴尖舌者變為蚊蚋盜人資本者變為地鼠拆人婚姻者變為梟禽不忠不孝

鍾馗起身



回轉天庭

者變為虎豹不仁不義者變為豺狼娼妓
婦變為盲舌縱妻姦淫變為水龜特勢吞民
者變為獨角獸將男作女者變為兩頭蛇言
訖鍾馗乃曰變畜填還之理善哉善哉此可
為陽世作惡者之警正論間鬼判賁而至鍾
馗逐一細查並無差錯遂辭大王回轉天庭
未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六道牽連誰得知 生亡化亡轉輪迴
修善迎上天堂路 作惡難逃地獄悲

●回轉天宮

奏聞上帝



一家相會

却說鍾馗稽查冥司已訖復將冥司情欵造冊一本返達天庭及至天宮玉帝正在升殿文東武西鍾馗遂拜於丹墀將冊呈於上帝復以冥司事情一一奏聞上帝細覽其冊覽罷喚天使召其父母妻子頃之鍾馗之父母妻子及岳父岳母一齊而至相會於五鳳樓前各叙離情話畢同至殿下叩頭謝恩上帝命之曰稽查冥司汝之功勲固已浩大然天下之妖怪蜂起無人降伏我今遣你前去掃除人間之妖魅威靈顯赫於萬方不可以

出現終南



長老拜辭

住天庭致使生靈塗炭今賜你降妖鐵簡一條封你為掌理陰陽降妖都元帥即日起行不可違旨言訖鍾尅謝恩領旨遂行出午門外拜辭父母學士夫人及別妻秀英更往終南山出現那索空長老正在閑遊見一人頭戴紗帽身穿藍袍腰插寶劍手持鉄簡自半空中而下在山中來往長老心甚驚怕乃伏地而拜曰僧人在山毫不妄為如有私念神其鑒之既而長老起頭一看一時不見其形長老自思曰想是山中那箇僧徒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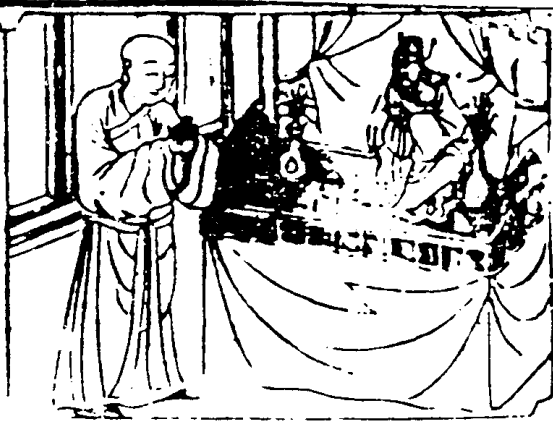
長老訓徒



鍾馗托夢

法戒獲罪於天致令天神下降言訖逐呼衆徒而命之曰今日有一天神手執鉄簡腰插宝劍在山中走來走去你衆人各遵法戒毋得非為衆僧唯上听命是夜潔室長老就寢鍾馗復托其夢曰我非別神乃當時在山中讀書之鍾相公也自別長老詣京赴試忝中頭名不料唐王嬖我貌醜弃而不用自思無顏回家遂触死金階英魂直入天庭就衆玉帝委宣真司今賜我降妖簡一條後封我為掌理陰陽降妖都元帥更令人間掃除妖孽

塑像形像



山魘迷人

無處藏身復來終南長老不須驚怕那長老
醒來覺是一夢次早就將夢中之言與衆僧
人說於是塑其形像供奉在山香燈不缺未
知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上宅勅命顯終南 驅捉妖邪捕緝拿
自與人民欣業樂 諸神拱伏畏鍾耶
誅戮山魘

却說終南山脚下有一人姓黃名祐木匠活
生有妻吳氏忽一日黃祐往詹德家造屋不
在家中是夜吳氏正在針綉一陣狂風吹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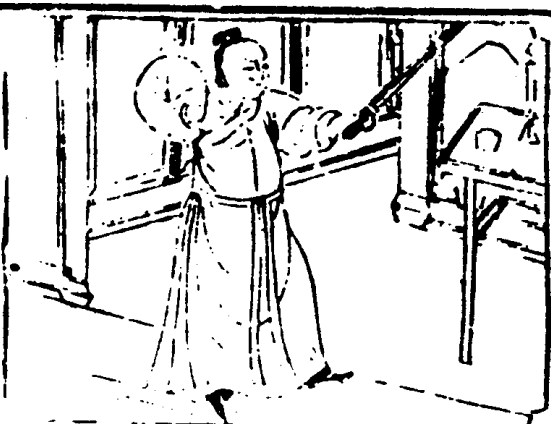
吳氏驚怕



黃祐回家

大門見有一紅鬚赤眼者身長一丈突入家中
中說得吳氏魂飛魄散那紅鬚者言曰我至
你家並無他故我要與你交情如若不從我
必害你性命吳氏驚怕只得屈從入房就寢
睡至四更那紅鬚者要去遂囑吳氏曰你不
可泄漏此事若有人知決不饒你次日吳氏
懼他亦不敢與人言及至夜深紅鬚者又來
遂將銀首飾一件送與吳氏乃曰你從我十
分快活衣食不缺金銀俱有睡至四鼓而去
如此往來有半月之餘一日黃祐回家其妻

法師除治



不見吳氏

吳氏就將前事一一告知黃祐乃曰有此怪事我自無法治之是夜黃祐手持刀一把躲立門背至更闌果有紅鬚者至黃祐見其長大亦不收與之爭鬪遂趨而避之四更時分紅鬚者方去次日黃祐請法師除治是夜紅鬚者未家得知即抽身而走帶統衆妖復至黃祐之家就將吳氏捉往山中黃祐不敢攔阻次早黃祐顧債多人遍往深山尋獲並無踪跡復尋至終南山紫雲長老問曰你上百餘人各執器械到此山中何故黃祐上前答

終南禱告



鍾馗誅妖

曰我前月因往詹宅造屋妻吳氏一人在家
被山魃所據經今半月我前日回家妻將此
事告知遂求法師除治妖怪覺知昨宵帶統
多妖素家將妻抬去不知下落今顧多人遍
尋深山不見形影故尋至此索空長老听罷
乃曰本山有一鍾爺甚是灵顯天下之妖怪
見之無不遠去你可上前禱告求鍾爺救你
妻子黃祐遂同長老詣案前拜於地下將前
事禱祝一遍禱畢回家心甚憂悶是夜鍾馗
手執鐵簡遍野搜尋見一高山名曰大毛山

吳氏回家



黃祐詢問

行至山頂有一深洞鍾馗直入其內但見山
魘紛々不知其數遂將鉄簡亂擊洞中精怪
尽數而死又見一婦人啼々哭々鍾馗問其
何故至此那婦人告以前情鍾馗引其出洞
時值五鼓鍾馗化一陣清風而去那婦人轉
身一看不見其人乃曰此天神之救我命也
走至家中天色將明黃祐見妻子回家喜不
自勝遂問其妻曰你如何得脫吳氏答曰有
一神人手持鉄簡直入洞內將妖怪尽皆殺
死復引我出洞口一時不見亦不知其所往

往山酬謝



塑像供奉

黃祐听罷乃曰此是終南山鍾爺救你性命
我去多買香帛同你前往山中酬謝及至山
中吳氏見鍾馗形像遂與其夫言曰救我者
儼然此神也夫婦二人跪拜不已拜畢黃祐
同妻致謝長老即以前事告知紫雲長老曰
若非鍾爺汝妻幾為妖怪之婦矣言訖黃祐
與吳氏回家亦塑一像時常供奉自是鍾馗
之威靈顯於一方人人感仰未知如何且听
下回分解

燒香錢囑罷神 虔誠懇禱祈根由

明皇得夢



捉獲小鬼

今朝幸喜灵神應 黎庶謳歌感厚情

●捉獲小鬼

明皇開元講武驪山翠華還宮上不悅因病疾作苦夢一小鬼衣絳犢鼻跣一足履一足腰懸一篋搯一筠扇盜太真綉香囊及上玉銷統殿奔戲上前上叱問之曰汝是何方妖鬼敢奔戲於吾之前乎小鬼奏曰臣乃虛耗也上復問之曰未聞虛耗之名小鬼奏曰虛耗者望空虛中盜人物耗者如戲耗即耗人家喜事成處上聞其言遂大怒欲呼武士俄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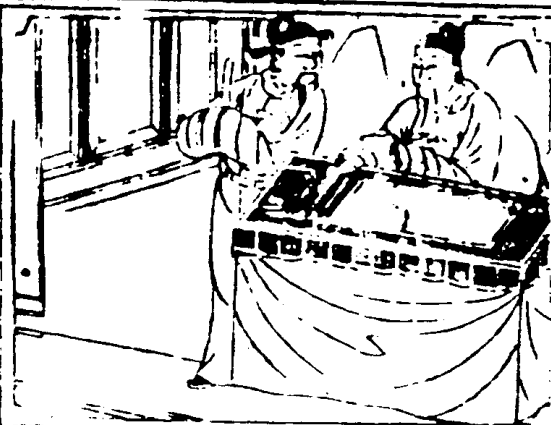
明皇疾愈



一大鬼頭戴紗帽身穿藍袍腰繫角脚靴朝
靴左手執劍右手持簡徑捉小鬼先刺其目
然後擊而啖之上問之曰尔何人也奏云臣
乃終南山進士鍾馗也因中頭名狀元唐王
嫌臣貌醜逐黜朕不用羞歸故里觸殿階而
死是時奉旨賜綠袍以葬之恩恩祭祀與我
王除天下虛耗妖孽之事言訖覺是一夢瘡
疾頓瘳次日升殿文武朝罷上呼群臣而言
曰瘡疾不愈時刻憂惶昨宵幸得一夢上見
一小鬼奔蹶朕側問其何鬼彼答曰乃虛耗

詔吳道子

傳益圖像



之神復問其何為虛耗彼又曰虛者望空虛中盜人財物耗者耗散人家事事成處朕怒歎呼武士斬之忽見一大鬼官帶齊脩手執鉄簡徑抵小鬼朕問其何人彼奏曰終南山進士鍾馗是也因見擯於唐王触死殿階蒙唐王賜以綠衣厚禮葬祭今特未為吾王除虛耗妖孽之事醒未覺是一夢寤疾即愈此乃鍾進士之力也朕歎詔一益工益其圖像遍傳天下令戶戶供奉祭祀以時言訖忽有一臣出班奏曰今有益功吳道子丹青最巧

勅封鍾馗



詔頒天下

鑒筆通神上听罷遂詔吳道子入朝上即以
 夢中之事與之言焉道子奉旨立筆成圖恍
 若有觀上見之甚悅遂命工部尚書余以能
 賢造殿宇將鍾進士圖像供奉於其內勅封
 為護國佑民降妖大元帥封畢復詔頒天下
 至今威灵不昧顯著萬方未知何如且听下
 回分解

唐王書震夢金盞 虛紀為妖索上皇
 中進士鍾馗驅遠逐 管教邪妹配他鄉

●收妖歸福

昆玉守節



誓死不從

却說宜山江邊五王廟有一千年蝙蝠成精
此處人民受其害者不可勝數時蘇鎬有一
女名昆玉嫁與同里舒裕為妻未及過門舒
裕前往蜀地販賣藥材五載杳無消息忽一
日有人傳報舒裕卒於漢口昆玉聞之痛哭
不已遂承服毒不再嫁後父母見其年幼欲
奪其志於時徽地有一鹽商朱士貴聞而娶
之昆玉誓曰死不嫁即自縊數次其母救之
自後父母防閑愈密昆玉不能自決日夜哀
哭傍人聞者為之墮淚既而知勢不可解乃

見玉投江



赴水而死

祥許之其父母接受甥金昆王做爲歡欣士
貴遂欲取歸昆王詐言曰不幸夫君已喪雖
不能終其服亦當暫守數月以全婦道使他
在九泉之下亦瞑目矣其父母遂然之自後
不加防檢忽一夜昆王探知父母膳着即越
牆而出更往江邊是夜月明如昼昆王見江
邊有一五王廟遂於廟門首拜而言曰小婦
人名昆王父蘇錫母董氏先將我嫁與舒裕
爲妻不幸裕卒於他鄉情愿守節誓死不嫁
奈爹娘不顧人倫若要勒逼將我復嫁朱士

蝙蝠成人



士貴取歸

貴計不可挽只得捐軀就死以全節操望神
靈憐憫免使我尸骸暴露言訖十分號哭投
江而死就被蝙蝠精聞其詳細見昆玉赴水
而亡遂走入蘇錦之家變作昆玉寢於房內
次日早起對其父母言曰夫君已喪我今守
服亦何補我不如歸就朱家也罷其父母聞
之心甚歡喜遂通知朱士貴即歸其家針綉
工夫無不精細琴棋書畫件件皆能士貴悅
之一日帶歸微地事公姑以禮造次不違待
妯娌有方和顏悅色方且蚤夜勤劬始終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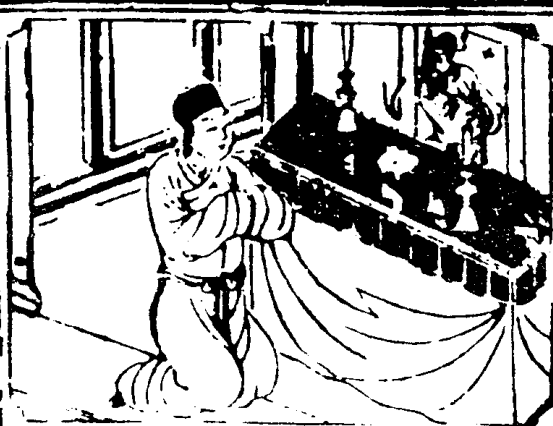
士貴得病



供奉鍾馗

謹卿黨仰其賢宗族稱其德內外無不號其
為賢婦也及至二週士貴人形鬼質時常負
疾忽一日士貴之父往街遊玩買得鍾馗圖
像一軸來家奉祀後士貴精神愈疲病症愈
加求醫療治皆謂其為色所傷其父母遂送
士貴去母舅家養病不在家中有一夜鍾馗
知士貴為妖怪所迷遂持鐵簡走入房內將
昆玉擊死是夜鍾馗即托士貴拜其父母之
夢昆玉非是人間女子乃是千年一蝙蝠精
我不為之速除禍在旦夕之間矣士貴夢覺

鍾馗除妖



士貴拜謝

神清氣爽病症頓痊士貴之父母亦有是夢
次早及至房中一看但見一蝙蝠死於床上
既而士貴病愈回家父母告以此事士貴答
曰我也得一夢上一人頭戴紗帽手持鉄簡
為我言曰你為妖怪所迷我不為你除之禍
即至矣覺未前疾即瘳今日果有此怪其父
母听罷乃曰救你者非他人乃堂上所奉之
鍾馗也士貴往視之誠然也遂拜謝不已自
後鍾馗之灵感遍於徽郡未知如何且听下
回分解

元弼訪友



撞遇常娘

漂薄孤城淺水舟 綠雲撩亂倩誰收
翠袖尚含金釧冷 碧波難洗玉容羞

● 証除元弼

却說榮陽秀才武亮采妻胡氏常娘一日亮
采往外有一契友却元弼訪亮時亮不在家
中撞遇常娘乃曰尊嫂見礼常娘遂與之坐
相待以茶元弼見常娘眉如春山目似秋波
顏容美艷異香逼人其慈心不能自禁遂將
私之又恐初會不知心事若何乃作長相思
一詞於紙上以授之

作詞投戲



常娘拒絕

嬌姿艷質不勝春
何意無言恨轉深
惆悵東君不相顧
空留一片惜花心
自是常娘見其輕薄亦書一詞以拒之
亂惹深沉入帳幃
絳羅輕轉映日飛
芳心一點堅如石
任是遊蜂也不迷
先弼見是拒絕之詞遂辭而去及至書館不
覺神魂飄蕩自思自想曰不意有如許之國
色復有如許之才思也念及想之不能自釋
遂吟一絕以寄興

玉肌妙手應難盡
才子偶見失魂花

元弼強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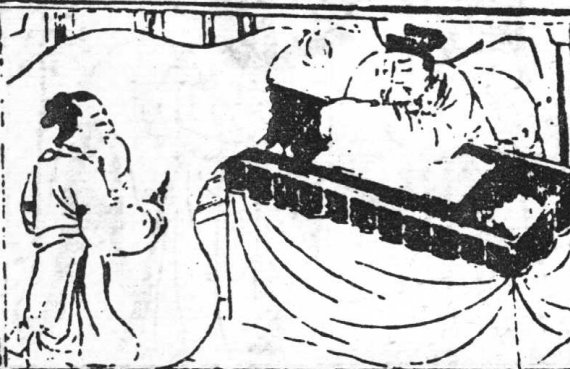


殺死常娘

相如有意瞻月闕 織女無意度銀河

吟畢心中不勝惆悵自是無心於詩書廢志
於燈前亦無一時不致念於常娘也忽一日
探知亮來往外是夜持刀一把更往亮家捏
作張媽声音叫門點灯常娘聞之就喚婢女
春香開門只見元弼持刀而進常娘遂問曰
尊叔執此凶器而來是何故也元弼乃曰未
無他故我要與你相交從則已不從則傷你
命常娘答曰寧死於刀下决不為此苟且之
事元弼知事不諧即將常娘殺死復戮其春

亮采告狀



包公得夢

香仍令書館就寢外人不覺次日亮采回
見常娘春香俱死於地下詢及隣家皆曰不
知緣具狀往包文拯處赴告文拯即准其狀
差人密訪全無形影文拯心甚憂悶是夜就
寢夢見常娘訴曰因我丈夫往外鄉元弼探
知捏作隣家張媽声音叫門點燈我命婢女
春香開門不料元弼持刀而進遽要強姦誓
死不從被其所傷本家堂上鍾馗可証文拯
夢竟次早差人拘拿當堂細鞠元弼抵死不
供文拯遂書疏文一紙請鍾馗至文曰

文極焚疏



鍾馗証寃

伏惟先王護國庇民除妖收魅威靈顯赫
名播遐方極不才濫叨牧民之任不幸辜
娘被元弼所戮今無盾據先生為亮奉祀
福神可為明証萬冀光降敝衙庶此寃得
雪而克惡可除謹疏

書畢拜而焚之頃之鍾馗至與文極礼畢鍾
馗遂以劍擊元弼乃曰全不記作長相思以
投告娘乎証罷即辭而去後元弼成獄擬死
未知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即憐報冰不怕霜 元弼貪慾已遭亡

丁千丁萬

謀死李浩



鍾爐灵感秉質証 一決獄情顯萬方

●對証盆冤

却說揚州有一人姓李名浩因往定州買布
行至地名朱塘天暮遂投一窰戶丁千丁萬
家中住歇丁千丁萬見其財物是夜利其財
而復殺之尤恐事露遂將李浩尸骨和泥燒
成瓦盆提往街賣有一王老買去是夜王老
將來小遺忽听得瓦盆說話王老你如何向
我口中小遺我姓李名浩家住揚州因未定
州買布投宿丁千丁萬家中被他騙我財本

燒成瓦盆



王老代訴

復殺我性命將我尸骨燒成瓦盆萬望王老
代我伸冤王老听罷心甚驚慌乃曰現今定
州包爺斷獄如神我帶你前去此冤可雪於
是王老就拿著瓦盆前往包文拯衙內告訴
文拯審問瓦盆並不說話即將王老責治赶
出及至衙外瓦盆又言曰我今露体不能說
話與我一件衣裳遮蓋我自然說得王老听
罷又提瓦盆直入衙內將前事告知一遍文
拯遂命皂隸以衣蓋之瓦盆即訴曰我是楊
州李浩因未定州買布捉落丁千丁萬家中

拘拿兇犯



當堂審問

住歇不料他突然起狠心害我性命謀去財本
二百餘兩復將我尸骨燒成瓦盆望包爺作
主誣我神寃文極听羅遠差人拘拿丁千丁
萬當堂嚴刑考訊丁千丁萬告曰有何見証
瓦盆泣曰他家尊上所奉鍾馗可証文極听
其言遂作跪請嚴刑至極文曰

拙不才非不欲置兩造於同聞棄五刑於
不用但人心奸狡利令智昏不得不齊之
以刑今有丁千丁萬謀李浩之才而復殺
之惟先生見為誠心懇禱專俟降臨庶獄

文極作疏



鍾馗顯聖

情得決民冤得伸謹疏

官畢就差人將疏至丁千丁萬之家對鍾馗而焚之既而鍾馗來衙與文極札畢即以丁千丁萬謀殺季浩之事一一告於極焉言訖復以劒擊之曰你謀財害命法所當誅豈容強辯耶証罷遂辭而去後丁千丁萬如法擬死未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丁千丁萬強謀人 謀殺冤魂變汚盆
幸遇龍齒伸怨恨 鍾馗顯証償孤魂

簡擊五通

五通擾婦



竊盜首飾

却說高郵李毛保母為五通所處屢除治不能然所欲無不立致家漸殷潤一日欲得金首飾五通延曰向見姑蘇有為徐公守者與家姬飲後因春香亭姬所戴首飾頗珍異性可得也言訖遂去及至徐公家潛入房內盜出首飾走下西樓下出却被鍾馗擊一鐵簡傷一左肢五通驚惧遂將首飾墜於井中空手跛蹇而返曰姬首飾已得過堂側西小樓遇一人頭戴紗帽腰繫角帶身穿綠袍脚數朝靴擊我一簡傷左股驚投所竊於井中而



通為汝後殺我命矣毛保聞之欲察五通所
 惧因假書抵始蘇徐公果其公果以失青錢
 為問曰某婢某奴盜乎毛保布卦曰物在
 中急索便得其家撈取果得焉大詫以為神
 婢奴德之尤甚延欸西小樓見所供鍾圖像
 正如五通所談故詒之曰惡神不宜以鍾
 可移祀廟中宅安矣其家許之五通即攜
 家奉於堂上自後五通避不敢入雖屬其
 妻保之母曰此神正向擊我金釧君欲
 以汝為竊物得禍又向所遺無算而求者

[General Information]

SS号=11569146